

第十七冊

農商
工藝

清稗類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清稗類鈔

農商類目錄

我國之農商

牛太初且耕且買

董遵學業農服買

農業

農業有狹義廣義之別

男女並耕

稼穡艱難

孝欽后從事植牧

德宗隆裕后勸農

色侍衛栽花

傅壽豨日樵於山

藍理濬天津水田

洮南農事

俞又申督僮治田

濰縣有小植物

頁

孫夏峯躬耕蘇門

顧亭林以墾田累致千金

李雪木耕讀於郟

左文襄開荒於新疆

新疆回人知蠶

青海耕稼

青海獵戶

青海獵鹿

蘇女賣花

太湖有漁戶

盆景

顧鐵僧耕於毗陵

陳璞完耕於海門

林確齋耕於寧都

吳興錢氏善植菊

力醫隱樵於陶江

臺番農事

臺番種芋

九九九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清稗類鈔 農商類目錄

二

商務印書館印行

周竹卿耕於南海	一九	商業內部之三期	三一
桂人惰於農桑	二〇	商行爲	三二
醴陵農事	二〇	信義通商	三二
湘苗農事	二〇	商店	三三
雅州耕牧	二一	商品	三四
道孚種植	二一	市招	三九
黔人象虎耕田	二三	公司及機器	三九
蒙古種植	二四	商標	四一
蒙人種田靠天	二五	商會	四一
河套墾務	二五	商董	四二
王同春墾蒙地	二六	客幫	四二
蒙古漁業	二八	商用簿記	四二
多倫諾爾海之漁	二八	商業有花紅之獎	四四
漢人牧於蒙	二九	國內商務	四五
青海蒙人重牧	二九	三十六行	四五
阿里克牧務	三〇	閉關時代三大商	四五
西藏農業	三一	鏢業招牌	四五
商業	三一	典質業	四六

骨董業

爐房

雜貨店

信局

森昌信局

賣婆

京粵商肆善於交易

圓明園有商店

京師小市

京師錢市之沿革

京師四大恆

京師書肆

京師書攤

京師文具店

京師藥舖

京師雀兒市

京師鐵刀剪舖市招

緞子王名於京師

四六 京師槓房

四六 京師逆旅

四七 京師紅果行之專利

四七 京人爭牙行

四七 爭燒鍋

四七 京師小販之打鼓

四八 京師遼子館貿易

四八 范芝巖商於張北

四九 營口銀市之變遷

四九 洮南商情

五二 寧安人易貂以鍋馬

五二 呂晚村後裔商於龍江

五五 龍江之市招

五六 汪長公主鹽筴於汴揚

五六 山西多富商

五七 山西票號

五八 山西票號之沿革

五八 山西行商有車幫

六〇

六一

六一

六二

六二

六二

六三

六三

六六

六七

六七

六八

六九

六九

六九

七〇

七一

七三

陝有木廂

七三

上海小商

八七

青海商務

七三

張其燁駕缸缶於青浦

八七

青海商隊

七四

鎮江江綢業

八八

光海歌家

七六

善子健以旗人而經商

八八

孫春陽設肆於蘇

七七

溧陽潘鐵廬賣香筆

八九

蘇有陸稿薦熟肉店

七八

揚州之場商運商

九〇

蘇人阿昭賣薰燒食物

七九

吳雲獅恥為鱈買

九〇

蘇滬有雷允上藥店

七九

安麓村為明珠鬻鹽

九〇

葉成忠為滬上商雄

七九

甘泉李濱石習買

九一

上海金市

八〇

楊舜華設肆於興化

九二

上海信義銀行

八一

周子固買於通州

九三

石印書坊始於上海

八一

以一文錢二百錢商於南昌

九三

夏粹方倡商務印書館

八一

周輿則買於吳越

九四

商務印書館

八二

杭州有朱養心藥室

九五

上海畫錦里之女鳥店

八三

塘栖姚致和堂痧丸

九五

上海土業

八四

錢塘毛叔成學買

九六

上海捐客

八五

杭墓浦設荒貨肆於杭

九六

上海洋行之買辦

八五

嘉興周實谷賣米

九六

鄭翁以煙葉致富
 泉州有九如當
 何心安爲小販於閩
 廣州市肆可入覽
 廣州銀角交易
 南海伍氏以商致富
 佛崗招牌
 潮人經商
 粵西商況
 劉興泰勤於營業
 朱紫桂業茶致富
 醴陵人缺市民性
 辰苗交易
 川鹽官運商銷
 打箭爐商務
 道孚商務
 大理商業
 黔苗捉白放黑

九七	赴蒙商販	一一〇
九八	蒙人貿易	一一〇
九八	烏蘭察布商務	一一一
〇一	科布多商務	一一二
〇一	西藏商業	一一二
〇二	西藏茶務	一一三
〇四	國際貿易	一一五
〇四	寬定出洋經商之例	一二五
〇四	太祖與明互市	一二六
〇五	茶葉大黃之互市	一二六
〇六	古瓷書畫之出口	一二七
〇六	髮爲出口之貨	一二七
〇六	張弼士經商南洋	一二八
〇七	西人收買珍珠	一二九
〇八		
〇九		
〇九		
一〇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農商類

我國之農商

吾華以農業立國。爲歐美所稱道。吾人亦自認之。然以無農業教育之故。不用機器。不能合羣。豈惟不能爲大農而已。卽以小農言之。視義大利之農人。猶有慚色。至於商。則雖有以信義爲外人所贊許者。亦以未受商業教育。於國際貿易。不能與歐美各國之商人。競爭於世界也。

牛太初且耕且賈

國朝定鼎。高平牛位坤棄諸生籍。混迹博徒酒人間。絕不復言科舉事。嘗慕宋陳同甫之爲人。晚年慕孫太初。因以太初自號。乃葺一亭。顏曰六宜。偃臥其中而讀書。且耕且賈以自食。

董遂學業農服賈

董遂學。名懷書。穎悟絕人。年十一。瀏覽左國史漢諸書。輒捉筆爲文。勃勃有奇氣。尋丁父艱。以貧故廢學。業農兼服賈。伯兄某出百金命往潤州貿易。數月傾其貲。垂橐而歸。兄大怒。遂學雅不屑意也。然緣此益窘。會值旱蝗。幾不能自存。乃更折節砥行。發篋陳書。晨耕夕讀。帶經而鋤。或采樵山中。高歌秦漢人文字。尤嗜韓昌黎文。吟誦不少輟。里中課藝。常荷鋤以往。援筆立就。輒冠其曹。名震一邑。文士乃爭與爲友。於是輟耕教授生徒。而所得脩脯。輒沽酒。至隨手立盡。

農業

農業。農人之所有事也。栽種畜養有用之動植物以產生人類所必需之物品者屬之。而土地勞力資本三項。其最要者也。

春耕夏耘。秋穫冬春。因爲農人四時之所有事。然勤於農功者。一歲十二月。無不有事。且男女同任之。亦云勞矣。致力多而獲利少。固莫農人若也。今就寶山農人所述。而參以武進顧鐵僧之言。略述如下。雖籽種氣候人力各地不同。然亦可略見一斑矣。稻與棉花相間而種。以息地力。惟麥菜則頻歲可種也。

正月。棉花地翻泥。或以人自爲之

二月。麥田菜地施肥料。種紫荷花草。

三月。撈水中草泥。撈時置舟中加泥於田。種菱。養魚。

四月。穫麥。稻田布種。俗曰種秧田種棉花。種芋。

五月。插稻秧。耘稻。人立於田中或跪以手拔去其草稻田車水。棉花地削草。豆地削草。種

黃豆。種芝麻。

六月。盪稻。盪器名一盪器立於田中以器盪之。其意義則移行也。動也。人持盪之。別稻田施肥料。

豆餅菜餅及人畜糞也。如酪。暑須加石膏。稻田戽水。棉花地削草。穫瓜。

七月。擱稻。此與陶朱公書所謂稻田立秋後不添水壘十餘日謂之擱稻者不同。擱稻之法有盪扒之別。扒器名其形畧如梳。以梳之擱稻。稻田

戽水。

八月。穫稻。穫棉花。穫綠豆。穫缸豆。穫芝麻。種竹。稻田有戽水者。

九月。穫稻。穫稷。種麥。種蠶豆。稻田有戽水者。

十月。穫稻。種麥。種菜。

十一月。捕魚。樵薪。墾桑地。

十二月。樵蒹葭。樵綠柴。

爲染料之用

種薑菜。

農業有狹義廣義之別

我國古時之所謂農者。專言耕種之事業。漢書關土植穀曰農。蓋此爲農家主業。實狹義之農也。然農之分類頗多。往往有以餘地餘時兼營他業者。爲農之廣義。栽培蔬果。蒔種花卉。曰園藝。種植林木。曰林業。飼養家畜。曰畜牧。而養家禽。養蠶。養蜂。養魚等。亦屬之。或取農家收穫物。加以人工。製爲精品。曰農產製造。而釀酒及製茶製糖製藍等。亦屬之。凡此皆農家之副業也。園藝畜牧諸業。視地方之狀況而定。不皆以一身兼營之。如地近塵市。宜於園藝。山陂荒瘠。宜於造林。平原曠衍。宜於畜牧是也。然此等地方之農民。不事耕種。而轉以副業爲主業者。亦甚多。

漁夫獵人。大抵不復業耕。然此二事。亦所以增殖天然之利源。供給人類之需用者。性質相同。故亦屬於農。

男女並耕

常言男耕女織。又言夫耕婦饁。似種植之事。非婦女所與聞。則是未嘗巡行阡陌考察農事之故也。男女並耕之俗。廣東廣西福建最多。江蘇浙江江西安徽亦有之。且有見之於湖南者。蓋其地之婦女皆天足也。常日徒跣。無異男子。世或視女子爲廢物。謂其徒手坐食者。實讐言耳。

稼穡艱難

大內太和門丹墀左之石闕儲嘉量。丹墀下之石匱儲米穀。每值大駕出宮。鹵部中之象。負寶瓶。中儲五穀。蓋欲使聖子神孫觸目有稼穡艱難之警也。

孝欽后從事植牧

孝欽后時以養花種菜爲樂。躬自督課。園蔬成熟。輒命宮眷以小剪刀剪之。而監視於旁。勤者得賞。

孝欽又喜養雞。宮眷及妃嬪亦各有所豢。日須自飼之。清晨則以所生之卵獻孝欽。天日晴和。孝欽恆游於廣場。監視太監在田工作。早春時遷移荷花。先去

老根。再以新根種於活土。雖在湖西淺處。太監則有時須行深水中。水及其胸。孝欽坐於玉帶橋上指點之。或至數小時。約三四日而畢。

八月。園中斫竹。孝欽命宮眷鐫字畫於竹。

孝欽最愛菊。必先期移植菊花。日必率宮眷至湖西移植於盆。栽畢。日灌溉之。整理之。雨則覆以席。

孝欽又愛植葫蘆。離宮別院。蔓延遍地。至秋。則結實纍纍。有大於五石者。有細如指頂者。兼收並蓄。以爲玩具。都中遂有依樣畫葫蘆之諺。

德宗隆裕后勸農

春爲農事開始之時。德宗必祭先農壇。親耕耨田。以爲天下之勸。隆裕后親養蠶。日往視之。至夜。則有宮妃看守。及成絲。理之成束。呈孝欽后。其事始畢。蓋向例。皇后必詣桑園。園門在南。門在金釐玉竦橋北。門南。橋與蕪園門相對。親祀先蠶。西陵氏之神。妃嬪二人公主。福晉命婦七人。隨從采桑。皇后有事。或遣妃恭代。

色侍衛栽花

色侍衛。滿洲人。少曾駐防粵東。性嗜花卉。凡南方草木異種。皆致以歸。老而退閒。深諳栽植之法。所居有精舍數椽。佛桑茉莉建蘭之屬。環繞其旁。又多取蝶。蛋養之。奩中。冬月梅花盛開。輒下簾放蝶。千百爲羣。飛舞花間。

傅壽髦日樵於山

陽曲傅青主布衣。山有子曰眉。字壽髦。能養志。每日樵於山中。置書擔上。休擔。則取書讀之。中州有吏部郎者。故名士。訪青主。旣見。問曰。郎君安往。青主答曰。少需之。且至矣。俄而有負薪以歸者。青主呼曰。孺子。來前。肅客。吏部頗驚詫。抵暮。青主令壽髦伴之寢。則與叙中州之文獻。滔滔不置。吏部或不能盡答也。詰朝。吏部謝青主曰。吾甚慚於郎君。青主故喜苦酒。自稱老蘖禪。壽髦乃自稱曰。小蘖禪。青主偶出游。壽髦輓車。暮宿逆旅。仍篝燈課讀經史。騷選諸書。詰旦。必成誦。始行。否則予杖。

藍理濬天津水田

天津城南五里。有水田二百餘頃。號曰藍田。因田爲康熙時總兵閩人藍理所

開濬也。河渠圩岸。周數十里。藍嘗召閩浙農人。督課其間。津人稱爲小江南。

淮南農事

奉天洮南。居民不滿七萬人。業種植者較多。畜牧次之。工商尤居少數。宣統時。已放荒地。凡五十萬畝。每畝十畝熟者。僅四萬餘。蓋頻年荒旱。而近河之處。又時被水災也。惟北境土壤膏腴。然領荒者多不開墾。必俟地價增漲時轉售。而農人自領之地。亦以貪多務得。無復餘財。以充常年經費。故開墾之熟地絕少。植品以元豆高粱爲大宗。其月亮泡之魚。每年可值銀二十四萬圓。

俞又申督僮治田

俞又申。名綰。好學。嘗帶經抱史。行吟高歌。督家僮治田。甚勤。盛夏日卓午。輒戴一笠。巡行畔間。呼咤指揮。汗如雨。不倦。山居十餘年。康熙壬子。遭疾幾斃。秋稼被畝。螟食其心。公稅私用無所出。乃至鬻產以給朝夕。

濰縣有小植物

光緒時。山東濰縣某生自歐洲考察農業而歸。乃發明一種植物法。使各種花

果樹木。皆可令其生機縮小。芭蕉桃李各樹。最長者三寸餘。卽能生花結子。尤奇者。有如彈丸大之西瓜。如楸欖大之佛手。且可以酒盃種蓮花。小盆栽垂柳。

孫夏峯躬耕蘇門

容城孫夏峯徵君。奇逢居蘇門夏峯村。清泉嘉樹。映帶茅衡。一觴一詠。愴然物外。躬率子弟耕耘其間。及門甚衆。亦授田使治。蓋謀道而兼謀食也。

顧亭林以墾田累致千金

萊州黃氏有奴告其主者。多株連。以吳陳濟生所輯忠義錄。指爲顧亭林作。首之。顧赴山東。自請勘。訟繫半年。獄始白。自是往還河北。卜居陝之華陰。置田五十畝。供晨夕。餌沙苑蒺藜而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茗可也。顧旣負用世之略。所至每小試之。墾田度地。累致千金。

李雪木耕讀於郿

李雪木茂才。柏陝之郿人也。少讀書。且讀且耕。一日。負鋤出耘。家人饋之食。則見其依隴樹而誦漢書。又一日。驅羊出牧。則背日朗讀晉處士集。亡羊而不知。

左文襄闢荒於新疆

左文襄公宗棠督師西征。既出關。駐哈密最久。其時白彥虎已逃。天山南北路一律肅清。文襄恐兵士逸居無事。筋骨懈弛。乃仿趙充國屯田之法。責令開闢荒地。播種雜糧。並於駐節處闢菜園二十畝。躬自督之。天甫明。卽往菜園眺望良久。然後回營。接見屬員。七時早膳。膳畢。批閱各處公事。至午後六時。又往菜園督看澆灌。勤者獎之。怠者訓之。每見青青滿隴。輒欣然有喜色。又在關外設立蠶桑局。教民養蠶桑。故駐節數年。漢回之民。皆仰之如父母。於其去也。至有痛哭失聲者。

新疆回人知蠶

回人惟在和闐者知蠶繅。他處桑樹雖多。食楸而已。

青海耕稼

青海風氣簡樸。治生道嗇。雖土厚水深。無有以耕稼爲生者。如植物類穀產一宗。前有大麥青稞粟豆菜子之榨種油等種。後惟近東一帶耳。蓋蒙番與漢人同化。

亦知屯田樹藝也。穀產尙繁。北境與甘肅新疆接壤處。已不多覩。自青海而西。則無復寸苗發見矣。

青海獵戶

青海瑪沁雪山。東接車山滂馬山。西接哈爾吉嶺查哈噶順山。一帶高嶺。不惟產鑛。且以林木森蔚。兼產珍貴之野獸。獵者攜械裹糧。巖棲穴處。山谷爲滿。春夏秋三時常打散圍。散圍者。人各自獵。所得鳥獸私有之。朝出暮歸。或隔宿而歸。甲歸乙出。乙歸甲出。更迭守帳以造飯。冬令燒荒。則打大圍。糾合數十人。少或十餘人爲一支。張網設穿。以半合圍於外。其餘分入搜捕。此時鳥獸常蟄居一處。出不意掩之。所獲必多。無論居守者出獵者皆均分之。歸帳不能限期。甚至兼旬始歸。歸則熊犀麝鹿狐兔雉雕。肩挑馱負。不可勝數。剝其皮而醃其肉。以待商人收買。有時獵者亦自運入關也。

狩獵之技。不僅在能耐風霜辨獸跡精槍法而已。習是業者。先練目。次練步。獵師教其徒。命人披獸皮伏於東。復繫一眞獸伏於西。日變其形。令其晝夜遠望。

辨之。能辨者許出。否則恐誤傷人也。又命其徒日行於柯萁之上。至無聲爲度。能行者許出。否則恐驚散羣獸也。學成者。槍把各有標記。老獵戶驗明。方許入山。無標記。則當衆試技。技不精。則羣毆之去矣。其技備難。其規綦嚴也。

青海獵鹿

獵鹿者。規約極嚴。山林樹幟爲界。越界者格殺勿論。如甲戶用紅旗。乙戶用藍旗。丙戶用黑旗。紅圍擊傷之鹿而逸入藍圍者。甲戶不准越界往捕。俟乙戶獲鹿。而與甲戶均分之。其或被傷於紅圍。又逸過藍圍而入黑圍者。丙戶能獲。卽與甲戶兩分之。乙戶不得過問。稍有違言。輒以槍械從事。

又有所謂盜獵者。此種盜戶。必附獵者以行。亦標一色旗爲號。驗之鄰圍有鹿。黠而捷者。伺間探知口號。夜深。匍匐而進。尋得鹿穴。亦無力捕其生。蛇行入。力握鹿角而截之。負以還。途遇邏者。惟前奔。無返顧。出界。同伴擁之以去。其或力盡而踣。則一人先解其角。歸繫於桿而旋轉之。

蘇女賣花

蘇州花園。皆在閭門外之山塘。吳俗。附郭農家。多蒔花爲業。千紅萬紫。彌望成畦。清晨。由女郎挈小筠籃。入城喚賣。昔人謂金陵賣菜傭。亦帶六朝煙水氣。而吳中賣花女郎。天趣古歡。風姿別具。亦當求諸尋常脂粉之外。上海亦有之。則率爲移居之蘇人。賃地而自種自賣者也。

太湖有漁戶

漁戶以船爲家。古所稱浮家泛宅者是也。太湖漁人。日居舟中。自無不肌粗面黑。間有生女瑩白者。名曰白因。以誌其異。漁人戶口冊中常見之。其船亦延師課子。每四艘而延一人。脩儀必具白金二三鎰。船各供膳三月。所食皆爲水產品。極四時之鮮美。欲遊洞庭山之七十二峯者。必須就館於漁船三年。始能徧歷。康熙己卯四月初四日。聖祖駕幸太湖。漁戶蔣漢賓網銀魚以獻。賜銀二十七兩。漢賓子孫珍爲世寶。

盆景

蘇揚之藝圃者。取梅柳梓栲松柏諸樹。栽之盆盎間。長者屈之短。大者削之小。

或膚寸而結果實。或咫尺而作龍鱗。間庭小院。高下羅列。襯以碧玉之苔。蔭以綠油之幕。能使書齋爲園林。此始於唐之平泉。宋之艮岳。蓋已古矣。元人所謂些子景者是也。

顧鐵僧耕於毗陵

顧實。字鐵僧。武進諸生。光緒中葉。嘗客授上海之愛國女學校。學淹博。有文譽於時。足微跛。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四時不易也。而嘗自稱爲識字耕田夫。飲食異常人。珍錯滿前。不下箸。惟以豆佐餐。晨起。必浴於冷水。家有田。其在鄉時。嘗雜傭保力作。雖擔糞戽水之事。亦樂爲之。且耕且讀。聞隴畔有樵夫之歌聲。牧童之笛聲。興到時。輒大聲吟誦。與之和答。怡然自得也。

陳璞完耕於海門

陳朝玉。字璞完。江蘇崇明人。壯膂有異力。幼不守繩墨。贅於劉。劉爲邑豪族。蓄奴甚多。見陳貧。且日事飲博。咸不禮陳。一日。陳出。奴踞坐。不起立。乃返語婦曰。奴輩輕我。我不可一日居。汝爲我婦。能共貧賤。則偕我去。婦曰。此吾願也。雖然。

當白於翁媪。翁固薄陳。許之。媪私以二百金與其婦曰。墾負氣出門耳。其家無寸田尺宅。不久必自還。汝今不能獨居此。此金可作緩急助也。明日。陳偕婦去。婦家盡斥奩具。挾敝衣數襲。負織具與犁鋤數事。慷慨上道。婦家之人。下及奴輩。皆匿笑曰。去必復歸。否則寒餒死。乃陳行數日。賃一椽以居。終日僵臥而已。婦乃出母所貽金。畀陳營生計。陳攫金。卽入飲博場。不數日。復蕩盡。婦遂語陳以母別時所語。陳慨然曰。吾家固無寸田尺宅。然吾有力。足自給。汝姑待。吾且作富家翁。

時海門之地。初出於海。斥鹵沮洳。事佃種者稀。陳乃請於某。願爲佃。某父子俱孝廉。在鄉里。以健俠稱。待佃甚苛。旣許陳以佃。每歲徵所入。踰常農。陳初亦俯首下之。久乃積不平。與某訟。遂繫獄。成其獄者。爲某之管租人。蓋言於縣。以陳逋租不償。當繫獄也。陳是時積貲亦小康。乃密告婦。析產之半。易金送獄中。復置酒。徧餉獄中人云。吾罪本不應繫獄。訟了。吾卽出。故治具爲一日權。但吾有請於諸君。吾今夜須一還家。期以明晨返。獄中人素感其惠。竟諾之。陳乃出獄。

市刀。夜刺殺管租人。如時果復返獄。其刺殺人時。且大言曰。吾陳某也。旣而管租人之家。以殺人爲陳某。控縣令。然陳之離獄。縣令未之知。又殺人之地。離獄數十里。雖善走者。一日夜不能往還。久之。陳出獄事稍洩。然囚出獄復殺人。縣令亦當獲罪。故屢訊陳。無確供。且曰。吾卽自承。恐纒首者不僅我。縣令憎其言。獄遂寢。陳與某訟事。後亦解。陳乃還所居。復造某氏家。乘隙挾某之父。潛登屋山。歷訴某虐佃之罪。曰。殺管租人者我也。今汝當爲之繼。又曰。吾繫獄年餘。訟竟如何。某之家人環請貸其死。陳乃曰。吾可貸其死。然所佃之田當歸我。某旣爲陳所挾持。乃呻吟。俯語家人曰。此當如約。陳遂騰折由屋而下。立文契如法。拱謝而去。某父子雖健俠。懾陳有大力。且曲本在己。故亦不敢再訟陳矣。

自是陳治其田。日益闢。夫耕婦饁。恂恂如常人。鄉閭貧而無告者。咸爭歸之。在其鄉。儼若爲地主。陳猶未厭。則時時侵據其隣之田。故事。隣田必以石鑿字爲界。埋土中。陳每於夜中潛易其址。負石卻走。至力盡。復埋於土。卽隣以爭界訟。但驗履跡皆倒行。雖訟亦不得直。隣皆憚之。不敢稍拂其意。陳亦折節。不復作

少年跳踉狀。所生子。皆聘儒生爲之師。故其曾孫碩甫太史。夙以明經聞於時。陳膚色黝漆。臍窪若臼。環腰有白文。其圓中規。且有黑痣。纍纍若聯珠。

林確齋耕於寧都

林時益。字確齋。明宗室。名儀霧。與彭躬庵同里。國初。江淮間數被兵。兩人謀卜居。躬庵與魏叔子一見定交。極言金精諸山可爲嶺北耕種處。乃變姓名。攜家往。先是。父統鑽以明崇禎丁丑進士。令江夏。卒於官。嘗支帑金數萬修城。黠吏匿其籍。確齋覩縷追憶。條寫而目算之。無纖毫爽。然自是得嘔血疾。比遷寧都。已盡破其產。結廬冠石。傭田而耕。非其力不食。子楫孫門人吳正名任安世輩。皆帶經負鋤。歌聲出金石。冠石宜茶。確齋以意製之。香味擬陽羨。所謂林芥者是也。

吳興錢氏善植菊

吳興錢氏善植花。兼精盆盎小景。一石一樹。宛有邱壑佳致。虎邱花園所售。皆不及也。每歲蒔菊數本。尤得異法。有一本。根株較常菊大數倍。旁枝叢茂。大可

百倍。高可一丈許。廣可圍六人。置之室中。一室爲滿。其花類世所稱金寶相者。開至六七百朵。遠望之。僅見花。不見有葉。儼若一大華蓋然。誠稀觀也。或喜而謂之曰菊樹。

力醫隱樵於陶江

力醫隱。名鈞。嘗官郎中。閩之永福芹滌人。與葉損軒先後居陶江。幼苦貧。隨父至李家山下。拾林中樸檉歸。供炊爨。顧有大志。語父曰。異日若置田於此。至足樂也。父呵之。時山下之田。皆爲陳氏數百年產。旋歸於葉。其後二十餘年。葉亦中落。遂悉爲力氏所有。人皆謂其力田逢年也。

臺番農事

臺灣歸化既久。有生番。有熟番。熟番頗知以稼穡爲重。社中之地。皆芟刈草萊。加以墾闢。有慮其旱澇者。效漢人築圳音翻田畔之法。自內山開掘。疏引溪流。以資灌溉。片隅寸土。悉成膏腴。所謂開圳也。耕田之事。以女任之。蓋番俗以女承家。凡家務。悉以女主之。故女倡而男隨焉。且有襁褓而負子扶犁者。男則饁

餉而已。

插秧在三四月。先日獵生醑酒。祝空中。占鳥音吉。而後插種。親黨饌黍往饁焉。番地土多人少。所種之地。一歲一易。故穎粟滋長。薄種廣收。其稻七月成熟。集通社。鬪定日期。以次輪穫。及期。各家皆自蠲牲酒以祭神。遂率男女同往。以手摘取。不用鎌銚。歸卽相勞以酒。醅醕醢。慶豐收焉。

臺番種芋

臺灣內山生番不知稼穡。惟於山間石罅。剗土種芋。熟則創地爲坑。架柴於下。鋪以生芋。上覆土爲竅。數日取出。芋半焦熟。以爲常食。行則挈以爲糧。

周竹卿耕於南海

南海周竹卿司馬炳麟。旣舉於鄉。遂納資爲令。光緒中葉。曾宰浙之餘姚。少時以家貧力田。帶經而鋤。伊唔不輟。與耦耕者之田歌相和答。久之。輟耒而歎曰。大丈夫安能胼手胝足。終日勞苦。而猶不足以養妻孥耶。吾他日果爲官者。當致君澤民。加惠於農夫耳。遂入塾。攻制藝。不數年。秋試果捷。

桂人情於農桑

桂人情於農桑。咸同間。涂宗瀛任桂撫時。議勸蠶織。以課吏治。黠者乃購買野繭。綢獻之。得優獎。桂人傳爲口實。光緒時。倪豹岑中丞文蔚曾議由邊關左近。先辦屯田。以助軍儲。兼爲招撫游匪之計。卒以乏材中止。

醴陵農事

湖南醴陵農事甚勤。隙地皆墾。無棄壤。田所宜。惟稻。有早晚兩種。歲兩熟。山阿之地。以氣候寒冷。僅一熟。其蒔稻也。早不過立夏。晚不過芒種。晚亦兩種。夾蒔。早稻縫中者。曰亞禾。別蒔。早稻穫後者。曰翻子。農人終歲勤動。視他邑之歲一熟者。尤勞苦。山谷則種藷芋豆粟等雜糧。並植茶麻以資食用。穀稱石稱斗。不稱畝。有丈種有時種。時種七八斗。一石俗呼畝種。即爲價則視田之肥磽及穀之貴賤爲低昂。佃亦視種之多寡田之上下以納租。

湘苗農事

湖南之苗人。男女並耕。山多於田。宜穀者少。燔榛蕪。墾山坡。種芝麻粟米麥豆。

包穀高粱蕎麥雜糧。既種三四年。卽棄而別墾。以墾熟者礮瘠故也。棄之數年。地力既復。仍墾之。腰背負籠。出入必具。其籠以竹爲之。旁有兩繩貫於兩肩。秋成以穫雜糧。平時以負柴薪。負重致遠。則先用背杠。背杠以木板爲之。形如半枷。置於項後。著於肩。貫繩以繫其首。然後背籠負物。肩與首並用其力。

婦亦知飼蠶。惟不知育種。春時俟漢人所育之蠶出。輒結伴負籠以貨物易之。育成。上簇成繭。抽絲染色。製爲裙被之屬。作間道方勝雜文。第不如永順保靖峒錦作鶴鳳花鳥之更工緻也。亦能績苧織布。其機矮。席地而織。布亦堅厚耐久。

耕之外。亦事牧畜。牛馬犬羊豕雞鴨之類最多。所重者牛。恆爲人所盜。然不用以耕。惟供口腹資貿易而已。

雅州耕牧

雅州以南。居民業農者多。男女均服田力穡。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作法類與內地同。惟水田少而山地多。稍有產業者。喜畜馬牛羊三種。畜養多者則雇牧

童少者則數家共之。每日晨起。牧童以笳角一鳴。各家之馬牛羊均出。隨牧童入山以自牧。及夕則又以笳角一鳴。咸聚一處。隨牧童以歸。

道孚種植

川邊之道孚。童山平原。一望無際。初冬之際。已冰凝雪積。莖草俱無。及夏。雖有種麥種青稞者。而僅十之二三。於是廣陌沃土。在內地視爲腴田者。居民概以石田棄之。其原因有三。一。地廣人稀也。合一家男女十餘人。併力以治。已覺有餘。而耕難遍。人烟寥落。無人可傭。故與其鶩廣而荒。不若近求諸己。二。差徭太繁也。抽丁按戶。不分男女。日惟運粟輸械。以補西北之缺陷。三。三年兩種也。間歲耕植。始獲收成。非盡人功未施。亦由地力不足也。耕耨之法。不用耨鋤。惟以鐵器淺挖之。薄耨之後。編竹樹條爲耒耜。上壓以石。用牛二頭左右輕拖。使泥稍平。隨即播種。澆肥使沃者。則絕無聞焉。九月。麥稞登場。

植木以松柏占多數。松林口縱橫八九十里。有大十餘圍者。有合抱者。惜轉運維艱。不能暢銷於內地耳。園蔬亦夥。大葱若水晶。與京郊所產者相伯仲。菌白

者最佳。味勝磨菇。然以出產少。故購食頗難。桑麻尤稀。

黔人豢虎耕田

黔多山。重巒深谷間。時有虎跡。山居之農善捕虎。捕必生致之。以術豢養使之馴。能代耕牛之役。捕時多設陷阱。誘以餌。使入。既得虎。縛其足而柙之。日按時投以食。食多穀類。稍雜以肉。虎初不欲食。飢甚始稍稍食之。積數日。知其力已疲。乃以鐵錘敲其牙。去之務盡。復剪伐其爪。使平貼如牛蹄。遂緩其縛。而柙則如故。日仍按時給以食。久之漸習。而食有加。察其狀。至食盡若有餘求。則故弛柙門而縱之。虎既去。不三日必復來。蓋爪牙既去。不能攫獲他獸。卽攫獲亦不能啖食也。

農見虎之復至也。初不與以食。虎搖尾乞憐。乃以索繫其頸。以彘食食之。惟就食之地。無定所。或屋前。或屋後。或屋左。或屋右。錫虎以名。每食輒指置食方向。呼而與之。久之。虎與人習。解人意。偶訓之以簡語。則狀若傾聽。意若領會。前後左右各知其方。苟執名而呼之。曰。某來前。虎卽趨而進。曰。退後。虎卽慍而退。左

之右之。固無不宜之矣。於是架之以犁。使習耕。初猶須人之董率也。繼惟坐而叱使之。無不如命。且力強而性奮。無牛之情。有牛之功。故農不畏之而轉喜之也。日之夕矣。牛羊下來。耕虎雜其中。于于偕行。牛羊與虎。固耦俱無猜也。

蒙古種植

蒙古雖有沙磧。然僅一小部。餘均肥沃。宜於耕植。張家口附近五百里。久已墾闢。光緒時。田每畝值銀五錢。所產以油麥小麥爲大宗。稻及雜糧。亦能成熟。油麥每畝可出六斗至一石。小麥每畝可出五斗至八斗。稻每畝所產在一石左右。惟粒較小。

農事甚簡。僅五六月三月。四月南風至。堅冰初解。五月驟暖。苗生盈尺。六月而花。七月而實。一歲之功。畢於此矣。八月以後。肅霜殺草。九月卽有冰雪。綢繆屬戶。爲禦冬計。至明春。方可耕作。且亦以農功簡於內地。故耕田而外。能兼牧事。則一歲之間。無廢時矣。開墾者多晉人。終歲辛勤。尙有盈羨。居數年。恆率族偕來。成村落者已不少矣。

蒙人種田靠天

蒙古土民不講耕作。既播種。四出游牧。及秋乃歸。聽其自生自長。俗云靠天田。

河套墾務

朝廷之防閑蒙人。無所不用其極。既提倡喇嘛以減其生殖。又遮絕交通以封蔽其耳目。故蒙地雖廣漠。而定制不准其私自開墾。於是口內貧民。時時有溢出者。大抵漢族蹤跡之至河套。始於乾隆時。至道咸間而極盛。自光緒時將軍貽穀奉命督辦蒙旗墾務。而墾務乃大壞。凡民墾之地。一切奪之入官。其放而租之民者。又各加以重租。於是蒙人失地。漢人失租。故漢蒙皆反抗之。貽卒以敗。其後承譌襲謬。益復變本加厲。民力不支。往往棄地而逃。而天主教士遂乘機而起。各擅據地權以佔領之。計河西之地。有教堂四所。後套有教堂五所。賀蘭山東有市鎮。名三道河者。則其總匯處也。合鎮皆教民。資力雄厚。雖蒙王亦俯首聽命。其主教常駐榆林。以時巡視諸處。諸處教堂。各領蒙地數千百頃。有由蒙人租借者。有因鬧教賠款以地作抵者。築室耕田。宛成都邑。其徵發期會。

皆由教士自主之。儼然爲無數之小獨立國焉。然套中輿論。每樂耶穌教人。和易可親。而深憤天主教之專橫。至有謂其把持渠利。強奪民田者。其是非難以一言定也。

宣統季年。河套已墾熟地。不及半數。彌望皆荒草。居民十之八九。皆山西北部人。河之南岸。則多榆林神木府谷諸縣人。每隔十數里。乃見一家。其執業亦多半耕半牧。

王同春墾蒙地

王同春。邢台人。性任俠喜事。少時家赤貧。隨父覓食塞外。轉徙至河套。受傭於蒙人。助工作。其人眇一目。身雄偉。膂力兼人。勤於事。以是得稍稍積工資。乃賃蒙人牧地。自墾之。河套界山河間。地層沖積。赤堊中兼雜白沙。得河水浸之。乃異常滋潤。水所不及。皆荒磧也。同春能識水脈。登高而望。卽知畎澮所宜。又或馳馬巡行。凡山原高下。工程多寡。輒了了然。不差累黍。雖精於測算者。不如也。故其墾地。歲穫滋多。乃益出資租蒙地。蒙人益信賴之。自南河沿岸。以達北河。

南北四百餘里。東西六七百里。凡鑿幹渠四道。寬深皆與大河相等。支渠旁達無數。晉秦燕豫貧民爭趨之。日操畚鍤者常數萬人。歲穫穀類至巨萬。饋運口內。不可勝計。茫茫荒野。至光緒末。村落雲屯。富庶過於壯縣矣。

豫人陳四者。先同春至河套。豪俠尙氣。與同春埒。徒衆亦歸之。乃起與同春爲虞芮之爭。兩家械鬪。時有殺傷。同春遂坐繫薩拉齊獄中。廳官文鈞視同春無大罪。遽縱之去。已而陳四之黨迭上告。文因以落職。年老無子。退居綏遠城。無過視者。一日。忽來壯士數十人。急舉之去。不知何所爲也。繼知同春所遣迎者。旣至家。同春則跪陳曰。大人實生我。我卽大人子矣。大人何用子爲。遂奉養之終身。過於孝子焉。蒙古諸王公聞之。愈益多同春之義。蒙旗有違言。得同春片語。無不立解。居久之。將軍貽穀奉命督辦蒙旗墾務。知蒙人弗善也。乃羅致同春。欲以開導蒙人。同春旣進謁。適陳四爲人殺於路。風傳同春實使之。貽穀從吏合謀。借是以斃同春。分其產。乃勒令同春盡獻墾田。且誑之曰。如此。則爲爾消案。不則私墾蒙地有罪。殺人有罪。兩罪並發。禍且及子孫矣。遂出一紙迫之。

畫諾。同春不知書。手印之。其田盡沒。然終以陳四案。囚繫之獄。宣統辛亥秋。北方騷動。獄中諸犯。且謀越獄爲亂。同春密告之。得以無害。將軍堃秀嘉其忠。遂釋之。令往河套爲靖邊計。同春旣歸。乃建大旗。使人周走而呼曰。王老子出獄矣。且奉將軍命。爲若練鄉團。禦寇盜也。於是漢蒙之人爭集。旬日。部署井然。聲威重一方。

蒙古漁業

塞外多山水。而產魚之澤。僅有三區。要以外蒙古京朋北克泊河爲最。周八百里。茫茫無垠。所產鱒子魚。肉肥刺細。大者盈尺。小半之。味甚美。惟不能釣。漁人張網。須在春秋二時。恆有數百人併力合作。所得無算。冬則水深冰沍。臨流而羨。多有空手回者。沿河一帶。蟹渚鳧汀相錯雜。居民半業漁。兩岸山形環合。延接數十里。煙鬢梳曉。媚態向人。夕照明霞。殊不減輞川圖畫也。

多倫諾爾海之漁

多倫諾爾東北二百餘里。有水曰海子。頗寬廣。春時聚而漁者數千家。咸以篋

席數片。支於岸上。以爲家。魚甚多。故一尾才售錢十餘文。鯉鱠尤夥。惟鯽魚不食。有得魚少者。輒棄業爲盜。

漢人牧於蒙

漢人之業畜牧者。蒙旗草地。皆可任便縱牧。歲由蒙官收水草租錢。計牛馬一頭各約三百文。羊約三十文。又有分配於蒙人。使代牧者。惟圖食其乳酪。不給工資。且自認爲佃戶。主人至其家。婦女必盛飾以迎。老幼皆尊禮之。

青海蒙人重牧

青海蒙回生計。以牧爲主。牧以羣名。或百爲羣。或數百及千爲羣。有牛羊者。往往自炫其富。互相競勝。牧產幾何。商本幾何。問之必告隱匿者。人輒非笑之。且亦不屑自爲隱匿。蓋銀錢秘藏。禾畜顯露。人之德性。視所操之業而異也。殷實之戶。動曰有羊若干羣。牛若干羣。

蒙回人之於畜牧。刻不去懷。家主晨起。必呼曰多藍藍務拉。家屬應之曰拉嘛。多藍藍務拉。乃畜牧平安之謂。拉嘛者。是之謂賓主相見問答亦然。

阿里克牧務

阿里克牧務之盛。青海爲最。牧戶殖產。率以畜之多寡計。牛羊馬駝以羣爲名。少以數十爲羣。多則千。巨室更以谷量牛羊。歲出皮毛毳革。豐腴光厚。推爲番產良品。其游牧之法。較他處爲優。畜種之良劣。水草之美惡。休養孳生之種種習慣。雖婦孺亦知之。

其言游牧之法曰。牛羣可無羊。羊羣不可無牛。羊得秋氣。足以殺物。牛得春氣。足以生物。羊食之地。次年春草必疏。牛食之地。次年春草必密。草經羊食者。下次根出。必短一節。經牛食者。下次根出。必長一節。牛羊羣相間而牧。翌年之草始勻。牛羊馬駝性質不同。而食草之宜不宜。則一。低地土帶鹹質。草含鹼性。食之肥。高地土質堅實。草莖粗靱。食之壯。春夏宜低。秋冬宜高。然草貴有鹼性。而牛羊馬所飲之水。味不宜鹹。鹹水惟駝爲宜。柴達木駝種最佳。以水鹹耳。其餘畜種。不及近邊之肥腴。亦地氣水味使然。故選擇水草。必當審之又審。爲游牧者所宜亟知者也。

西藏農業

藏中農務。地卑而氣候溫者。歲產莊稼二次。如巴塘鄉城鹽井河口馬巖等處。僅可種植雜糧菜蔬。地高而氣候寒者。如裏塘德榮格甘孜三巖江卡乍了昌都等處。則盛產藥材之屬。至於紅米。則巴塘產之。他惟產竹而已。

商業

商業。商人營利之業務也。凡買賣業。借貸業。製造業或加工業。供給電氣煤氣或自來水業。出版業。印刷業。銀行業。兌換金錢業或貸金業。擔承信託業。作業或勞務之承攬業。設場屋以集客之業。堆棧業。保險業。運送業。承攬運送業。牙行業。居間業。皆是也。

商業內部之三期

我國閉關時代之商業。其內部大勢。可析爲三。一。商業養育期。爲康熙時代。蓋聖祖承世祖之後。務在與民休息。而革除一切病商之弊。如罷抽稅溢額議叙例。嚴禁各關違例抽稅。嚴禁商賈過關故意遲延措勒是也。二。商業繁盛期。爲

乾隆時代。蓋版圖生齒。倍於雍正。且承平日久。內部少兵革而營業興。是以民力饒裕。工值廉。物價平。富商大賈。滿於海內。三。商業衰退期。爲嘉慶道光時代。蓋內亂漸作。湖北四川教匪起。蔓延湖北陝甘。且十九世紀外人之膨脹力。方疾趨而東也。

商行爲

商行爲者。法律名詞。爲物品運轉之媒介。而藉以營利之行爲也。其範圍甚廣。爲此行爲之人。是商非商。皆不置問。例如賣買卽商行爲之一種。其他若運送。若兌換。若保險。若蘊積。若代存。若作工。若服勞。若借貸。凡藉此以營利者。皆是。質而言之。賣者爲商人。買者亦爲商人。如販夫之所爲。固商行爲。卽賣者爲商人。買者非商人。如購物者之所爲。亦商行爲。其他各種。以此類推。

信義通商

我國商賈。恆以缺乏商業道德。爲外人所詬病。然以信義通商四字自揭。槩於木牌者。所在有之。

商店

交易之所曰商店。種類甚多。今略舉之一。食料店。如米行。米店。雜糧行。豆行。蜜餞店。糕餅店。點心店。鹽棧。糖行是也。二。飲料店。如酒行。酒店。醬園。油坊。茶葉店是也。三。燃料店。如香店。燭店。爆竹店。柴行。煤炭行是也。四。染料店。如靛青行是也。五。建築用料店。如竹行。木行。甑瓦行。石灰行是也。六。衣飾店。如衣莊。帽莊。襪店。靴鞋店是也。七。妝飾店。如首飾店。珠寶店。香粉店。梳篦店。鏡子店是也。八。織物店。如棉布莊。夏布莊。綢緞莊。綿綢莊。顧繡莊是也。九。玩物店。如骨董店。幼稚遊戲品店。象牙雕刻店是也。十。金類店。如金店。銅器店。鐵行。冶鐵店。銅絲。鐵絲店。剪刀店。洋鐵器店。錫器店。錫箔店是也。十一。毛革類店。如羊毛行。鷄鴨毛行。皮貨店。牛皮行。皮梁店是也。十二。繭棉絲麻類店。如繭行。棉花行。絲行。線店。麻行是也。十三。畜牧漁撈及種植類店。如猪行。猪肉店。羊行。羊肉店。醃臘店。火腿店。鷄鴨行。鮮味行。海味行。水果行。蔬菜行。水旱菸店。藥行。藥店。參號。漆店是也。十四。文房具及書籍書畫類店。如筆墨店。硯店。紙店。書坊。碑帖店。書畫店。裝潢

店。顏料店是也。十五。竹木籐及其他製造類店。如竹器店。木器店。籐器店。瓷器店。大小缸鑊店。樂器店。眼鏡店。燈鋪。蓆店。傘店。毯子店。枕墊鋪。箱子店。秤店是也。十六。雜貨店。如京貨店。廣貨店。洋貨店。北貨店。南貨店。山貨店是也。

商品

我國商品甚多。大別之。則有七。一。農產品。爲米麥豆高粱棉花麻茶果品藥材藍靛漆液。米。產地以兩湖兩廣爲大宗。麥。豆。高粱。產地以奉天直隸山東山西爲大宗。棉花。產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江蘇江西浙江湖北雲南。麻。產奉天安徽江西福建湖北廣西貴州四川。茶。產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雲南四川。而綠茶以安徽之徽州浙江之杭州爲著。紅茶以福建之武夷爲著。又有製作甄形者曰甄茶。出江西之九江府。福建之福州府。湖北之夏口廳。果品。產南北各省。而直隸以蘋果著。山東以梨著。福建兩廣以荔枝龍眼著。藥材。產南北各省。而吉林以人參著。藍靛。產奉天浙江福建廣西雲南。漆液。產安徽浙江兩湖雲貴陝甘四川。二。林產品。爲竹木樟腦。竹。產地南北不一。而紫竹則產江西之

瑞州府。方竹則產浙江湖南廣西雲南貴州。櫻竹則產四川之叙州府。木產地南北不一。而楠木則產廣東之肇慶府。貴州之銅仁府。四川之嘉定府。瀘州府。花梨紫檀則產廣東之廣州府。烏木蘇木則產廣東之瓊州府。雲南之元江府。樟腦。產福建。三。水產品。爲魚海味珊瑚。魚。產瀕海瀕江及多河流之各省。海味。產南北瀕海各省。而海參產奉天之鳳凰城。廣東之廣州府。魚翅。產福建之福州府。珊瑚。產廣東之廣州府高州府廉州府。四。畜產品。爲羊毛駱駝毛鷄鴨毛皮貨牛皮。羊毛駱駝毛。產山西陝西甘肅及直隸之張北縣外。鷄鴨毛。產地南北不一。皮貨。產直隸山東山西陝西甘肅新疆。牛皮。黃牛皮。產河南陝西四川。水牛皮。產湖北湖南。五。蟲產品之大要。爲介蟲產品卵蟲產品。介蟲產品爲珠與玳瑁。珠。產吉林廣東雲南。而東珠則產吉林。玳瑁。產廣東之連州高州府廉州府。卵蟲產品爲蜜與白蠟黃蠟。蜜。產湖北之安陸廣東之潮州府。白蠟。產山東福建湖南雲南貴州四川。黃蠟。產山西福建廣西貴州。六。礦產品之大要。爲金屬品非金屬品。金屬品爲金銀銅鐵鉛錫銻鎳錳鋅水銀硃砂。金。產直隸奉

天吉林廣東廣西甘肅四川。銀。產河南廣東廣西貴州甘肅。銅。產山西福建湖北廣東廣西雲南陝西四川。而白銅以雲南著。鐵。產直隸山西福建湖北湖南。鉛。產安徽湖南廣東廣西雲南貴州陝西四川。錫。產湖北湖南廣東廣西四川。銻。產湖南及廣東之廣州府。貴州之大定府。鎳。產四川之會理州。錳。產直隸之天津府。江西之袁州府。湖北之武昌府。鋅。產四川。水銀。產湖南廣東甘肅貴州四川。硃砂。產湖南廣西貴州四川。非金屬品爲玉寶石大理石金剛鑽瑪瑙琥珀水晶礪砂硝硫黃礬石英石膏石棉石膏煤油玉。產陝西之西安。雲南之激江。新疆之莎車。和闐州。寶石。產直隸之宣化府。新疆之和闐州。大理石。產雲南之大理府。金鋼鑽。產雲南之順寧府。瑪瑙。產直隸山西湖北陝西甘肅四川。琥珀。產山西陝西雲南四川。水晶。產直隸湖北廣東貴州。礪砂。產甘肅之蘭州府。新疆之庫車廳。硝。產山東之青州。新疆之精河廳。硫黃。產山西之太原府。湖北之施南府。陝西之西安府。礬。白礬。產山西之解州。安徽之太平府。綠礬。產山西之大同府。湖北之宜昌府。青礬。產山西之太原府。湖南之衡州府。石英。紫石

英產浙江之紹興府。貴州之安順府。白石英產浙江之嚴州府。廣西之梧州府。石膏產湖北全境。及山東山西浙江甘肅雲南。石棉卽石絨。一名石灰木。產直隸之承德府宣化府。山東之登州府。山西之潞安府。及四川。石墨產江蘇之鎮江府。江西之吉安府。廣東之南雄州。陝西之鳳翔府。煤產直隸山東山西湖南四川。而以山西爲第一。煤油產山西浙江廣東陝西甘肅四川。七。工產品之大要。爲紡織品書寫品製造品消費品。紡織品爲布絲綢緞絹紗羅綾錦繡貨。布產南北各省。而江西廣東以夏布著。福建以葛布著。絲產江蘇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廣東雲南四川。綢繭產直隸山東河南綿綢產山東河南安徽四川。縐綢產河南浙江。寧綢紡綢產江蘇浙江。而潞綢則產山西之潞安府。甌綢則產浙江之溫州府。巴綢則產四川之保寧府。盪綢則產新疆之疏勒府。緞產江蘇浙江。而巴緞則產四川之成都府。盪緞則產新疆之疏勒府。絹產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四川。紗產江蘇浙江廣東。羅產江蘇浙江四川。綾產江蘇浙江湖北四川。錦產江蘇浙江四川。繡貨產京師及江蘇之蘇州。

府。浙江之杭州府。湖南之長沙府。書寫品爲筆墨硯紙。筆。產浙江之湖州府。湖南之長沙府。墨硯。產安徽之徽州府。紙。產江西浙江福建四川。而宣紙則產安徽之寧國府。製造品爲竹器木器籐器皮器漆器瓷器玉器金銀器象牙雕刻器燒料器琉璃玻璃爆竹錫箔扇草帽緹毡毯席。竹器。產江蘇之嘉定縣。浙江之温州府及江西者佳。木器。產江蘇之蘇州府。上海縣。浙江之寧波府者佳。籐器。產山東之德州府。及廣東廣西。皮器。產關外及貴州。漆器。產安徽浙江。而以福建爲尤佳。至嵌銀漆器。則產山東之萊州府。嵌竹漆器。則產江西。嵌螺鈿漆器。則產廣東。瓷器。產江西之景德鎮者佳。玉器。產江蘇浙江。金銀器。產江蘇浙江廣東。象牙雕刻器。產江蘇廣東。燒料器。產京師。琉璃。產直隸之順天府。山東之青州府。雲南之永昌府。玻璃。產山東之博山縣。江蘇之徐州府。湖北之夏口廳。廣東之廣州府。爆竹。產廣東及湖北之夏口廳。錫箔。產浙江。扇。產江西之建昌府。浙江之杭州府。廣東之潮州府。草帽緹。產直隸之滄州及山東。毡。絨毡。則產直隸之宣化府。新疆之和闐州。紅毡。則產河南之開封府及山西。毛毡。則產

陝西之延安府。甘肅之秦州府。毯。花毯則產山西之沁州。毡毯則產山西陝西甘肅。毛毯則產江蘇之唯亭鎮。席。產江蘇之揚州府及澚墅關。浙江之寧波府及廣東。消費品爲酒。菸。油。鹽。糖。酒。高粱酒則產奉天之牛莊。直隸之天津府。汾酒。潞酒。則產山西之汾州府。潞安府。紹興酒。則產浙江之紹興府。葡萄酒則產山東之煙臺。山西之太原府。新疆之吐魯番廳。菸。產直隸。福建。廣東。甘肅。油。產南北各省。而豆油則北部爲多。茶。油。菜油則南部爲多。鹽。產直隸。江蘇。浙江。河南。雲南。四川。糖。產福建。廣東。四川。

市招

商店懸牌於門以爲標識。廣招徠者曰市招。俗呼招牌。大抵專用字。有參以滿蒙回藏文者。有用字兼繪形者。更有不用字。不繪形。直揭其物於門外。或以象形之物代之。以其人多不識字也。如賣酒者懸酒一壺。賣炭者懸炭一支。而麪店則懸紙條。魚店則懸木魚。俗所謂幌子者是也。

公司及機器

倡導爲凡事進步之母。外人之商務。膨脹於我國。而吾人營業。有保守。無進取。利權喪失。何可勝言。晚近商智漸開。大資本家之思想。知非保守兼進取不可。於是以外人之營業爲倡導。而新發現於商界者如左。

一。組合公司。公司者。外人之均利主義。日本人稱爲會社者是也。公司合資

附股。合資。數人合資。附股。衆人附股。性質不同。而皆有無限有限之別。無限者。資本無限也。有限者。資本以若干爲限。

也。我國所組合。多係附股而屬有限者。至其宗旨。則在抵制外人。而以收回利權爲目的。今大別各項公司爲製造商品公司。與非製造商品公司二種。

製造商品公司。一。服用用品製造公司。爲紡紗織布縲絲呢革諸公司。二。食用品製造公司。爲麵粉紙煙罐食榨油諸公司。三。需用用品製造公司。爲瓷業玻璃燭皂火柴諸公司。四。建築品製造公司。爲鋸木軋瓦洋灰諸公司。五。教育品製造公司。爲圖書儀器印刷造紙諸公司。

非製造商品公司。爲鐵路輪船礦務墾務樹藝電話電燈自來水水火保險人壽保險諸公司。

二。機器之使用。機器發明於外人。我國近有各公司之發現。使用種種機器。可謂有進步矣。願皆購之外洋。無能出意匠以自造者。是利權之猶爲彼所攬也。可知。然則我國商業之發達。其必在機器學大興時乎。今姑就各公司製造商品機器。與非製造商品機器備列之。

製造商品機器。一。服用用品製造者。爲紡紗織布。縲絲織呢。製革。軋花。製麻。織巾。縫衣。織襪。機器。二。食用品製造者。爲磨粉。捲煙。榨油。碾穀。打米。軋豆。機器。三。需用品製造者。爲玻璃。燭。皂。機器。四。建築品製造者。爲鋸木。軋瓦。洋灰。鉋木。機器。五。教育品製造者。爲印書。造紙。機器。

非製造商品機器。爲汽車。汽船。采礦。開荒。挖泥。電話。電燈。電報。機器。

商標

以繪畫圖樣。作商品之標識。依法律。於官署註冊。禁人假冒者。曰商標。既經註冊。有冒用之者。得依法律懲罰。

商會

商人組織之團體。省城商埠及其他商務繁盛區域皆得設立。設會長副會長各一人。會董若干人。經費由會員擔任。無定額。各省城並設商會聯合會。以全省各商會舉出之代表組織之。

商董

商會之會董。及各項商業中公舉之董事。皆謂之商董。

客幫

客商之攜貨遠行者。咸以同鄉或同業之關係。結成團體。俗稱客幫。有京幫津幫。陝幫。山東幫。山西幫。寧幫。紹幫。廣幫。川幫等稱。

商用簿記

西人簿記有學。其簿記法。分單式複式。謂單記式 複記式但原理非可以一言罄也。總之。簡單之帳。單式爲宜。繁複之帳。複式爲宜。我國素無簿記學。而商人之司帳者。又無特別智識以改良之。以故商業簿記。未盡完全。至一般所用之簿記。則如左。

各商店普通簿記。一曰暫記簿。記未決算之帳也。一曰流水簿。記每日帳也。一曰進貨簿。記進貨若干也。一曰出貨簿。記出貨若干也。一曰存貨簿。記進出存貨若干也。一曰總清。記已勘定之帳也。

我國簿記。以銀錢各業爲重要。以此業乃市上銀錢之所流轉。而其出納帳項。亦甚繁雜。較之各商店。精密爲過之。以下所列雖各業略有不同。然大率增減之間而已。

銀錢各業簿記。一曰銀錢登記。爲查洋。爲查銀。爲洋匯。爲銀匯。每日入滙存簿。卽流水簿。

洋草。入洋總也。爲錢草。入錢總也。爲行情。逐日鷹洋折息數目也。爲日記。銀行市面及仙令行情也。爲便查。爲零併。爲找頭。一曰往來銀錢登記。爲往來送摺。送摺。立摺留底也。爲往來送銀。同業送銀也。各號送銀。送元寶留底。元寶進水。元寶出水。元寶加水也。爲往來劃帳收解。遠期劃帳。各路劃帳。到期收解也。爲往來信底。各路信底也。一曰夥友銀錢登記。暫記也。一曰銀錢生息登記。子金也。此外尙有各項月結。各項歲結。卽總清也。

其抵代現銀而與簿記相關聯者。則爲銀錢各業發行之票。頗能爲社會所借

用。一曰銀錢各業發行票。爲本票。本店票也。此票各商店亦有之爲來票。本地及各地來

票也。爲匯票。本店匯出及各地匯來之票也。爲拆票。拆用銀行及同業餘銀之

票也。爲長期票。商店預計價款不足。欲得若干貸出金而立此票。以六個月爲

期也。此票爲商店所立爲短期票。五日十日不等。期至。可取銀也。爲即期票。即日取銀

之票也。

以上所論簿記。欲加整理方法。非研究複式不可。且我國組織公司日多。尤宜

採用西國簿記法也。

商業有花紅之獎

花紅。本果名。林檎之屬。林檎之別有六。花紅亦林檎之一種耳。而俗呼林檎曰

花紅。又移作獎勵金之別名。例如營業有贏餘時。取其一部。以獎勵出力者。俗

稱花紅。蓋因我國舊俗。人有喜慶事。插金花披紅。其有功者。亦以此獎之。以表

其榮譽。亦因宋張叔夜招安梁山灤榜文。有擧獲宋江者。賞錢萬萬貫。執雙花

紅。獲李俊義者。賞錢百萬貫。雙花紅。獲關勝呼延綽柴進等者。賞錢十萬貫。花

紅有差。是花紅之名所由來也。花紅亦稱紅利。

國內商務

京師固爲百貨所集。而各省都會之貿易亦盛。其他水陸通衢。及有特別大宗物產之地。亦皆商賈所爭集也。

三十六行

三十六行者。種種職業也。就其分工而約計之。曰三十六行。倍之。則爲七十二行。十之。則爲三百六十行。皆就成數而言。俗爲之一一指定分配者。罔也。至三百六十行之稱。則見於宋田汝成游覽志餘。謂杭州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語也。

閉關時代三大商

運鹽者曰鹽商。開質庫者曰當商。售木材者曰木商。此三者之在閉關時代。皆爲大商。

鹽業招牌

凡鹽業。必以招牌質鹽鬻販。道光以前。每塊值六七百金。可販鹽五六十引。引每

斤加包索二十七斤
爲二包每包爲二斤

典質業

典質業者。以物質錢之所也。最大者曰典。次曰質。又次曰押。典質之性質略相等。贖期較長。取息較少。押則反是。所收大抵爲盜賊之贓物也。

骨董業

骨董。古物也。亦稱古董。蓋卽古銅之音轉。凡設肆列攤以古物出售之人。杭人嘗目之曰鬼。錢塘梁晉竹孝廉紹壬謂其將贗作真。化賤爲貴。而又依附權勢。憑藉貴人。以鬼蜮之謀。行鬼狐之技。往往創爲不經之論。言蠶器。必商周。言磚瓦。必秦漢。言字書。必晉唐。謂之爲鬼。誰曰不宜。且若輩所售。半皆邱壠中物。非人器也。鬼器也。

爐房

爐房。亦稱銀爐。專鑄造馬蹄銀。京師天津上海漢口均有之。亦兼營錢業。發行紙幣。流通市中。其效力與莊票同。自銀幣通行。爐房之業遂衰。

雜貨店

有設肆陳列百物以待售者。飲食服用之所需。無論貧富皆有所宜。曰雜貨店。亦曰一料店。大抵以僻左之村鎮爲多。

信局

自同治初粵寇亂平。而信局之業乃大盛。其主其夥。大都皆寧波人。東西南北。無不設立。水路以舟。陸路以車。以急足。南北交通最早。故設局尤夥。大而都會。小而鎮市。皆有其足跡焉。書函之外。銀物亦可寄遞。遺失者償之。至於資費。則每一函。少則錢十文。多則錢五六百文。蓋視途之遠近通塞。以定其多寡也。

森昌信局

自設郵政以來。各省信局漸歸淘汰。間有存者。郵局以民局目之。惟邊省如川滇黔桂各地。商民寄遞銀貨。猶須借重信局。故各商埠之信業。得維持於不墜。其營業較盛者。當首推森昌局。以其於邊省僻區。皆設有聯號也。

賣婆

戶口繁盛之都。會商埠。富貴之家。所在多有。雖珠寶首飾。列肆通衢。而輒有小家婦女。手挈箱篋。滿儲珍物。登門求賣者。俗名之曰賣婆。往來巨室。常得婦女歡。奇珍寶物。皆可立致。蓋市上商賈利其爲女流。易於出入閨闈。而恆樂與之。彼亦從中漁利。多有藉致巨富者。然奸邪之事。亦皆若輩爲之媒介也。

京粵商肆善於交易

京師廣州各肆。凡值交易而不成者。亦怡悅其顏色以對之。如交易已成。則於買主臨行時。必致聲道謝。雖數十錢之微。亦然。其意殆謂吾既設肆以求利。則無論買者出錢購物之多寡。皆爲我獲利之源。衣食之本。故雖一錢之貿易。亦不可不謝也。

圓明園有商店

和孝固倫公主爲高宗幼女。甚鍾愛之。以其貌類己。嘗曰。汝若爲皇子。必立汝爲儲。性剛毅。能挽十力弓。少嘗飾男裝。隨高宗校獵射鹿。其後下嫁和坤子豐紳殷德。未嫁時。公主常呼和爲丈人。一日。上攜公主遊買賣街。買賣街者。設於

圓明園福海之東。大小商店。莫不具備。且有攜小筐售瓜子者。肆主人皆內監。上步行周衢間。願以爲樂。茶館有譁笑聲。飯肆有高呼點肴聲。上至前。不避也。時售估衣者。有大紅呢夾衣一領。公主悅之。適和入直。上因語公主曰。可索之。於汝丈人。和亟以二十八金買而進之。嘉慶己未停止圓明園商店。

京師小市

京師崇文門外。暨宣武門外。每日晨雞初唱時。設攤者。輒林立。名小市。與江寧之城南二道高井附近所有者同。又名黑市。以其不燃燈燭。憑暗中摸索也。物既合購者之意。可隨意酬值。其物真者少。贗者多。優者少。劣者多。雖云貿易。實作僞耳。好小利者。往往趨就之。稍不經意。率爲僞物。所得不償所失也。且亦有以數百錢而得貂裘。以數十金而得惡衣者。則以穿窬之輩。夜盜夜售。賣者買者。均未詳審其物也。後由有司禁之。遂絕。

京師錢市之沿革

光緒庚子以前。京師錢市通行之物。凡四種。一。生銀。

銀錠

二。大個兒錢。

雖有當十字樣

實不過抵制錢二文

三。銀票。四。錢票。蓋當時銀錢雖通行於津滬間。而京師則以國庫出

入。俱用銀兩計算。雖有外人旅居。絕少商人。故於金錢上之勢力。甚為薄弱。銀

錢二票。為票號錢店香蠟鋪

京師香蠟鋪亦兼兌錢故得發行錢票

所發行。其數多寡無定。而勢

之所趨。咸以多發紙票為擴充營業之張本。幸而獲利者。其營業愈盛。而所發

之票。信用益著。一旦拙於調度。營業失敗。則受其害者。不知其幾千百萬矣。源

豐盛義善源倒閉後之情形。其最顯者也。錢店香蠟鋪之資本大者。率在京松

秤千兩左右。小者僅一二百兩。而發行錢票之金額。往往以萬計。錢票寬二寸

許。長約五寸。中記錢額。蓋方印。左角又蓋發行各鋪之圖記。票額至不等。都凡

七種。有一吊者。二吊者。三吊者。四吊者。五吊者。六吊者。並有十吊者。

吊者碎於南方之所

稱百一吊合大個兒錢五十枚

錢票充塞。奸商多藉此獲利。每屆年終。或端午中秋前。歇業潛

逃者。往往而有。雖其影響。不如各票號濫發紙幣倒閉之甚。然於貧民。實有切

膚之痛。當時每銀一兩。無論票銀或現銀。可易大個兒錢或與大個兒錢相等

之錢票十三四吊。若易次等之錢。如俗稱沙巴兒者。錢沙板也則十六七吊。是當時錢票。除因歇業潛逃外。與現錢固無差別也。

自庚子後。外國銀行漸設分行於京師。南北交通亦便。而銀圓之勢力。日漸膨脹。合銀行鈔票及新鑄之銅圓與銀圓附行之毛錢。銀角也即小洋也並上述之四種

銀錢紙票。而京師錢市。共有八種流通物。至宣統時。銀圓之勢力。幾駕現銀而上之。至於錢票。則因上述之弊端。且當政府濫鑄銅圓。日漸消滅。銅圓既充塞於市。大個兒錢沙巴兒錢亦歸淘汰。致票號之銀票。雖有關兌匯。不能掃除。然既有銀行之鈔票。則其範圍亦自縮小矣。是時也。可稱銀圓與生銀鈔票與票號銀票消滅之時代也。時每銀一兩。易錢十四五吊。銀圓一枚。易錢十一二吊。毛錢每毛一吊一百。百者等於南方之十文

京師最初通行銀圓時。站人式之價值最高。次為有鷹者。而龍圓價格最低。然相差亦僅三四十文耳。至通用龍圓。大率為北洋龍圓。若湖北江南所鑄者。市不通用。偶有收用者。價較北洋差二三十文。毛錢以奉天所鑄為多。次之如廣

東吉林湖北三省。他省所鑄。殊不多見也。

京師四大恆

京師某錢肆初無赫赫名。而營業日盛。四大恆忌之。乃散布謠言。謂某肆將倒。於是凡藏某肆錢票者。相率往取。如是三日。某肆從容應付。絕不支絀。謠言乃息。後某肆知四大恆之算己也。乃發巨金徧收四大恆票。四大恆聞之。懼。乞人關說。乃已。蓋某肆有實錢四百萬。每發一票。必貯一票之貲本於肆中。不出空票。故不爲人所窘。四大恆則雖名震一時。而未盡實。故一聞某肆收票。卽惴惴也。光緒庚子聯軍入京。車載其銀去。三日乃盡。四大恆者。京師有名錢肆也。凡四家。其牌號皆有一恆字。

京師書肆

京師正陽門外有琉璃廠。以琉璃瓦窰爲名。亦謂之廠甸。實遼時海王村故址也。東西可二里許。乾隆時。已爲書肆薈萃之所。未入廠東門。路北一鋪曰聲遠堂。書皆殘破不完。入門爲嵩口堂。名盛堂。皆路北。又西爲帶草堂。同陞閣。皆路

南。又西而路北者。有宗聖堂。聖經堂。聚秀堂。路南爲二酉堂。文錦堂。文繪堂。寶田堂。京兆堂。榮錦堂。經映堂。宏文堂。英華堂。文茂堂。聚星堂。瑞雲堂。二酉堂者。明代卽有之。謂之老二酉。而其略有舊書者。惟京兆積秀二家。餘皆新書。至其裝潢。紙劣而冊薄。又西而南。轉至沙土園北口。路西有文粹堂。肆買謝姓。蘇州人。頗精目錄之學。益都李文藻曾購多書。鈔本如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蘆浦筆記。塵史。寓簡。乾坤清氣。盜水集。呂敬夫詩集。段氏二妙集。禮學彙編。建炎復辟記。貢南湖集。月屋漫稿。王光庵集。焦氏經籍之屬。刻本如長安志。鷄肋集。胡雲峯集。黃稼翁集。江湖長翁集。唐眉山集。又北轉至正街。爲文華堂。在路南。而橋東之肆盡矣。

橋西賣書者。僅七家。先月樓在路南。多內板書。又西爲寶名堂。在路北。本售仕藉及律例路程記。忽購得果王府書二千餘套。列架而陳之。其書裝潢精麗。均鈐圖記。文藻於此。得梁寅元史略。揭文安集。讀史方輿紀要等書。皆鈔本。白警編半部。溫公書儀一部。皆宋槧本。方望溪原稿。往往有之。更有鈔本冊府元龜。

及明憲宗等實錄。又西爲瑞錦堂。在路南。亦多舊書。其地卽韋叟之舊肆。本名鑑古堂。又西爲煥文堂。又西爲五柳居。在路北。舊書甚多。與文粹堂皆歲購書於蘇州者。船載而來。五柳居多。潢川吳氏藏書。嘉定錢大昕言。卽吳企晉舍人家物也。又西爲延慶堂。在路北。其肆買卽韋叟。前開鑑古堂者也。韋頗曉事。而好持高價。查編修瑩李檢討鐸。日遊其中。紀文達公昫買其書。日費數十金。書賈之曉事者。惟五柳之陶文粹之謝及韋。韋湖州人。陶謝皆蘇州人。其餘不著何許人者。皆江西金谿人也。

正陽門東打磨廠。亦有書肆數家。皆金谿人賣新書者也。內城隆福等寺。遇會期。多有賣書者。謂之趕廟。散帙滿地。往往不全。而價值甚廉。朱豫堂日使子弟物色之。積數十年。蓄數十萬卷。皆由不全而至於全。蓋不全者。多係人家奴婢竊出之物。其全者。固在。日日待之。而自至矣。韋年七十餘。面瘦如柴。竟日奔走朝紳之門。朝紳好書者。韋一見。諗其好何等書。或經濟。或詞章。或掌故。能各投其所好。得重值。少減。輒不售。文藻性好書。朝食後。卽至廠。披覽至晡。或典衣買

之。而積秀堂有楊萬里洪盤二集鈔本。索錢三十千。度數日仍還之。而不能釋念也。又西爲博古堂。在路南。其西爲廠西門。門外無鬻書者矣。

以上皆乾隆前之狀況也。後惟老二西仍在。且自咸豐庚申以後。兵燹累遭。舊書散亡。而爲值至廉。宋槧本所在皆是。洎同治後而漸昂。沿及光緒初。承平已久。富貴之家。附庸風雅。羣思蓄書。意謂築室藏書。既及身而得美名。又得傳貽子孫。并可如田宅之轉鬻。相習成風。價乃大貴。至以銀塊計值。宋槧本以葉計。葉五錢。殿板及孫錢黃願所刊。均以冊計。冊需銀一二兩。康乾舊板亦以冊計。冊五六錢。其新梓各書之值。悉視板紙之美惡。道途之遠近以定之。甲午以還。降至戊戌。則新學大興。坊間遂多譯本矣。

京師書攤

康熙朝。京官皆至慈仁寺買書。且長年有書攤。王文簡公士禎晚年名甚高。往訪者率不值。惟於慈仁寺書攤訪之。則無不見。

光緒辛丑。孝欽后率德宗自西安回鑾。都中街市蕭條。惟琉璃廠出賣舊貨之

書攤甚多。有以錢六十文得明永樂大典兩本者。又一攤。有一護書。製作精妙。二金龍躡躍面上。內夾秘戲圖數頁。活躍紙上。小角下方具有英玩二小字。或以錢二千文得之。羣謂爲李蓮英物。蓋皆聯軍入宮所劫以售之於市也。至甲辰。始稍稍有好古朝士。驅車至海王村坊肆而問書價矣。

京師文具店

琉璃廠爲文具總薈之所。舉凡書籍紙墨文玩骨董碑帖圖畫等類。文人學士之所需。率多取攜於是。而松竹齋寅生所鐫之墨盒。尤精美工緻。入京者恆購以自用。或攜歸以作贈品。宣統朝。因百貨昂貴。而文具之筆墨各項。用者日以普通之品從事。精良者日稀矣。

京師藥鋪

京師藥鋪之著名者。爲同仁堂。堂主樂姓。明已開設。逾三百年矣。外省人之入都者。無不購其礮砂膏萬應錠以爲歸里之贈品。東安門內有寶靈寶如意丹者。定價不二。先與銀。乃付丹。每以紋銀之重量若干。易丹如其數。錢則每百易一。

丹一錢。治病神效。故人爭市之。屋僅一廛。懸額爲青囊一卷。其人以此起家。傳數代矣。由是爭相仿效。或書濟囊一卷。或誠囊一卷。或菁囊一卷。或精囊一卷。以此相混攪利。而不知其意義不通也。一巷之中。殆有數十家。門面宏敞。點綴鮮明。客至。殷勤延坐。奉茶奉煙。先與丹而後付值。銀不必紋。錢不必足。而丹不甚佳。青囊之門。客仍滿焉。其對客也。亦落落不爲禮。惟關東豬販至。主人出櫃迎揖。如不及。其人皆履關東履。俗所謂踢殺虎者。不襪而纏邪幅。泥漬沒脛。衣藍布大袖之衫。首戴鴨尾毡帽。腰纏整匹大布袋。面深墨。聲如牛如鵝。手指如木魚槌。握煙筒。長不盈尺而粗如棍。斗大如酒杯。迎入櫃。延上坐。主人執禮甚恭。手捧茶。自吸煙。一一遍奉已。客乃各解其腰纏。傾之。則皆纍纍大白鏹。內外櫃皆布滿。爲之目眩。蓋豬服丹則不病。故爭購之也。

京師雀兒市

京師宣武門有雀兒市。珍禽咸集。蓋京人呼百鳥爲雀兒也。百靈尤爲人所嗜。以其能作各種鳥獸聲。然非馴養數年不可。與教八哥即鸚鵡也鸚鵡等。佳者一頭

值數千金。宮人多蓄之。

京師鍼刀翦鋪市招

京師前門有鍼刀翦鋪。門豎高坊。上大書三代王麻子。而外省多有冒之者。所懸市招。猶大出矢言。言近有假冒者。男盜女娼云云。而不知其實自道也。

緞子王名於京師

乾隆時。京師有王翁者。初爲丐。宿於鷄毛房有年矣。一日。與同宿之旗人某結爲兄弟。誓各圖生計。某歲元旦。分手去。王乃備於典肆。以勤慎爲肆主所重。是年除夕。主者核計簿。屢舛。王旁睨而笑。主者詰之。王曰。此無難。主者曰。子試核之。王持籌一核。符合。主者大喜。曰。吾不能早識子。屈子久。明年當令子司廟市。廟市者。隆福護國諸寺各有定期之市。典肆縑帛之屬。期滿弗贖。則設攤售之也。屆期。王售速而利三倍。

有太監某往購貨。談甚愜。曰。以子才。宜爲大賈。何小就爲。汝明日辭居停。我居東華門內南池子。汝來。我當與汝合爲賈。王曰。諾。歸。乞假於主者。交代清理。既

訖。越二日。訪太監。太監畀以萬金。俾設緞肆於東華門。王雖驟得志。然不改其度。時乾隆乙未也。海外各國歲有例貢。一日。高宗問日本高麗諸使臣曰。汝觀我國風俗何如。稽首而對曰。中華沐大皇帝教化。不僅士大夫讀書明理。雖市賈亦知信義。如某緞肆王某者。陪臣與交易。海外遐荒。坦然賒與。且約觀劇。饋食物。厚意深情。有加無已。實大皇帝時雍之化所致。非海國所敢望其萬一也。奏畢。復稽首稱賀。高宗大悅。以國體所係。默識王某之姓名矣。

翌日。高宗召見王。王以布衣奏對。稱旨。越日。由內務府撥銀五十萬兩。命王司之。王辭太監。而自設緞肆。時內務府司員咸與往來。王亦極意交歡。越三載。郎中某向之借貸。偶未應。銜之。郎中司內務府緞疋庫。以庫存老緞五千餘箱。奏明發商變價。以付王。緞皆朽敗。實欲以害王也。啓箱。則緞色如漆。質如灰。惟每疋各捲金葉若干。蓋明代籍沒魏忠賢之物。當時大吏藉以媚魏者。閱兩朝。竟無人知也。王以此益富。業鹽於豫東長蘆。引地四十八處。鹺務中推巨擘焉。後王以查引地至河南。問巡撫爲誰。則旗人某已以筆帖式洊擢而簡河南巡撫。

矣。具柬往謁。啓中門。迎於堂。王與握手而言曰。猶記在鷄毛房語乎。巡撫曰。唯不敢忘。各大笑。留讌數日而別。都人以王之起家。由於開設緞肆也。因以緞子主稱之。

京師槓房

京師有所謂槓房者。卽儀仗店。專辦人家舉殯之事者也。有永利號者。其主人王姓。都人咸呼爲槓王。顯宦出殯之事。皆槓王主辦。然所費殊不貲。相傳光緒時。榮文忠公祿出殯時。耗萬金。李文忠公鴻章之喪。由京運柩至通州。初索一萬九千兩。文忠之公子輩欲減一千金。槓王遂不承辦。徐相國郝柩由東城至長春寺。亦索價至三千兩。聞其值昂。何以至是。則以靈柩由槓王主辦者。無論所經之路。有階級多少。其柩必兩端俱平。絕不斜側。柩上置水一碗。若傾其一滴。則不取值。

德宗梓宮。奉移至觀德殿。相去雖不數里。惟宮廷地多級。且甚高。稍有傾側。卽踏大不敬之咎。先是大興宛平兩縣。對於此事。不敢率意。當未奉移前。先令習

練數日。謂之演槓。至奉移時。可始終無失事。主辦者亦槓王也。而所費則五千餘兩。

京師逆旅

京師逆旅有二種。一則備飯不備肴。肴須客自擇。別計錢。飯兼米麥而言之。無論食否。必與房資合算。一則僅租房屋。無飯肴。卽水錢亦須由客自給。李鐵拐斜街三元店。房屋甚多。茶水亦備。飯菜外喚。回漢兩館。隨客所欲。故旅客多喜就之。是店本爲回教徒所開。羣呼爲在教店。

京師紅果行之專利

京師紅果卽山查紅也行。僅在天橋者一家。以呈部立案故。他人不得開設。然乾隆時。有兩行。皆山東人。爭售賤價。各不相下。繼有出而調停者。謂徒爭無益。我今設餅撐於此。以火炙熟。能坐其上而不呼痛。卽任其獨開。不得爭論。議定。此設於天橋之主人卽解衣坐之。火炙股肉。須臾。兩股焦爛。卽倒地死。而此行遂得獨設。呈部立案。無異議。餅撐。烙餅之大鐵盤也。

京人爭牙行

京師有甲乙二人。以爭牙行之利。訟數年。不得決。最後彼此遣人相謂曰。請置一鍋於室。滿貯沸油。兩家及其親族分立左右。敢以幼兒投鍋者。得永佔其利。甲之幼子方五齡。卽舉手投入。遂得勝。於是甲得佔牙行之利。而供子尸於神龕。後有與爭者。輒指子腊曰。吾家以是乃得此。果欲得者。須仿此爲之。見者莫不慘然而退。

爭燒鍋

燒鍋者。北方之酒坊也。京郊有爭燒鍋者。相約曰。請聚兩家幼兒於一處。置巨石焉。甲家令兒臥於石。則乙砍之。乙家令兒臥於石。甲砍之。如是相循環。有先停手不敢令兒臥者爲負。皆如約。所殺凡五小兒。乙家乃不忍復令兒臥。甲遂得直。

京師小販之打鼓

京師細民。有以打鼓收買敝物爲業者。持小鼓。如盞。擊之。負箱籠。巡行街巷中。

無論破敗殘缺之物。苟有所用。卽以賤值買之。而轉售諸肆。可得微息。然都中風多巨室。所藏珍物。每爲奴婢所竊。更有世家中落者。不知愛惜。急於易錢。舊書古器。塊金礫珠。時或出售。打鼓者。往往以薄值而得至寶。故京師語云。怕甚苦。且打鼓。怕甚餓。日檢貨。蓋相傳操是業者。歲必有一暴富者也。

京師達子館貿易

京師御河西岸之南。有達子館。蓋蒙古人年例入都所居。攜土貨於此。買遷焉。賈肆櫛比。凡皮物之屬毳物之屬野物之屬山物之屬芻物之屬酪物之屬列於廣場。而求售焉。冬來春去。古之鴈臣也。此爲裏館。安定門外爲外館。則更大於此矣。

范芝巖商於張北

介休范氏有至剛者。明初。自城徙居張原村。七傳而至肖山。家大起。買於邊城。以信義著。世祖聞之。召至京師。授以官。力辭。因命主貿易事。賜產張家口。卽張北廳也。爲世業。歲輸皮幣入內府。子德淵繼之。中歲感疾歸。孫毓釳代之。卽德

淵之子也。

毓麟字芝巖。卓犖瓌偉。忠實能任事。承祖父遺業。諳悉邊地。隄塞險易。蒙古諸部長往往知其名。謂爲魁傑才。族戚藉其衣食者。數十百輩。芝巖一見。悉知其人之敏鈍。程才而授之事。事無不舉。口授指畫。察虛實。燕楚兩粵諸大都會。數千里外無遁情。蓋坦肝膈示人。人樂爲用也。

康熙丙子丁丑間。聖祖又親征噶爾丹。官軍餽餉。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且或後期。苦不繼。辛丑西征。官運視前值爲準。芝巖熟籌之。而曰。三之一足矣。遂以家財運饟萬石。贍察漢度爾軍。費一如所計。剋期至。無後者。

雍正己酉。世宗以領侍衛內大臣三等公傅爾丹爲靖邊大將軍。出北路。川陝總督三等公岳鍾琪爲寧遠大將軍。出西路。往征準噶爾之噶爾丹策零。時籌餉孔亟。怡賢親王夙知芝巖運饟有成效。以芝巖名薦。立報可。感知遇。乃悉力自任。計穀多寡。差道路遠近。以次受值。曰洪郭爾鄂倫。曰鄂爾坤推河。曰塔木爾。曰查克拜達里克蒙古爾拖羅海。曰烏里雅蘇泰白格爾。曰察漢度爾。而以

科卜多爲最遠。其值自銀十一兩五錢至二十五兩有差。先後籌運米石。有請於察漢廩爾官倉所存。借支補運者。有請於直隸山西州縣及湖灘河所倉粟支給而輸其值歸司庫。俾出陳易新者。有頓遞於羅鄂波沿途支給者。擘畫精詳。悉中機要。計臣如所請。不稍掣其肘。於是益自展布。車輪駝負。所需人工牲畜器具資裝芻糧鞅鞞。率先期集辦。臨時咄嗟應手。得經窮荒沙磧不毛之地。崇山沮澤。接軫銜尾。幕府所在。儲胥充裕。軍得宿飽。前後十年。運米凡百餘萬石。所節大司農金錢六百餘萬。較最先所定值。不啻百億鉅萬矣。己酉。特恩優予太僕寺少卿銜。再加二級。章服同二品。前所未有也。

辛亥壬子間。寇犯北路。所失米十三萬餘石。牛馬橐駝稱是。世宗下詔。責令據實報銷。芝巖以軍興亟。不可懸待。復補運如所失數。費白金百四十有四萬。不以上計部。至大兵旣撤。所運科卜多米。胥改輸近地。計臣概以近值覈銷。運戶前所受遠值。當追繳。芝巖曰。運戶悉窶人子。所受值。隨手罄。改運已無力。況追所受值乎。且追亦何可得也。卽如所改地。償其值。而代輸所應追者二百六十

二萬餘兩。先以歷年應領米鉛價九十餘萬兩扣抵。餘立五限輸戶部。癸丑。以部案牽累。削職。而所供辦悉如故。

乾隆戊午。奉命採辦洋銅。運京局。以抵分限應輸之數。又奉命採參。烏蘇里綏芬。歷三年。所入視前爲多。迄不敷成額。癸亥。部議以應折參價及所逋運值。凡百十四萬兩有奇。悉辦洋銅。輸陝西直隸湖北江西江蘇五布政司。備鼓鑄。銅產日本長崎。買船出沒洪濤。嶠嶼中。日人居奇留難。承辦官羈十餘年。不得如額。視爲畏途。芝巖曰。吾受恩深重。此吾分也。立遣人駕巨舟赴洋採辦。

營口銀市之變遷

營口之爐銀。卽過帳銀也。以爐房爲過帳機關。故名。營口開埠之初。商界交易。均用營平現寶。其後市面日盛。進出口貨交易日鉅。現寶求過於供。不敷周轉。特行此爐銀以代之。惟定每年三六九十二四個月朔爲結碼變現之期。卽曰卯期。到卯。凡有爐銀。一律變成現銀收付。商民稱便。相沿既久。遂成一種習慣。及小銀幣通用。營市金融爲之一變。小銀幣日漸見多。現寶遂日漸見少。爐銀

到卯變現。自不能不因時勢之所趨而隨與轉移。於是定有每爐銀一錠計重五十三兩五錢到卯變爲現小銀幣八十一元之價格。光緒庚子拳匪之變。甲辰日俄之役。奉天商號倒閉頻仍。皆由爐房藉口商業受損。任意操縱。到卯不能變現應付。以致爐銀信用漸失。雖歷經當道整頓。終未克規復八十一元之定格也。然爐銀一錠。市價尙在小洋六七十元之間。

洮南商情

洮南商務。輸入貨以布疋爲大宗。土貨以懷德縣八面城之粳米。新城縣及索倫山之木。烏珠穆沁之鹽。暨棉花茶葉蔗糖爲大宗。輸出之貨。每年元豆約六千石。牛馬皮二萬張。羊狗狐狸等皮二萬張。牛馬一萬七八千頭。牛馬往黑龍江省。餘銷奉天。城中有燒鍋三家。並無經過貨品。本地行銷各貨。日本占十之六。各國十之二。土產十之二而已。惟索倫之木。係蒙人之產。採伐無多。不能作爲有定之林業也。

寧安人易貂以鍋馬

魚皮韃子不貴貂鼠而貴羊皮。凡貂爪褂合縫鑲邊處。必以黑羊皮一線飾之。寧古塔即寧安梅勒章京以下。皆著猢猻獠狼皮襖。惟帽則用貂耳。貂鼠喜食松子。大抵一松林中。或土窟。或樹孔。捕者以網布穴口而煙熏之。貂出避。輒入網中。又有縱犬守穴口。伺其出而嚙之者。色紫黑而毛平理密者爲上。紫黑而理密者次之。紫黑而疏與毛平而黃者又次之。白斯下矣。康熙初。易一鐵鍋。必隨鍋大小布貂於內。滿乃已。後且以一貂易兩鍋矣。易一馬。必出數十貂。後不過十貂而已。馬良者乃十四五。亦不以上貂易也。上貂歲至寧古塔交易者。二萬餘。而貢貂不與焉。寧古塔人得之。七八月間。販以鬻京師者。歲以爲常。京師往往賤挹婁而貴索倫。平聲蓋以索倫貂毛深而皮大也。然不若挹婁之耐久。

呂晚村後裔商於龍江

呂留良。字晚村。以文字之禍。獲咎於世宗。時已死矣。猶發塚破棺。全家繫虜。其裔有曰重軒者。隱居黑龍江之齊齊哈爾。卽後之龍江府也。世爲商賈。不敢自言其家世。

龍江之市招

同治以前。黑龍江南大街招牌。皆用滿文。後無之。西站回民招牌。必用回字。亦可見回民毅力之足以自存也。

汪長公主鹽筴於汴揚

汪長公業賈。敗於汴於揚。又敗於訟。由是金立盡。有吳某者知長公。委金累數千。俾主鹽筴。人言汪長公窶矣。奈何。吳不聽。長公爲之經紀。卒以贏歸之。

山西多富商

山西富室。多以經商起家。亢氏號稱數千萬兩。實爲最鉅。今以光緒時資產之七八百萬兩至三十萬兩者。列表如左。

姓	資產額	住址	姓	資產額	住址
侯	七八百萬兩	介休縣	曹	六七百萬兩	太谷縣
喬	四五百萬兩	祁縣	渠	三四百萬兩	祁縣
常	百數十萬兩	榆次縣	劉	百萬兩內外	太谷縣

侯 八十萬兩 榆次縣 武 五十萬兩 太谷縣

王 五十萬兩 榆次縣 孟 四十萬兩 太谷縣

何 四十萬兩 榆次縣 楊 三十萬兩 太谷縣

冀 三十萬兩 介休縣 郝 三十萬兩 榆次縣

山西票號

票號以匯款及放債爲業者。其始多山西人爲之。分號遍各省。當未設銀行時。全恃此以爲匯兌。人以其資本雄厚。多以鉅資存放號中。深信之。給息存簿。甚有無息者。故獲利頗豐。後乃改依銀行之例矣。相傳明季李自成擄巨資。敗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資。以設票號。其號中規則極嚴密。爲顧炎武所訂。遵行不廢。故稱雄於商界者二百餘年。

其法集鉅資。擇信義尤著者數人。經理之。出資者爲銀股。出力者爲身股。必俟基礎確定。而後從事開拓。且擇齒近弱冠之年。少略知寫算者。使習爲夥。歷數載。察其可造。酌予身股。不給工資。惟歲給置備衣物之資。三年結帳。按股分餘

利營業愈盛。餘利愈厚。身股亦因之以增。以此人人各謀其私。不督責而勤。不檢制而儉。其發起之人及効力年久者。於其身後。必給身股以贍其家。子孫而賢。仍可入號。未得身股以前。不得歸。毫釐有差。立擯之。他號亦不錄用。以是作姦者少。其在蒙古者通蒙語。在滿洲者通滿語。在俄邊者通俄語。每日昏暮。黥友皆手一編。習語言文字。村塾生徒無其勤也。

山西票號之沿革

山西票號雖創於明季。乾嘉以後。始漸發達。同光間。則爲鼎盛時代。宣統以前。姑置勿論。其在宣統時。票號凡二十二。此中有天順祥者。其主人爲雲南幫。餘二十一。皆山西幫。二十一家之中。又分爲三幫。三幫者。祁太平是也。祁爲祁縣。太爲太谷。平爲平遙。

三幫之中。平遙爲最先。其規章一切。亦較祁太兩幫爲嚴。試以存款論。平遙幫之存款利息。至高三釐。祁太兩幫。可由三釐至四釐。甚且有得四釐半者。以放款論。平遙幫放出之款。多僅六釐。至多亦僅七釐而止。甚且有僅取五釐者。若

祁太兩幫。則往往多至一分。平均之數。亦七八釐。此其大較也。蓋山西票號。向重信用。不重契據。不做押款。此爲各幫所同。至以博取重息。懸爲大禁。則爲平遙幫所獨也。祁太兩幫亦非專取重利。不過就比較上言之耳。就各幫之大端言之。其執事者。種種固執不通之處。不勝枚舉。每因是而爲世所詬病。然其所以能歷百年而不敗者。亦未始非固執不通四字之效也。

祁太平三幫之中。祁幫六家。太幫五家。平遙幫十家。祁幫爲大德恒大德通存義公合盛元三晉源大盛川。太谷幫爲錦生潤志一堂。卽志成信協成乾大德川大德玉。平遙幫爲日昇昌協同慶百川通寶豐隆天成亨蔚泰厚新泰厚蔚盛長蔚豐厚蔚長厚。其牌號之名。皆三字也。

日昇昌爲票號中之創設最先者。最初營業。爲顏料行。西幫人名之曰西綠。其在漢口重慶等處者。尙售西綠。買賣批發。不忘本也。道光初。改匯兌業。至同光間。營業遂爲同行之冠。設立分號。有二十四處之多。各省幾無不有日昇昌招牌。其中堅在漢口。蓋亦經營於南而不於北也。

山西行商有車幫

晉中行商運貨來往關外諸地。慮有盜。往往結爲車幫。此卽泰西之商隊也。每幫多者百餘輛。其車略似大古魯車。達呼利車名輪差小。一車約可載重五百斤。駕一牛。一御者可御十餘車。日入而駕。夜半而止。白晝牧牛。必求有水之地而露宿焉。以此無定程。日率以行三四十里爲常。每幫車必挈犬數頭。行則繫諸車中。止宿則列車爲兩行。成橢圓形。以爲營衛。御者聚帳棚中。鏢師數人。更番巡邏。人寢則以犬代之。謂之衛犬。某商鋪所畜之犬。尤猛。能以鼻嗅得宵人蹤跡。遂以破獲。

陝有木廂

陝西岐山三才峽。有木商集於老林。伐木作薪。貿易山外。謂之木廂。傭作者多無賴子也。

青海商務

青海交易。以貨易貨。向不通行銀錢。亦不識銀色之眞贋。銀量之重輕。漢人入

境辦貨。無物不收。卽非經商。而飲食之料。駝運之價。在在有其交涉。輒以貨物相抵。牛羊爲此之所需。糖茶布疋爲彼之所需。以物易物。事誠兩便。卽以馱價而論。內地行程。每日每馱銀七錢。兩馱需一兩四錢。番地兩馱。僅費二號茶。一馱。已足相抵矣。茶之重僅三斤。計價僅七錢。是兩馱僅發一馱之價也。至老販戶有以糖一斤抵一馱粗布一疋。抵數馱者。則又例外矣。倘不以物而以銀。雖數倍之。而猶視乎彼之願否。近邊一帶或有之。遠則絕無用處矣。

沿途商人之收貨者。數人或十數人爲一起。所在皆是。以最賤之布茶糖。易其珍貴之金玉。毳革茸角香黃藥料材木犛毛良駟。蒙番甘以利權相讓。而遐方遠陬。所入者僅衣食粗賤品。無銀錢分文之浸灌。至蒙婦番婦頭耳之飾。鬪巧爭妍。寧以珍物易銀。不願以土產易銀。千百年來。習俗不變。適體養生之具。吉凶嘉賓之需。無不仰給於外來。窳惰偷生。脂膏罄竭。強賓奪主。生計益艱。番地之不能繁富。實以此也。

青海層冰峨峨。飛沙布滿。有冰坎未合者。水勢淵然渟蓄。遇風卽合。有凝結成阜者。或高或下。如蒼海之島嶼。冰山也。海中央之山。如琉璃屏。瑩然眩目。蓋峯巒已積雪矣。鳥番蔽地而來。牲畜隨隊行。有氣如霧以護之。蓋沍寒相迫。人畜呼氣凝合所致也。窮目力之所及。覺蠕蠕然者。遠如蟻之陣。近如雁之陣。天然圖畫。瞬息千變。奇觀哉。及入口。迫而視之。有僧有俗。或騎行。或徒步。人持一竹杖。蓋踏冰時必不可少之物也。初僅有東來者。一旬以後。有東來者。有西還者。至臘盡春來。僅有西還者矣。其形貌衣冠。與常番無甚差別。特身材短小。鮮有頎而長者。

鳥番數萬人。資游牧以生。竟有不穀食者。茹毛飲血。能終其身。若輩不輕上岸。其常入內地者。每至冬。結伴驅駝馬牛羊。使負島中物產。踏冰而渡。赴邊邑購買糧茶與布疋。足一歲之食用。行不攜鍋帳。自山口至岸邊。一日不能達岸。中途須露宿一宵。披毳衣。拳手足。倚牲畜而假寐。飢則啖羊脯。牛馬吮冰而飲。無食也。不可一處宿。不敢通宵睡。且行且止。夜數易其臥處。每起。有一二熟地理

識冰性者爲前導。驗有水淺冰堅之處。令衆卸裝休息。相距務疏。占地務廣。有人更番巡邏。若遇冰融水淹。呼衆起行一程。再息。否則人畜氣聚。冰塊易泮。不陷溺。亦僵仆矣。否則牲畜因飢而橫逸。匪類乘機而伺竊也。駝馬之常往來冰上者。亦識冰性。息片時。便仰首長鳴。驚人醒而他徙。如自內地還山。人畜負重。行程滯頓。或於冰上行三日而兩宿焉。還山之期。務在立春以前。遲則東風解凍。盈盈一水。不得渡矣。或於入口之後。貨物寄頓於歇家。先赴寺院朝佛。事畢。忽忽過冬而不能返者亦有之。斯時則寄食於寺院。否則行乞道路。流落一年而後得還。

羌海歇家

羌海沿邊要邑。有行戶曰歇家。蒙番出入羣就之卸裝。蓋招待蒙番寄頓番貨之所也。完納賦稅。歇家爲之包辦。交易貨物。歇家爲之介紹。漁利甚多。蒙番安之。而寄居之漢族。多與通聲氣。旅行出關。必令代辦駝馬。乃可沿途暢行。得其一紙護符。且可邀蒙番之保護也。

歇家之赴番地也。彼族待爲上賓。不敢稍拂其意。其家屬能操蒙番語。常衣裳番衣。亦有私相結婚者。其人在不蒙不番不漢之間。雜於毳衣草履中。指爲蒙。若亦蒙。指爲番。若亦番焉。丹城歇家都凡四十餘戶。若欲開設行棧。必得同業互相作保。青海辦事長官再給予執照。亦有與蒙人合股謀利者。戶口詞訟。由長官直接管理。故其挾制商戶。刻待遐氓。無所忌憚。向例內地員役自青海入關。無論車馬騾驢。盡歸馱戶承僱。出關則由歇家代僱。馬騾鮮有出界。車行尤非所宜。惟健驢可送出境。而馱負又不過數十斤。行過界口。遇有插帳之蒙番。卽行交卸接替。易以駱駝犛牛。每馱重在二百斤以內。復送至下站之番帳。再用牛駝更換。沿途以次遞運。往返皆如之。馱價較內地幾昂兩倍。又必持有長官信牌。若輩始克承認。然長官信牌。實不若歇家憑證之可恃。有其憑證。處處可得蒙番優待。行程不致遷延。駝價不致昂貴也。

孫春陽設肆於蘇

蘇人講求飲饌。無不推蘇州孫春陽店之小食爲精品。孫春陽者。寧波人。明萬

歷時應童子試。不售。遂棄舉子業。爲懋遷術。始至吳閩。設一小肆。在吳趨坊北口。地爲唐六如居士讀書處。有梓樹一株。其大合抱。僅存皮骨。舊物也。鋪中辦事。分六房。曰南貨房。曰北貨房。曰海貨房。曰醃臘房。曰蜜餞房。曰蠟燭房。售者由外櫃給錢。取一小票。自往各房領貨。而總管者掌其綱。一日一小結。一月一總結。一年一大結。自明至乾隆間。凡二百餘年。子孫尙食其利。無他姓頂替者。吳門戶口繁盛。五方雜處。爲東南一大都會。羣貨萃聚。何翅數萬戶。而惟孫春陽著聞於海內。所售之物。歲入貢單。其店規之嚴。選製之精。合郡所未有也。

蘇有陸稿薦熟肉店

蘇州熟肉店。所售爲豬魚鷄鴨之已熟者。其市招無一非陸稿薦。相傳陸氏之先。設肆吳閩。有丐者。日必來食肉。不名一錢。主人弗責償也。後且寄宿店廡。亦不以爲嫌。丐無長物。惟一稿薦。一日忽棄之而去。久之。店偶乏薪。析薦以代。則燔炙之時。香聞數十里。因以馳名。繼此凡營是業者。卽非陸姓。亦假託其名。以冀會重於時。

蘇人阿昭賣薰燒食物

蘇人有售薰燒豬魚鷄鴨等物之名阿昭者。日持盤往來元妙觀前之萬全酒肆。其所售豬魚精美異常。人爭買之。晡時便盡。然阿昭所作有恆度。或勸何不多作。日有贏餘。亦可經營致富。阿昭曰。人之所以爲人者。須有生趣。吾不多作。使得有餘閒。足以自娛。且於其時。可承歡於吾母。得叙天倫之樂也。又天下生計。須天下人共之。何可恃己之能。奪人食耶。噫。士大夫之能。若是者。有幾人耶。

蘇滬有雷允上藥店

蘇州上海有雷允上藥店。素以治喉疾之六神丸著名。行銷中外。檢查海關貿易冊。六神丸一項。每年出口價值銀數十萬元。蓋皆販運至日本者也。

葉成忠爲滬上商雄

葉成忠。字澄衷。商雄也。世居鎮海沈郎橋。六歲而孤。貧無立錫地。有倪某者。薦至上海法租界雜貨肆習業。時海禁大開。帆船汽船。醫集於黃浦江。成忠每於黎明掉扁舟。就番舶買有無。隆冬盛暑不稍間。歸則糞除炊爨。一以身親。如是

者三年。肆主頗頹不治事。成忠思別就。而肆主又重其去。則靳其行囊以羈之。成忠卒辭去。獨駕一舟。仍就浦濱貿易作苦。一如在肆中時。久之。益與外人習。漸通其語言。默察商務盛衰之故。思有以收其利權。同治壬戌。始設小肆於裏虹口。是年冬。又移肆於外虹口。然資本既微。獲利亦薄。願與人往來。一出以誠信。人故樂就之。嗣是規畫商業。日益擴張。其分肆殆遍於通商各埠。北達遼瀋。南暨交廣。東渡渤海。西極巴渝。凡滬上之雄於商者。羣推成忠爲祭酒焉。

上海金市

我國之在漢時。黃金甚多。賜予臣下。動以斤計。自後或塗佛像。或製首飾。或造金箔。遂有種種之銷耗。明洪武乙卯。每赤金二兩。當銀四兩。乙丑。當銀五兩。萬曆時。漲至七八兩。崇禎時。漲至十兩。道光朝。當十三四兩。光緒初年。僅當十七八兩。嗣則繼長增高。不啻倍之。其故由於出洋之太多也。檢查海關貿易冊。光緒己丑之出洋者。值銀一百六十二萬五千餘兩。癸巳之出洋者。值銀七百四十五萬九千餘兩。甲辰之出洋者。值銀一千二百五十餘萬兩。外人以貨來。以

金去。民安得而不困窮哉。

上海信義銀行

光緒時。銀行業大興。私立者亦漸多。於是丹徒馬良尹克昌等合同志。集巨資。創立銀行於滬。始惟發行兌換券。繼有公債票。他處亦設之。不數年。以破產歇業。其取名信義者。固欲以信與義昭示大眾也。

石印書坊始於上海

石印書籍之開始。以點石齋爲最先。在上海之公共租界南京路泥城橋堍。其石印第一獲利之書。爲康熙字典。第一批印四萬部。不數月而售罄。第二批印六萬部。適某科舉子北上會試。道出滬江。人購五六部。以爲自用及贈友之需。故又不數月而罄。書業見獲利之鉅且易也。於是甬人有拜石山房之開設。粵人有同文書局之開設。三家鼎足。壟斷一時。誠開風氣之先者也。

夏粹方倡商務印書館

我國書肆。向無以鉅萬資本。且營印刷事業。並延聘通儒編譯書籍者。有之。自

上海商務印書館始。蓋青浦夏粹方觀察瑞芳所創也。粹方爲上海清心堂學生。故通英文。知印刷業爲文明發達之利器。而我國輒沿剗削舊法。間有聚珍板。亦窳敗繁難。乃始以西字法式。施之國文。以日本爲此事先導。躬往考察。歸而仿行之。光緒辛丑。德宗復行新政。廣設學校。粹方以國民教育。宜先小學。而尤以教科書爲亟。遂於印刷所外。復設編譯所。延聘通人主之。規畫宏遠。而教育界之受其影響者大矣。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爲全國書肆之冠。始於光緒丁酉正月。創辦人自夏粹方外。尙有鄞縣鮑咸恩咸昌二人。發行所在英租界河南路。印刷所編譯所在閘北寶山路。各省皆設分館。戊申又設藝術學校。募集少年生徒。教授印刷繪畫彫刻各術。設商業補習學校。教授中外書算及貿易事件。又招募近地數百貧童。資以食宿。令習淺近之印刷裝訂。編譯所亦時招募生徒。供校勘繕寫之用。丁未。創辦師範講習所。由編譯員擔任教授。並附設尙公小學。以備編譯員師範生實

地試驗之用。並設養真幼稚園。今以丁酉至辛亥所已編譯出版之圖書計之。則圖一百數十幅。書一千二百餘種。爲四千餘冊。

其印刷編譯兩所之分部辦事。則如下。印刷所。設總事務部。校對部。中文排字部。西文排字部。紙版製造部。鉛印部。鑄字部。單色石印部。五彩石印部。鈔票印刷部。照相部。繪畫部。電氣銅版部。木版雕刻部。銅版雕刻部。鋼版雕刻部。凹凸版製造部。裝釘部。留影版製造部。機器製造部。儀器文具製造部。凡二十一。並附設木工廠。重要品棧房。書棧房。紙棧房。療病房。消防駐在所。

編譯所。設總編譯部。國文部。算術部。理化部。政法部。辭典部。地圖部。英文部。東文部。小說部。雜誌部。出版部。交通部。庶務部。凡十四。並附設圖書館。收藏中外圖籍。額題曰涵芬樓。又有花園。曰懌園。

上海畫錦里之女寫店

上海爲我國商埠之首。市廛之盛。爲全國所無。巨細精粗。百物具備。但就畫錦里言之。而市廛陳設物之良窳。足以覘社會之風尚。亦足以驗人民之勤惰。蓋

商界貿易。全視社會之意。思以爲進退也。晝錦里在英租界。卽山西路。由九江路口至漢口路口。自南至北。亦僅四十餘店。而出售婦女裝飾品者。自香粉外。以女寫店爲首屈一指。初惟榮秀齋。營業發達。繼遂有榮寶齋與之並駕齊驅。後則日盛一日。望衡對宇。已二十餘家矣。然趨之若鶩者。初惟絲廠之女工。妓寮之女侶。一則鎮日繅絲。無暇刺繡。一則日夕侍客。難及女紅。適市賈履。猶是抱布買絲。以羨補不足之常情。於生計上尙無影響也。厥後則中人以上之家。無不出資競購。以入市爲尋常之事。以縫繡爲不急之端。而女寫店遂日多矣。

上海土業

上海販售烟土之華商。皆潮州幫。蓋道光時。有隨同洋商初至滬。販土之潮州郭姓者。能英語。又得洋商信用。來滬。初代洋商出售烟土。如洋行之買辦然。繼則設棧設號。作私人之營業。曰鴻泰號。又未幾而其親族同鄉。亦均治土業。於是販土之人日夥。自光宣間內地烟禁加嚴。而租界新開之土棧。以鴻泰名者。不計其數。然十六七皆冒名也。

上海掮客

上海商業。有所謂掮客者。處於供給與需用者之間。古曰牙郎。亦曰互郎。主互易市物。日本稱之爲仲買人者是也。不設肆。惟恃口舌腰脚。溝通於買者賣者之間。果有成議。卽得酬金。俗稱用錢。亦作佣錢。其數之多寡。各業不等。大抵以百分之二爲常。俗謂之二分用錢。有歲得數千金者。而以地皮房產之掮客。爲尤易獲利也。

上海洋行之買辦

上海租界洋行所延華人。總理其事者。曰買辦。於商法實無確當之意義。蓋吾國海通以後。租界之一種特別職業也。英文譯音爲糠擺渡。一作剛白度咸同間。名人筆記。不知譯音之本難索解。乃就糠擺渡三字。以國文爲之解釋。謂買辦介於華洋人之間。以成交易。猶藉糠片爲擺渡之用。旣以居間業許之。而又含有輕誚之詞。此實從前仇視外人。因并鄙夷代外人介紹商業之華人之常態。作爲未開化論可也。惟買辦二字。究作何解。歷史上因何有此制度。則嘗聞之老

於滬事者矣。

西人之來我國。首至之地爲廣州。彼時外人僅得居於船。不准逗遛陸地。

登陸有

居住者則以澳門爲安插地。明時即然。

而貿易往來。全憑十三洋行爲之紹介。遇洋船來。十三行

必遣一人上船。視貨議價。乃偕委員開艙起貨。及貨售罄。洋人購辦土貨回國。亦爲之居間購入。而此一人者。當時即名之爲買辦。意謂代外人買辦物件者。蓋此係我國商號雇用。以與外人交易。與上海之所謂買辦。完全受外人之雇用者。性質尙異也。惟買辦之名。則沿襲由此矣。泊上海開埠。外人麇集。彼時中西隔絕。風氣銅蔽。洋商感於種種之不便。動受人欺。時則有寧波人穆炳元者。穆係英人。陷定海時被俘。及英艦來上海。則穆已諳悉英語。受外人指擯矣。頗得外人之信用。無論何人。接有大宗交易。必央穆爲之居間。而穆又別收學徒。授以英語。教以與外人貿易之手續。及外人商業日繁。穆不能兼顧。乃使其學徒出任介紹。此爲上海洋商雇用買辦之始。然一宗交易既畢。則雇用關係亦遂解除。猶延請律師辦案者然。最後。外人之來滬者日多。所設行號。與華人之交往亦日繁。行號所用之通事西

慮人等對外購買零物及起居飲食必需之品類。支付款項及種種往來。頗嫌煩瑣。於是新開行號。每當延訂買辦時。并以行內瑣務委任之。而買辦與行號。乃遂有墊款及代管行事之職務矣。

上海小商

吾國商人。雖無商業教育。而頗以信義著聞於時。爲外人所稱道。然非所論於都會之小商。而在上海租界者爲尤甚。蓋上海五方雜處。良莠不齊。且人人心目中。視所居爲傳舍。商賈尤甚。以爲吾儕於此。小住爲佳。何必作久遠之規畫。失目前之利益。於是遇有顧客。遂百出其計以欺之。攙售低貨也。高擡價值也。混用僞幣也。種種伎倆。匪夷所思。至禮貌疏脫。語言侮慢之怪狀。則尤數見不鮮。凡此現象。尤以花園車行戲館西餐館酒館茶館妓館爲最。蓋若輩託跡租界。恃洋人爲護符。偵探巡警。無不勾通。初至者尤易受欺。稍與齟齬。卽遭詬詈譏諷。或且曳之送官。官惑於先入之言。無不曲直倒置。而深受其害矣。

張其焯鬻缸缶於青浦

張孝廉其煒爲崑山教諭。有氣節。遇事輒與縣令爭。積不相能。遂乞病歸。旋偕其婦流寓青浦。鬻缸缶爲業。日持籌。夜運甓。有友訪之。或促坐。講左傳史漢文一二。則聲朗朗然。旁若無人。

鎮江江綢業

江綢。爲鎮江出產之大宗。往年行銷於北省及歐美日本者。歲入數百萬。開設行號者十餘家。向由號家散放絲經。給予機戶。按綢匹計工資。賴織機爲生活者數千口。晚近銷路頓滯。號家歇業者已大半矣。

善子健以旗人而經商

善康。字子健。京口駐防之蒙古旗人而商者也。定制。駐防旗人。無故不得出所在地。三百里外。嘉道以來。駐防生齒繁。糧額少。欲治生計。輒爲例所格。粵寇擾鎮江。善方七齡。隨母王夫人避地至江北。父春鳳池署丞。元方佐幫辦江南軍務將軍魁玉幕。時以軍事至丹陽。張忠武公國樞軍。因與陽紳荆某徒紳文某合營醬業於陽之金斗鎮。乃使善往習徒。未告以己家合股所設之肆也。在陽

三年。勤苦倍至。雜備保操作。於貨物之製造。材料之選擇。出入貿易之消息。盈虛靡不研究有得。久之。微聞合股事。歸以詢母。母以實告。不欲往。母諭之曰。曩以爾年幼。故不告。慮汝惰也。且欲汝親知其中之商況耳。今學成。且將任大事。何不悅爲。乃再往。佐理會計。曉起夜作。事必躬先。執事諸人。無敢怠荒。未及數年。荆文諸股次第歸併。由是而鎮江之春懋。元源。江北之廣豐。相繼設立。復置市產十餘處。舉家婚喪日用諸費。咸取資焉。光緒壬辰。以疾卒。有子四。長桂芳。字漱秋。浙江鹽大使。次桂城。字仲藩。宣統辛亥殉難於秣陵。賜諡剛愍。次桂琛。字獻侯。師範科舉人。次桂駿。字驥良。卒業於京師農商部高等實業學校。

溧陽潘鐵廬賣香筆

溧陽潘天成。字鐵廬。年十三。遭家難。與父母相失。就塾讀書。未卒業。卽出。求其父母。然未嘗廢書。既歸。無以爲養。乃市香爲業。往來荆溪瀨水間。暇則讀書。歌吟之聲。達於道路。人皆笑以爲狂。已而以市筆爲業。常手攜筆囊。行村落中。叩鄉塾求售。每聞其塾師講解經書。輒側耳聽之。

揚州之場商運商

揚州爲兩淮鹽商薈萃之所。鹽商其總名也。有場商焉。有運商焉。場商由各場產鹽收聚集堆。以待票商運往引地銷售。場商所收之鹽。則堆集於十二圩。鹽船均停泊於此。淮鹽總棧亦設於此。

運商并無鉅厚資本。亦惟憑票運鹽。先繳鹽價一小半。餘俟運至引地銷售畢。始以全數算給場商。場商收鹽。必先給價與竈戶。故成本甚重。必賴市面之流通。及年終。運商必與場商算結清楚。場商收鹽款。乃存於錢莊。輾轉流通。此歷年相沿之辦法也。

吳雲翀恥爲齷賈

吳雲翀。名瑞鵬。歙人。父以鹽筴起家。而雲翀恥爲買。性跌宕。不治生產。家遂稍落。無以爲親歡。於是折節業齷。然頗赴人之急。卽質劑。取母錢。應之。亦無德色。恒太息曰。士不得已而賈。寄耳。若齷齪務封殖。卽一錢吝不肯出。眞賈豎矣。

安麓村爲明珠鬻鹽

國初有收藏家安麓村。名岐。字儀周者。本相國明珠家僕也。查初白以康熙丙寅館於明邸。揆愷功兄弟皆從之游。時麓村尙給事書齋。躬執洒埽之役。初白後入翰苑。直南書房。數年。乞假南歸。而麓村已爲明醫鹽於淮南。聲勢赫奕。督撫監司。莫不與抗賓主禮矣。丁亥。聖祖南巡。初白與弟查浦侍讀。嗣璫迎鑾淮上。道出廣陵。麓村聞其至。謁見於舟中。執禮甚恭謹。初白不爲稍下。亦不命坐。但曰。汝今發跡甚好。惟當小心貿易。勿在地方生事。爲汝主人累而已。麓村唯唯而退。初白僅起立頷首。亦不出送。而查浦則已潛遣人持眷弟刺往拜矣。故麓村餽初白僅三百金。而查浦則倍之。蓋銜其倨也。然麓村實恭慎守法。且以好士稱。江淮間文士之貧而不遇者。多依以爲生。麓村始終禮遇之。不稍懈也。時鹽法沿自明季。麓村爲商。以明之勢。多所更張。無掣肘者。積弊爲之一祛。民困得少蘇。則其於淮鹽亦非無功者。廣陵新城內安家巷安公店。其故宅也。

甘泉李濱石習賈

甘泉李濱石孝廉鍾泗少孤。從黃大令洙讀四子書。黃以其聰穎甚愛之。忽棄而習買。一日以誤碎肆中玻璃。爲主者所責。濱石大哭。黃適過之。曰。所碎之器。我償汝值。主者遜謝。乃攜濱石歸。謂其母曰。此子能讀。不能買而使之買。何哉。母曰。家貧不能供脩脯。黃曰。第從我讀。何脩脯爲。其後學大成。

楊舜華設肆於興化

興化鉅富。首推舜華楊氏。楊。句容籍。康熙朝。其高祖某遷興。無長物。寄居族姓家謀生。初販豆腐豆乾等貨。設攤於北城外某南貨店門首。性儉約。積錢百文。或數百文。皆儲蓄於南貨店。歲終無所問。閱數歲。皆如是。適是店以虧累歇業。遂邀入與語曰。汝所儲蓄。除利不計外。已達千金。汝雖不急於索償。然及今不給算。復俟何時。店中貨物用具。一切算給汝。汝爲本店之主人可也。某由是營南貨業。時乾隆甲子。至舜華已數傳矣。舜華藉先業。僅中人產。閱數年。幾不能自立。至粵寇亂時。江西之紙張桐油各莊。恐被蹂躪。悉先期豫約以賤值存萬順號。後路梗。附近鄰邑皆缺貨。價因以漲。利市逾三倍。舜華由是起家。累貲數

十萬。舜華性沉靜。不苟言笑。終日默坐。肆中之同事。一舉一動。均了了於心。初不出口。年事畢。卽懸牌於肆。或存或去。無一不當者。然宅心仁厚。每歲慈善費。且不下千餘金也。

周子固買於通州

貴筑周霽樓宰如臯。遂家焉。有女公子不笄而弁。出與士大夫修相見禮。本名貞。加木曰楨。字子固。長於綜覈。出納胥聽之。創建通州枱茶場掘港諸質庫。賓從奉令維謹。厥兄子迪方伯開藩閩嶠。旣歸。子固尋歿。治喪如品官儀。

以一文錢二百錢商於南昌

南昌有布肆。號一文錢。聞其創始之主。貧甚。惟餘錢一文。乃以購麵糊。拾破紙雞毛於市。範土爲兒童所玩之雞狗等售之。久之。積錢漸多。乃漸作小本經紀。勤苦貯蓄。遂設布肆。以資財雄於會城矣。又傳有某商者。經營折閱。歲除。僅餘錢二百。而債主畢集。走叢塚間。欲自縊。見先有人在。知爲與已同病者。急救之。相與慰勞。其人問商所苦。商告之故。其人笑曰。異哉。有錢二百而猶覓死邪。商

告以無事可爲。其人又笑曰。子視世間若無事可爲。此子之所以困也。二百文猶在囊乎。請以畀我。我爲子經營。子但坐享其成可也。又謂商請少待。吾爲子販貨來。乃持錢去。須臾。其人至。攜酒一甌。豚肉一方。小兒玩具數十事。拉商同至一古廟中。兩人席地飲噉。天明。商寤。其人已先起。授以昨所購小兒玩具。曰。今日新年。士女相率嬉遊。汝持此向市上售之。遇大人來購者。廉之。其攜有小兒牽衣索市者。昂之。商如言。獲利倍蓰。喜甚。返見某曰。子策善哉。明日請再販小兒玩具售之。其人大笑曰。此子之所以折閱也。昨尙歲暮。市中玩具價較廉。故販售之。可以獲利。今已新歲。市中玩具價亦漲矣。吾儕成本無多。利貨速售。方足以資周轉。非若多財善賈者流。可居奇貨以待善價也。

周輿則買於吳越

錢塘周輿則。名軾。性聰敏。小時了了。讀書輒數行下。以長兄輿載爲師。輿載愛之。嘗語人曰。吾家千里駒也。輿則聞之。夷然不屑。曰。大丈夫貴行其志耳。何事尋章句作蠹魚爲。會其父疾。中夜起。歎曰。誰承吾業者。輿則蹶然應曰。兒請當

之時十四歲。遂至蘇。治產居積。初婚七日。卽繭足走沿山。輾轉吳越間。算縉精敏。狙僧不能欺。

杭州有朱養心藥室

明天啓時。餘姚朱養心布衣志仁。以醫游杭。外科所用膏藥。至有靈驗。銅綠膏。雞眼膏爲尤著。因倚胥山以構廬。設藥室於大井巷。曰日生堂。卽棲眷於中。其後子孫蕃衍。雖有以仕宦商賈外出者。晚歲歸老。無不返其故宅。聚族而居。歷三百餘年之久。且自天啓至光緒。未嘗析爨。實爲海內所僅見。咸豐庚辛間。粵寇擾浙。藥室毀焉。亂平。硯臣提舉大勛規復之。且令族姓仍居於內。營業之事。則各房輪日經理。無或紊也。

塘栖姚致和堂痧丸

仁和有塘栖鎮。其居民姚氏。自明卽設致和堂。以賣痧丸。堂額爲董香光書。蓋其先世得丸方。能治痧。累代製以施人。國初猶然。其後力不能繼。乃始取值。而塘栖姚致和堂痧丸。遂名聞天下。南至閩粵。北至燕趙。無不購之。業益盛。舉族

蒙利。乃規定章程。族人之婚嫁者。死喪者。孤寡失養者。皆有助。子弟能讀書。自入學至成舉人成進士。皆有贈。祖宗施藥不取值。而子孫食其利。逾數百年而未已也。

錢塘毛叔成學賈

毛叔成。名應鎬。錢塘人。年十三而孤。其母張氏。乃攜五百金。挈之以依宗長者。學爲賈。宗長者待叔成嚴。訶怒扑責。隨所加。受之無怨言。數年。學成。將去。母欲言向所攜者。叔成曰。宗長者供我母子衣食。又婚我訓我。使知賈。是終身業我者也。遺金可復道耶。卽拜謝宗長者而去。

杭葦浦設荒貨肆於杭

杭葦浦檢討世駿。以言事罷官。高宗南巡。至杭州。杭迎鑾。玉音垂詢。里居何以自給。杭叩頭。以設荒貨肆對。上問荒貨云何。杭以收買破銅爛鐵對。卽日御筆書買賣破銅爛鐵六字。以賜之。

嘉興周簞谷賣米

嘉興周篋谷布衣。質買而儒者也。丁時亂。棄舉子業。受廩賣米。有括故家遺書鬻於市者。買得一船。每日中交易。筐筥斗斛權衡堆滿肆。讀之糠粃中。

鄭翁以煙葉致富

鄭翁。鄞人也。幼失怙恃。孤苦零丁。行乞至餘姚。姚多木棉。棉熟時。主人雇貧家兒收花。鄭亦與是役。藉以餬口。棉田之左爲市街。有烟肆焉。肆主爲老者。常手烟管臨街坐。見收花之諸貧兒。多有以其花易糖果者。惟一兒則採花盈筐。卽交主人。未嘗染諸兒惡習。肆主見之久。心嘉之。詢其里姓。曰。汝願爲吾肆傭乎。曰。吾一窶人子。有噉飯處足矣。傭云乎哉。肆主喜。卽招之入肆。

鄭操作無懈。暇時常就主翁習書數及簿記法。主嘉其勤。亦樂教之。鄭質敏。未歲卽能代主司會計。主媪喜其勤信。欲壻之。謂主翁曰。吾等衰年。僅有一女。宜贅一壻以養老。鄭某少年勤信。必非終貧者。可妻也。翁善之。以語鄭。鄭不敢辭。翁媪皆喜。卽擇日成禮。贅鄭。女亦善治生。翁媪以年老。肆中事均委鄭夫婦。鄭多心計。嘗運烟葉泛舟至某處。同業約遲日上山。使種烟家久待。得因以減價。

違者罰演戲置酒。約定衆烟客多爲牧豬奴戲。鄭夙不習此。在舟中無事。乃獨行入山。人以烟商久未開市。見有一客來。皆歡迎之。咸問市情。鄭對以近來銷行不暢。烟客多停業。予以舊業。故勉爲一行也。種烟者聞訊。爭以烟葉與鄭。大減其值。收之。及交易券定。諸客上山。則烟葉已盡爲鄭有。不得已。向鄭轉購。責鄭違約。鄭以此時利市三倍。歸家後。卽演劇置酒。延請同業以如約。由是業日益興。不數年。積資巨萬矣。

泉州有九如當

福建水師提督李潤堂。廷鈺旣致仕。遂僑居泉州。年七十五歲。猶有九妾。生子十八人。女二十三人。九妾各出私蓄二千金。於泉郡東門內。合設一當。名九如。各妾每月輪值管理一月。餘及閏月所得子錢。則充當中公用。故其讓利常至九月。蓋逐月爭期多當也。其名九如者。亦取左傳如夫人之義耳。

何心安爲小販於閩

台州何心安。咸同間人。綜理縝密。有億中才。商於閩。至延平界。乘舟東下。欲趨

福州夜泊小村。盜忽至。舟人懾伏。何屏息艙中。盜搜括行李貨物既盡。叱何起。搜其身。得小荷囊。亦攫去。盜既遠。何檢視舟中。惟布被一。及外衣夾袋內小錢十餘而已。坐不寐。天明。至延平。捨舟登岸。投逆旅。

是夕爲除夕。旅客皆沽酒市肉。相約謀醉。何展衾欲睡。忽聞鄰房有悲泣聲。咽而悽。思其人。殆亦流寓異鄉。感歲序而自悲淪落者。傾聽良久。忽動相憐之念。因叩門請見。則其人爲范幼銘。徽人。亦舟行遇盜。昨夕來此者。范轉詢何。何亦自述所遭。二人患難相同。遂有親暱意。何問范何計。范曰。吾此地絕無故人。今囊中僅餘一金。此金盡者。卽吾生之末日至矣。何曰。君勿作拙計。吾此地豈無故人。然當此歲除。人方儲甘旨。擁妻孥。團聚爲卒歲計。吾以難人投之。不斥爲不祥。卽謝不見耳。范曰。然則奈何。何曰。吾固不求人。亦不使遭難事久縈吾心。亂我計畫。吾適自念。身中僅有十餘錢。欲卽於此錢中。闢一生路。思之未得。故且少逸。若君尙餘一金者。事儘可爲。何必自困。范以與何同在難中。故接談之間。卽吐胸臆。今聞其言。頗疑何。非大言欺人者。卽欲攫此金。故作譎語耳。然觀

其色至誠懇。又非妄言者。乃不疑。請畢其說。何曰。君且移居吾室。君居守。吾出。將羅物事。若困倦者。請卽安臥。恐今夕尙不得眠。明日出門易倦也。范諾之。至何室。出金授何。擁衾而臥矣。

范自遇劫後。憂思悲戚。通夕未眠。擁被卽寐。旣醒。不知何時。見何甚忙。烹肉治飯。案堆竹片竹枝及五色小紙無數。見范起。笑曰。君睡足乎。飯將熟。請共食。俟飽吾腹。吾尙教君治藝也。范亦喜。起助料理。旣食。何拗竹爲骨。以紙糊之。五采絢爛。作爲雄鷄形。復以竹枝爲小筓。綴其尾。以口吹之。聲似鷄鳴。范效之。終夜成三百餘頭。明日分持入市。時民俗樸陋。奇伎淫巧之物。非居通商地者。幾於老死不一見。何所製雖未奇巧。然在當時。固足以覓利。筓聲吹動。小兒聞者爭出競購。不較值。日未晡。何所持者已盡。先歸。少頃。范亦返。出錢數之。凡得七千餘。大喜。復製數百頭。約於未售處賣之。如是數日。何知購者已遍。不再變。人且生厭。乃至碎綢店。購雜綢。歸剪爲人。實以棉縫之。點畫眉目。意態生動。價視鷄三倍。復售十餘日。得錢百餘千。二人共議。買舟東下。至福州。於南台臨衢地。列

一小攤。賣洋貨。積二年。獲利千餘金。易爲棧。其置貨。自與西人接。約期歸贖。不稍爽。西人信之。任其輦取。以故海外新至物。他棧所無者。何棧莫不具備。又數年。獲利數萬。起樓閣。置奴婢。迓其妻子來。兩家皆寄籍於閩。世爲婚姻焉。

廣州市肆可入覽

粵人之設肆貿易者。於營業之方法。頗能講求。如國貨綢緞洋貨諸肆。均任人觀覽。不問爲誰。皆可逕入。肆人絕不加以白眼也。故著名之洋貨公司。自晨至夜。終日喧闐。游人極夥。蓋舶來品皆爲奇技淫巧之物。必使人詳觀之。方足以引起其購買之興趣。苟珍襲櫝中。不令他人瀏覽。則人且不知某肆之有某物。又何論於購買也。吾國僑商之旅外貿易者。以粵人爲最多。勢力亦以粵人爲最盛。粵人之營業思想。固較勝於他省人也。

廣州銀角交易

廣州之貿易。初用碎銀。其成圓者。亦皆鑿有小孔。如火爐之蓋然。亦有剝薄者。其重量大率爲五錢八九分。六錢一二分。故用銀買物。分釐皆須計較。迨張文

襄公之洞督粵。改鑄小銀角。售物品者。無論其物不及兩角一角半角之值。亦僅知索兩角一角半角之銀。市中幾無畸零之數矣。買物者又恐找換受虧。雖不必買兩角一角者。亦買足兩角一角矣。

南海伍氏以商致富

粵東富人。有南海伍氏。先是嘉慶時。廣州十三行有開怡和號之伍某。本閩人。而居粵。故事。西人至廣州通商者。必由十三行交易。額定餉銀。皆由十三行承認。十三行有中落者。由他數家分認其餉。時諸行多衰落。伍獨巍然存。有伍敦元者。爲其疏族。自閩來。伍之家長謂之曰。汝來殊不幸。不能有以潤汝。姑居此可也。

無何。制軍阮文達。公以欠餉故。召伍入見。憚不敢入。敦元自請代往。乃入見。阮詰欠餉故。敦元曰。非敢欠餉也。實以商業方疲。而上督餉益急。則力益不支。是官商兩困之道也。阮曰。既如是。免汝家數年餉。好自爲之。敦元歸。以報。時伍商既屢困。有厭倦意。乃悉收故業。而獨以商號畀敦元。敦元既得之。以營業。

大進。不十餘年。可千萬。遂大富。

敦元歿。傳業於子紫垣。名崇耀者。富益盛。適旗昌洋行之西人乏貲。卽以巨萬畀之。得利數倍。西人將計所盈。以與之。伍旣巨富。不欲多得。乃曰。姑留汝所。西人乃爲置上海地及檀香山鐵路。而歲計其入以相畀。紫垣死。以其子子笙像寄西人。曰。是乃吾子。以後金皆寄彼。子笙死。又以子垣孫像寄西人。而屬其寄金焉。垣孫益奢侈無節。然西人旣未寄交鐵路股票。又未以號數相告。已而旗昌倒閉。時某方爲招商局總辦。私以崔某屬存局之銀存旗昌。旗昌旣閉。某欲以被倒之款劃歸局。而某觀察不可。時局屋初租之於旗昌。乃措不付租。旗昌西人曰。局屋實伍氏產。久存案於英領事署。安得不付租。乃使律師率數人往封其屋。某觀察乃令招商局南棧馬頭夫役數百人。踰垣入。啟門。而謂西人曰。吾非不付租也。請以金存江海關道。訟畢。乃付。時英人已調兵船入黃浦江。兵已登舢板。而夫役在局前者數百人。甚譟。西人之有識者。懼果啓釁。乃急止兵。勿登岸。其後垣孫至香港。或嗾使延律師與西人訟。乃得反其產。旋仍以其地。

售與招商局及他人。迨垣孫死。西人金又不至。伍遂式微矣。

佛崗招牌

佛崗之汾水舊橫榔街。爲最繁盛之區。商賈叢集。閭閻殷厚。冲天招牌。較京師尤大。萬家燈火。百貨充盈。省垣不及也。惟街衢狹窄。有僅容二人並行者。

潮人經商

潮人善經商。窶空之子。隻身出洋。皮枕氈衾以外。無長物。受雇數年。稍稍謀獨立之業。再越數年。幾無一不作海外巨商矣。尤不可及者。爲商業冒險進行之精神。其贏而入者。一遇眼光所達之點。輒悉投其資於中。萬一失敗。猶足自立。一旦勝利。倍蓰其贏。而商業上之揮斥。乃益雄。

粵西商況

粵西土產。以藥料爲大宗。潯桂田三七。其最著也。餘如桂枝桑寄生之類。大舟捆載。有同柴薪。分向廣東湖南兩路而去。外則米糧接濟廣東。每年出境。約值銀二百萬兩。地方生計。賴以轉輸。凡日用所需之斤鹽尺布。皆由湖南廣東二

省販運。梧州一關。扼左右江之衝。百貨往來。征權極重。其市廛繁盛。帆檣林立。幾與湘潭漢口相埒焉。

劉興泰勤於營業

湘鄉劉興泰。初爲窶人。未冠。喪父母。閉戶獨居。以織布自給。而甚勤。凡風晨雨夕。沍寒酷暑。常人所不能堪者。獨不輟。如是二年。竟積貲至百千。乃自經營一染坊。其勤勞如平時。一二年。業大昌。夥友至十數人。劉持躬刻苦。而待人甚厚。每得利。與人共之。以故人樂爲之盡力。又數年。支店至六七。擁資數萬。且素封矣。時年未三十也。顧仍不改其昔。冬夏常衣一布袍。飯粗糲。所居纔蔽風雨。嘗因事往寶慶。家去寶慶百三十里。天未明而起。飽餐以往。躡草屨。荷雨蓋。蓄冷飯一甌。巾裹之。手提以行。中道以一錢。就村人沽勺湯。沃之。食已。復行。竟日卽至。其往還皆如此。至老不倦。

劉有子數人。皆誠樸如其父。子年旣長。見父冬衣縵袍。爲購一羊裘以進。劉見而大怒。擲不受。且撻其子。性尤好義。嘗斥歲入十之七八。投諸公共事業。以是

業雖昌而家富不少進。素不識字。而知教育。於學校尤多輔助也。

朱紫桂業茶致富

湘鄉朱紫桂。初赤貧。讀書村塾。三月而輟。以樵採營生。成童。執爨於米肆。甚勤。巨商劉某委之司店事。尤幹練。越數年。以所得薪資紅利。自設一肆。積千餘金。遂業紅茶。歲盈萬金。時同治丁卯也。紫桂既小康。即以少年失學爲憾。而補讀。既而逐歲買茶。積資近百萬。湘皋漢澣。幾無不知有朱紫桂名矣。

醴陵人缺市民性

醴俗安土重遷。子弟難於耕讀。多習工藝及星卜等技。商賈出外貿易者少。亦冇揚帆外出者。然不久即歸。鮮流連。其富村民性而缺市民性者。亦地勢使然也。

辰苗交易

辰州苗民與漢民交易。輒以牛馬馱載雜糧布絹之物。以趨集場。糧以四小碗爲一升。布以兩手一度爲四尺。牛馬以拳數多寡定價值。不計老少。其法將竹

篋箍牛之前肋。定寬窄。然後以拳量竹篋。水牛至十六拳爲大。黃牛至十三拳爲大。曰拳牛。買馬亦論老少。比以木棍。至鞍處。自地數起。高至十三拳者爲大。齒少拳多則價昂。反是者爲劣。統曰比馬。屆期畢至。易鹽易蠶種易器具。以通有無。初猶質直。後則操權衡。較錙銖。甚於漢人矣。與親黨權子母。以牛計息。利上加利。歲長一拳。至八拳。則成大牛。至數十年。卽積數千百倍。有終身不能清償者。往往以此生衅。雖父兄弟伯叔甥舅。見利必爭。且有愛重賄而相賣。爭財產而相殺者。

川鹽官運商銷

光緒己卯四月。從丁文誠公寶楨奏請。四川鹽務改辦官運商銷。初。文誠任川督。以川省鹽務積弊甚深。改爲官運商銷。富廠窳戶以爲不便。捏詞呈控。時尙書恩承侍郎童華查事在川。遂據以入告。諭令文誠確查具奏。文誠奏稱。自上年開辦官運局後。本年奏銷核計各額引。已全數銷清。復帶銷積引一萬餘張。所收稅羨截釐及各雜款。至一百餘萬兩。商人從前一切無名使費。悉予刪除。

民皆食賤。私梟潛蹤。實屬商民皆便。旋恩承等又以弊少利多爭奏。乃命戶部酌核具奏。至是。戶部覆奏。請飭文誠妥籌辦理。因諭文誠官運商銷各事。悉心區畫。慎始圖終。不可動於浮言。亦不可操之過蹙。蓋中旨頗利文誠變法之溢收。又不欲顯斥阻撓者。故爲此調停之詞也。

打箭爐商務

四川打箭爐。爲漢夷雜處入藏必經之地。百貨完備。商務稱盛。在關外可首屈一指。常年交易。不下數千金。俗以小成都名之。惟繁華不及鑪城。關外商務銷品。以雅州各屬所產大茶爲大宗。因此茶爲夷人日所必需之要物。哈達旗布。夷人印佛經於上暨高杆揭之針棉線繭油風帕布疋菸葉水煙之屬。皆暢銷夷人者。至綢緞食品器具等。則售與旅邊之漢人。夷人亦兼購之。此皆內地之輸出品也。至輸入品。則以鹿茸鹿角麝香黃白金狐皮羊皮豹皮冬蟲夏草貝母及藏商輸入之紅花藏香各食物等爲大宗。漢夷交易。或以金錢。或以貨物。關外各處市況。視鑪城行市之高低爲標準。夷人惟以藏元重量爲不易之標準。輸出者有漲

疊。輸入者無貴賤。貿易關外者皆獲巨利。以是故也。

道孚商務

川邊番夷嗜利。錙銖不遺。然貪細微而昧遠大。習商業者絕少。以道孚縣論之。惟販牛羊毛革與買換茶葉之商買爲鉅。茶店設鑪城。夷人攜土產或重資赴鍋莊。莊主介紹與雲南暨雅各雲天諸茶棧相交易。以篋包裹。或用皮箱護其外。雇烏拉運回。其利可三四倍。至麝香鹿茸沙金狐皮各項。因收採不宏。故出口者較他縣爲少。惟販蠻鹽暨貝母冬蟲夏草諸藥品。隨收隨售。則由資本不充也。

道孚漢商頗多饒裕。皆陝人。當爐文君。罔非蠻婦。匪特樂爾妻孥。兼賴交通蠻僧耳。綢緞布疋及海味麵酒洋貨燭煙。運自關內。且有開設大餐館酒館與衛生茶館者。然夷人不入也。

大理商業

大理北控吐蕃。西界驃國。東有若水。南扼昆彌。一大都會也。其商業以羊毛毡

毯及藥材爲大宗。藥材一項。年約有一百餘萬元之出口。運銷地點。以香港上海及湖北湖南爲多。其富人稱貸權子母。而不好買。賈皆自他方來。貿易繒綵。以致厚蓄。故水土之利。多歸客商。

黔苗捉白放黑

黑狛家苗在貴州之清江。業種樹。多富。漢人之爲商賈者。貸其貲。約券須以富鄰爲保。有折閱。以直告。可再貸。遇奸欺負券。則掘保人祖骨。謂之捉白放黑。保還所貸。乃歸其骨。

赴蒙商販

赴蒙商販。皆以牛車載貨。赴庫倫科布多二城。輒聯數百輛爲一行。晝則放牛。夜始行路。一人可御十車。鐸聲琅琅。遠聞數十里。御者皆蒙人。暇則唱歌。

蒙人貿易

蒙人不知商術。大率以物易物。與漢人交易。惟通事之言是聽。通事遂得上下其手。以獲厚利。奸商復有與蒙人共同經商者。蒙人出資本。不敢張揚。蓋恐王

公等豔其富名。致多需索也。歲一結帳。漢人習知其性。第一年縱有虧折。輒言獲利以給之。藉求益其資本。次年不損不益。再次年略有虧折。不數年本利全沒。蒙人亦無可如何也。

蒙人之外出者。其往來。均就素所交易之商店。以謀食宿。飲食費用。均爲供應。蒙人貪小利。樂就之。而漢人乃多因以致富。

漢人貫物於蒙。不立券。至期。無爽約者。如以牲畜質物。指定某畜。由原主代爲飼養。數年後。取之如攜。若有死傷。原主指他畜以爲償。近邊一帶蒙民。則狡詐侈頑。外懦內悍。均習漢語。漢人如不能蒙語。不僱通事。則必故意留難焉。

烏蘭察布商務

內蒙古烏蘭察布盟之商務。輸出貨以牲畜爲主。皮毛絨次之。麝菇藥材。漢人自行採運。蒙人絕不過問。輸入貨以布疋茶磚爲主。雜貨次之。歲出駝馬牛約十餘萬頭。以羊爲主要食物。多不外運。羊皮歲出約四十餘萬張。歲入糙米二萬餘石。油麥八千餘石。磚茶二十餘萬方。布疋雜貨。則由小商零沽。無可稽核。

食鹽則運自錫林郭勒盟之烏珠穆沁旗。

科布多商務

科布多之商。有京莊山西莊二大別。俄商亦前往貿易。本國行銷之貨。以磚茶洋布爲大宗。其他綢緞銅鐵瓷木各器及日用所需一切雜貨食物。無不備。而磚茶洋布。則由張家口歸化城購辦。至於雜貨。則購之於京。亦有在張家口及歸化城採辦雜貨者。自張家口川駝載貨。約行百日始能運至科地。自歸化城發貨者。亦同。至俄商所銷之貨。以糖鐵器布疋爲大宗。餘如鋼瓷各器及他種貨物。均無不備。未幾。科城俄商嫌雜貨利微。資本稍厚之家。均以俄幣收買牛羊獺皮駝羊毛等物。輸之於俄。而科城俄商之仍售雜貨者。僅一、二家。其他俄商。均不售雜貨矣。

西藏商業

西藏居民。有自克什米爾移往拉薩而經商者。然僅從事於布帛金銀之貿易。容貌秀麗。不改固有風俗。戴土耳其古帽。蓄長鬚。言語莊嚴。仍奉回教。

西藏茶務

藏人嗜飲茶。以平日皆食牛羊肉。不飲則腹脹也。甚至牛馬亦必飲之。故茶之銷耗甚多。康熙時。有歙縣李遴字選卿者。向業販茶。本辦安徽腹引。改邊引。至其地。遂爲商首。各商國課。皆交李完納。茶每引五包。包二十斤。共百斤。每引脚課稅約銀二兩有奇。

咸豐朝。瞻對作亂。頗阻茶務。駱文忠公秉章患之。欲發兵。而道遠。且兵士不習水土。知遴之裔名贊元字伯華者。頗習藏事。因令其措置。贊元借藏兵平瞻對亂。茶運如初。然以停銷數年。各商遂欠國課。鹽茶道患之。贊元建議。請每引加茶一包。抽包作課。限年清款。文忠嘉之。贊元以平瞻對事。自捐賞犒銀數萬兩。駐藏大臣移鹽茶道藩司存案。擬請獎。會文忠卒。事遂已。同治時。藏茶漸旺。引不敷銷。蓋藏中向例。有三子。則一子娶妻。其二子皆爲僧。故生齒不增。後僧律漸弛。有多蓄婦人者。故人口日蕃。飲茶亦漸多。有黠者獻策鹽茶道。請於引外別行票茶。而少其稅。則茶銷愈旺。是公私兩便也。鹽茶道用其策。遂行票茶。有

稅無票。每引僅一兩有奇。時運茶者。率爲老商。價有定程。不低售。自票茶行。課既減於昔。於是無貲本之商。遂相率運茶。茶務日壞。贊元乃請於鹽茶道。停票茶焉。

已而贊元以知府官直隸。至光緒初。復行票茶。茶最高者。每九包售銀五十兩。其最下者。則須二十餘包而售五十兩。自此。諸商以本輕。爭跌價。奪老商之利。鹽茶道亦利多售票。運到之茶。反過於銷數。貨多則滯銷。滯銷則價更跌。甚至折閱而不顧。每百包。僅售五十兩。商不勝其窘。乃攙樹葉於茶中。形式與真茶同。不可辨。川南一帶。樹葉皆得售錢。幾無有用爲薪爨者。藏人服之。亦頗消食。然久之多致病。於是英屬印度偵其狀。乃亟種茶。五年而成。使人運至藏。時光緒壬辰也。藏人初疑不敢飲。英商乃大減其值。少於華茶三倍。印茶漸銷。內地茶漸減矣。

先是贊元以老牌不肯攙僞。然力不能支。光緒壬午。遂虧倒。凡折本三十餘萬。尙欠官課八萬。依故事。當監追。時張元普爲鹽茶道。以李姓自康熙以來。歷二

百餘年。經手完國課。未嘗虧欠。意良不忍。因使贊元之姪景衡。字寶卿者。籍其產。暫歸官管理。限八年繳清。至癸巳。尙未繳。時存官之產。每年田租屋租亦可五六千。然多爲胥吏侵用。不能償官項。官催頗急。時贊元之孫石君。頗爲川南道張華奎所賞識。華奎問石君完茶課狀。石君因言同治時。其祖勦辦滇匪。藍逆。力解雅州府城圍。自捐餉銀萬餘兩。粵寇石達開竄川。督辦糧臺。平瞻對。墊發賞犒銀萬餘兩。川南道署藩署皆有案可查。請以此爲抵。張言之。川督劉秉璋。劉謂前未咨部。恐部駁。張問石君。石君言光緒初復行茶票。定章爲彌補藏餉。今藏餉補清數年。約可餘三十萬。請以此爲抵。元普行查鹽茶道。始知約贏三十餘萬。然以抵州縣欠款者不少。元普乃曰。此鹽務所贏。顧令地方官挪用。而茶商乃不得過問。此豈公理。乃言之。劉卽提前贏款爲石君彌補。還其產。

國際貿易

各通商港之新關。以外國人爲稅務司。監督之權。本在督撫。而督撫輒委附近之道員代之。亦有以總督兼之者。如粵海關閩海關是也。或設專員。如津海關

亞東關是也。其已開及豫定之水陸各商埠。列表如左。

埠名	所在地	關名	開放年分	駐有領事各國	開放事
營口	奉天營口廳 西遼河口	山海	咸豐戊午	英德日瑞 俄美法荷	英天津條約
連山灣	奉天寧遠 州東北		光緒戊申		自開
秦皇島	直隸臨榆縣南	秦皇島	光緒戊戌		自開
天津	直隸天津府	津海	咸豐庚申	英法德俄美 日奧義比葡	英法北京條約
煙臺	山東福山縣 芝罘島內	東海	咸豐戊午	英法德俄 美日奧	英天津條約
青島	山東膠州勞 山港口外	膠海	光緒戊申		雖為德國租借地而 我國有海關設於此
海州	江蘇東海縣 之臨洪口	海州	光緒乙巳		自開
上海	江蘇上海縣	江海	道光辛丑	英法德俄美丹奧 日西葡比瑞荷義	英南京條約訂開 沿海五口之一
吳淞	江蘇寶山縣 之吳淞鎮	江海分關	光緒丙申		光緒庚辰德國續約允作停泊 處至乙未奏明改為江海分關
寧波	浙江寧波府	浙海	道光壬寅	奧英日	英南京條約訂開 沿海五口之一
溫州	浙江溫州府	甌海	光緒丙子	奧英日	英煙臺會議條約

以上海岸商埠十七

埠名	所在地	關名	開放年分	駐有領事各國	開放事由
福州	福建福州府南台	閩海	道光壬寅	英德法日荷 葡瑞俄西美	英南京條約訂開 沿海五口之一
廈門	福建廈門廳	廈門	道光壬寅	英日	英南京條約訂開 沿海五口之一
汕頭	廣東澄海縣	潮海	咸豐戊午	英法	英天津條約
北海	廣東廉州府城南	北海	光緒丙子		英煙臺會議條約
重慶	四川重慶府	重慶	光緒辛卯	英日美法	光緒丙子煙臺條約訂明由 英派員察看商務至辛卯開
萬縣	四川萬縣		光緒壬寅		光緒壬寅中英續議 通商行船條約允開
宜昌	湖北宜昌府	宜昌	光緒丙子	英日美法	英煙臺會議條約
沙市	湖北荊州府南	沙市	光緒丙申		光緒丙子煙臺條約訂明歸入 長江輪船停泊處至丙申開
岳州	湖南岳州府	岳州	光緒戊戌		自開

廣州	廣東廣州府沙面	粵海	道光壬寅	英美荷葡法德日俄比義奧	英南京條約訂開沿海五口之一
埠名	所在地	關名	開放年分	駐有領事各國	開放事由
武昌	湖北武昌府武勝門外		光緒庚子		自開
漢口	湖北夏口廳	江漢	咸豐戊午	英法德俄比日西瑞荷義	英天津條約訂開長江三口之一
九江	江西九江府	九江	咸豐戊午	法(漢口兼)英日荷俄美(均上海兼)	英天津條約訂開長江三口之一
安慶	安徽安慶府		光緒壬寅		光緒丙子英檀登會議條約允作停泊處壬寅英約允開
蕪湖	安徽蕪湖縣	蕪湖	光緒丙子	英美日奧	煙臺會議條約
江寧	江蘇江寧府下關	金陵	光緒丁酉	英法德	咸豐戊午法約訂開嗣因粵寇亂起遂寢至光緒丁酉自開
鎮江	江蘇鎮江府	鎮江	咸豐戊午	英美日(上海兼)	英天津條約訂開長江三口之一
長沙	湖南長沙府	長沙	光緒甲辰		光緒壬寅中英續議通商行船條約允開
湘潭	湖南湘潭縣	湘潭	光緒乙巳		自開
常德	湖南常德府	常德	光緒乙巳		自開

以上揚子江商埠十五

三水 廣東三水縣 三水肇慶 光緒丙申 光緒丁酉中英滇緬約附款允開

江門 廣東新會縣北 江門 光緒甲辰 舊為三水分關光緒壬寅中英商約允開口岸甲辰始設專關

甘竹 廣東順德縣 甘竹 光緒丁酉 舊隸三水關光緒丁酉中英滇緬約附款允作分關

香洲 廣東香山縣前山 宣統己酉 光緒戊申由地方紳商稟請開辦

九龍 英屬香港北 光緒戊戌 雖為英租借地而廣州分關設於此

新寧 廣東新寧縣 光緒戊戌 光緒戊申自開

惠州 廣東惠州府 惠州 光緒壬寅 中英商約

梧州 廣西梧州府 梧州 光緒丙申 光緒乙未英立中緬附款專條訂允丙申開

南寧 廣西南寧府 南寧 光緒丙午 光緒戊戌預定至丙午始勘界開放

龍州 廣西龍州廳 龍州 光緒丁亥 法 續議法越商務專條

以上珠江商埠十一

埠名 所在地 關名 開放年分 駐有領事各國 開放事由

濟南 山東濟南府 濟南 光緒甲申 自開

周村	山東長山縣南		光緒甲申		自開
----	--------	--	------	--	----

濰縣	山東濰縣		光緒甲申		自開
----	------	--	------	--	----

鄭州	河南鄭州		光緒乙巳		自開
----	------	--	------	--	----

以上黃河商埠四

埠名	所在地	關名	開放年分	駐有領事各國	開放事由
----	-----	----	------	--------	------

蘇州	江蘇蘇州府	蘇州	光緒丙申	英日	光緒乙未日本馬關條約
----	-------	----	------	----	------------

杭州	浙江杭州府	杭州	光緒丙申	英日	光緒乙未日本馬關條約
----	-------	----	------	----	------------

以上運河商埠二

埠名	所在地	關名	開放年分	駐有領事各國	開放事由
----	-----	----	------	--------	------

彰德	河南彰德府		光緒戊申		自開
----	-------	--	------	--	----

洛陽	河南洛陽縣		光緒戊申		自開
----	-------	--	------	--	----

雲南	雲南雲南府	雲南	光緒乙巳		自開
----	-------	----	------	--	----

蒙自	雲南蒙自縣	蒙自	光緒丁亥		續議法越商務專條
----	-------	----	------	--	----------

河口	雲南安 平應南	光緒丁酉	法	光緒乙未中 法條約訂定
思茅	雲南思茅廳	光緒乙未		中英改訂中 緬附款專條
騰越	雲南騰衝府	光緒丁酉	英	滇緬條約
嘉峪關	甘肅肅州	光緒辛巳	俄	中俄改訂條約
張家口	直隸宣化 府西北	咸豐庚申		俄續約
買賣城	即恰克圖外蒙古 土謝圖汗北境	雍正丁未		是年與俄立恰克圖條約准通 商後禁止乾隆壬子復約互市
庫倫	即烏爾曼外蒙古 土謝圖汗境內	咸豐庚申	俄	俄續約
塔爾巴 哈臺	新疆塔爾巴 哈臺廳	咸豐辛亥	俄	中俄伊犁塔爾巴 哈臺通商章程
伊犁	新疆伊犁府	咸豐辛亥	俄	中俄伊犁塔爾巴 哈臺通商章程
烏齊 木齊	新疆迪化府	光緒辛巳		俄改訂條約十二款
喀什 爾什	新疆疏勒州	咸豐庚申	俄	俄續約
吐魯番	新疆吐 魯番廳	光緒辛巳	俄	中俄改訂條約
亞東	後藏靖西廳 英人稱春碑	光緒丁酉		光緒乙未中英會議印 藏條約訂允至丁酉開

江孜 後藏江孜城

光緒丙午

印藏新約

噶大克

光緒丙午

印藏新約

以上陸路商埠十九

埠名	所在地	關名	開放年分	駐有領事各國	開放事由
奉天	奉天奉天府		光緒丙午	俄德日	光緒癸卯中美通商條約及中日通商航海條約所訂
安東	奉天安東縣		光緒丙午	美日	光緒癸卯中美通商條約及中日通商航海條約所訂
大東溝	奉天安東縣南		光緒丙午		光緒癸卯中美通商條約及中日通商航海條約所訂
鳳凰城	奉天鳳凰廳		光緒丁未		中日協約
遼陽	奉天遼陽州		光緒丁未		中日協約
新民府	奉天新民府		光緒丁未		中日協約
鐵嶺	奉天鐵嶺縣		光緒丁未		中日協約
通江子	奉天康平縣東俗稱通江口		光緒丁未		中日協約
法庫門	奉天法庫廳		光緒丁未		中日協約

滿洲里—黑龍江
臚濱府

滿洲—宣統己酉

中日協約

以上東三省開放各埠二十三

以上各埠商務。推上海為第一。實為中外貿易之中樞。揚子江貿易。以漢口為中樞。南部貿易。以廣州為中樞。北部貿易。以天津為中樞。今調查光緒丁酉至宣統庚戌十年間之海關貿易冊。比例如左。

年 份 洋貨進口 土貨出口 共計價值

光緒辛丑 二六八三〇、二九〇八兩 一、六九六五、六七五七兩 四、三七九五、九六七五兩

光緒壬寅 三、一五三八、三九〇五 二、一四〇八、一五八四 五、二九五四、五四八九

光緒癸卯 三、二六七三、九一三三 二、一四三五、二四六七 五、四一〇九、一六〇〇

光緒甲辰 三、四四〇六、〇六〇八 二、三九四八、六六八三 五、八三五四、七二九一

光緒乙巳 四、四七二〇、〇七九一 二、二七八八、八一九七 六、七四九八、八九八八

光緒丙午 四、一〇二七、〇〇八二 二、三六四五、六七三九 六、四六七二、六八二二

光緒丁未 四、一六四〇、一三六九 二、六四三八、〇六九七 六、八〇七八、二〇六六

光緒戊申 三、九四五〇、五四八 二、七六六〇、四〇三 六、七二六、五八一

宣統己酉 四、一八五、八〇六七 三、三九九、二八四 七、五七五、〇八一

宣統庚戌 四、六二九、六〇九四 三、八〇八、三三三六 八、四三七、九八三三

觀右表。可知國外貿易。年盛一年。而輸出土貨之價值。絀於洋貨八千數百萬。輸出品中最重要者。為絲茶。絲之輸出價值。占總額百分之三十五分。茶則占百分之二十分。綢緞。牛皮。豬鬃。羊毛。草帽。縵米。棉花等次之。輸出地以香港為第一。輸入品則洋布。鴉片為大宗。洋布占總額百分之三十七分。鴉片占十九分。即謂我國以絲。易布。以茶。易鴉片。可也。次於洋布。鴉片者。為金屬。軍器。鐘表。機器。類及石油。水產物。毛織物。又次之。輸入地亦以香港為第一。凡占輸入額四分之一。英吉利為最。日本次之。印度又次之。是則我國國際之貿易。固以英國為主。香港。印度。皆英國也然因內地自種鴉片。機器紡紗織布等廠。亦次第加增。洋布鴉片之自外洋輸入者。銷路較前稍滯。而鴉片則近已禁種矣。

寬定出洋經商之例

清稗類鈔 農商類

舊例。凡內地商人赴外洋者。必戚里具結狀。限往返期。逾限者連坐。長洲沈起元守福州時。謂出洋者生死疾病無常數。貨物利鈍無常期。此豈戚里所能料乎。但令商人自具狀。過三年不歸者。不聽回籍。足矣。議上。督撫皆從其言。

太祖與明互市

本朝肇基於明季。太祖時。以勢招徠各路。明亦遣使通好。歲以金幣聘問。太祖因闢四關。與之互市。以答其意。一。撫順。卽奉天興京廳之撫順城。二。清河。卽奉天之西北邊門。三。寬甸。卽奉天鳳凰廳之寬甸縣。四。靉陽。卽奉天之東南邊門。滿洲本境所產。東珠。人參。紫貂。玄狐。猓。獐。獬。諸珍異之物。悉聽貿易。概無所禁。而長白山之鴨綠江路。尙有抗拒者。太祖乃遣兵招撫之。盡收其衆。時天命辛未春正月。滿洲與明。固尙對峙爲敵國也。

茶葉大黃之互市

西北游牧諸部。咸視茶爲第二之生命。蓋以其日食羶酪。甚肥膩。非此無以清營衛。助消化也。喀爾喀及蒙古回部。無不仰給焉。西洋賈舶來華。所需之物。亦

惟茶是急。俄羅斯則又以我國之大黃。視爲珍藥。其入口處曰恰克圖。政府曾以其淪約。禁止大黃出口。後復如初。

古瓷書畫之出口

自中外互市以還。吾國出口之貨。大抵皆原料也。製造品不經見。而古瓷之銷於歐美。書畫之銷於日本者。良亦不鮮。光宣間。則歐美人士。亦購我國之古畫矣。

髮爲出口之貨

髮之行銷歐美者。雖各國皆有。而要以法蘭西爲最。法人以販運我國髮爲生業者。以濱地中海之瑪色勒城爲淵藪。瑪色勒城每次進口之船。除搭客外。所載者。皆我國髮。然泰西婦女所用之假髮。我國之髮不甚合用。率由法國布一潭尼省暨噢歪尼省運至。其價常較我國之髮爲昂。我國之髮。僅爲西國婦女裝飾蓬頭鬢髮之品。此外則概銷於戲園。如鬚鬚髮網等類皆是。惟此等用途。須先以硫磺水浸洗數次。然後再用機器劈開。頂上之髮一根可劈作數根其所以經如此

之手續者。一。硫磺浸過。則髮變爲黃色。與西人髮色相彷彿。一。我國之髮。太粗不合用也。他若製造廠。有時亦用我國之髮以織地毯。亦有以我國之髮爲經。以絨爲緯。製成種種貨物者。髮所織之物堅韌耐久。髮之價分二等。普通者。一基羅斤值一百五十佛郎。下等者。值十五佛郎。

張弼士經商南洋

張振勳。字弼士。廣東大埔人。壯年尙赤貧。至南洋羣島。不二十年。致富千萬。爲南洋巨商。某歲。乘英國某公司輪船。航行檳榔嶼新嘉坡間。舟中無事。手海國圖誌一冊。入休憩室。同舟英人某。就張手取視。以圖繪模糊。意甚鄙夷。且嘲我國人不知學問。其人操巫來由語極熟。巫來由語。爲麻六甲羣島所通行者。故張亦操巫來由語詰之曰。子。英人也。來此。非經商乎。曰。然。曰。然則子必於商業學校畢業矣。曰。然。曰。子必於大公司有資本。曰。然。曰。余於學問。固非所知。且凡爾等之經商於海外者。所得國家種種之權利。吾國人皆無之。不若爾等今日。近則有領事之保護。遠則有兵艦爲後盾。卽遇虧折。政府尙有所補助。宜子之

目無吾國人也。雖然。余甚願以經商之贏絀。戲與子博。今請與子約。各以銀二十萬圓爲資本。舍開礦以外。各任擇所宜。爲貿易。期以五年。倘吾業絀而子業贏。余誓仰臥通衢。任車馬之碾吾腹。死以謝子。如子業絀而吾業贏者。則何如。子若許余。同舟人皆可作證。卽訂合同。以從事。子意云何。當張言時。英人瞠目弗語。不能置答。適船主自外入。與張酬酢。執禮甚恭。英人私詢之。知其爲張也。亦謙和其詞色而謝之。張侃然曰。世界強盛之國。毋易視吾國人。夫吾國之衰弱。非吾國人民自爲之。乃吾國國家政治不善故。英之強盛。亦非英人民自爲之。而英國國家政治之善故。時同船尙有他英人與他國人。聞是言。莫不謂然。

西人收買珍珠

珍珠向無出口者。宣統庚戌。始有三千一百五十兩之價值。見於海關貿易冊。辛亥。增至六萬六千九十二兩。蓋歐洲婦女妝飾。盛行多寶串。以真珠寶貫串。如佛珠。圍在項上。故真珠之需要大增。西人之來我國設肆於滬。而收買者。如利華。如達興。如羅森泰等。商標廣告。觸目皆是。以收買出口。獲利不止倍蓰也。

清稗類鈔

工藝類目錄

工藝之祕術

陳子宜勸人興工藝

吳吉人教部卒以工藝

青海工藝

青海女工勤巧

拉薩工藝

萬年少多材多藝

黃履莊能作諸技巧

鄒文蘇仿製古器

戴文開製軍用品

徐雪村製軍用品

徐仲虎製軍用品

華若汀製軍用品

漢冶萍製鋼

製火藥

清稗類鈔

工藝類目錄

頁

製炸彈

製鹽

製糖稗

製花梅

釀葡萄酒

製汾酒

製綠茶

製烏龍茶

製麵粉

製烟草

製紙

製炭磚

製火柴

製糖燈

製料絲燈

製霞棚

京師之搭棚裱褙紫彩

製水泥

一三

一五

一五

一六

一六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八

一八

一九

二〇

二〇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二

二二

一 稗 四 十 五

製風箱

二三

製草珠

三〇

製水機

二三

製瓷

三〇

製水磨

二三

瓷之御窰

三二

以大豆製烟筒

二四

瓷之官窰民窰

三二

王盧仿周製

二四

瓷之年窰臧窰

三三

製漆器

二四

瓷之繪畫

三三

製四葉香

二五

瓷之仿色

三四

製安息香

二五

製瓷上釉

三七

製蕨根杯

二五

瓷之開片

三七

製翠花碗

二五

瓷之疵

三八

製金箔

二六

瓷之人工偽造

三九

吳尙賢開茂隆山銀廠

二六

磁器不宜專尙美術

四〇

製景泰藍

二七

製宮燈罩

四〇

劉貞甫製準提像

二八

製陶器

四一

蟹鉗製銅

二八

製泥人

四二

王某仿製古銅器

二八

製琉璃

四二

張弼士論仿製洋釘

二九

製玻璃

四三

黃元吉製茶具

三〇

吳山尊製玻璃聯

四三

製明瓦

捏粉

織綢廠

紗布廠

印錫璋分設紗廠

陝人織造絨褐

蒙人織毡毯

石絨織布

藻草織布

臺番織布

黎人織布

畫繡

余軀珠工仿宋繡

楊雲和沈宮音刺繡

綾錦織西湖十景圖

林青潛意針繡

婦孺刻書板

朱圭劉源刻板

四四 王文簡請修經史刻板

四四 活字印書法

四五 武英殿刻書

四六 官署學校刻書

四七 湖北刻書

四七 套板印書

四七 製三色版

四八 製銅版

四八 製電氣銅版

四九 製紙版

四九 石版印刷法

五〇 珂羅版印刷法

五〇 鋼筆版謄寫法

五〇 真筆版謄寫法

五一 顧二娘製硯

五一 製漆硯

五二 製竹筆

五二 製豁山

五二

五三

五八

五九

五九

六〇

六〇

六一

六一

六二

六二

六二

六三

六三

六三

六四

六四

六五

製灰簡

六五

雞卵壳刻小山賦

七五

江曠臣刻玉章

六五

黃攀龍精於攻木

七五

韓約素鐫印

六六

李良年諳建築

七五

姜正學刻石章

六六

袁女製搓爆竹機

七六

艾無山鐫石

六七

製傳聲筒

七七

鄧完白刻石印

六七

蓮實製物

七七

胥山人鐫銅印

六八

製豆盒

七八

工刻竹木扇骨

六八

濮仲謙刻竹

六九

李遷于刻竹

六九

周芷巖刻竹

七〇

竹器之製造

七〇

方絜刻像

七二

筆管鐫字之原始

七三

刻葫蘆

七三

徐某刻葫蘆

七三

梁葫蘆

七四

雕鏤象牙

七四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工藝類

工藝之祕術

吾國之工藝類有祕術。造紙處之工程。有相竹者。漚竹者。揭紙者。其法與其程度。皆不肯質言。又景德鎮燒瓷。其用油造胚畫花。各有專行。而祕不示人。山東博山燒料及各色玻璃。皆專業。所製黑色玻璃。能使黑暗不透光。玻璃杯能斟沸水不裂。西人亦不及之。然其法極祕。僅傳其子。卽工匠亦必用其本邑人。凡商人欲定貨者。先與金若干。彼卽在山中製成。始送出。其製法。不使他人得見。至用藥料時。則帷其屋。雖工人亦不得見矣。又西人游歷粵東某縣。見有化礦質者。怪其未嘗習礦學。而化煉頗得法。問之。亦不告。又如粵之竹扇。精者僅一老嫗。嫗死。他人卽不能繼之。福州漆器亦然。

陳子宣勸人興工藝

海外華僑。凡數百萬。以閩粵人爲最多。其在南洋羣島者。尤以富稱。雖率以工藝起家。而僑居既久。於祖國之振興工藝諸端。鮮或措意及之。且以醉心虛榮之故。頗有被人愚弄。而至傾家蕩產者。

陳子宣者。熱心工藝者也。嘗游新嘉坡。語華僑許某曰。比年以來。國民生計日益艱絀。實由工藝萎縮所致。君慷慨好義。正宜投資祖國。延聘技師。歸興工藝。勿再爲人所給。徒使有用之財。一往而不復也。

吳吉人教部卒以工藝

吳吉人總戎。杰常言國家招兵易。退兵難。解甲而欲歸無田者。無以爲生。必悍者跳梁。弱者凍餒而後已。心恆憫之。乃延治銅治木治錫諸技師。居於營。使部卒於操練之暇。兼習工藝。人精一技。待退伍。咸能各就所業以治生。吳嘗掀髯曰。此吾爲同袍諸昆弟籌備之穩固養老年金也。

青海工藝

青海柴達木之特別出品。如氍毹氍毯。毛布乳酥等。久已著名。產鐵之區。土人

尤能鍊純鋼。所鑄刀。犀利無匹。毛布昔以木鍼穿織。後則已有紡機。毛絨昔以木鎚搗成。絨之精者。至三四搗。後則已不搗而彈。氈毯鋪於板。層層堆垛。沙質不淨。後則仿用竹簾。渣滓已可下漏。且能築土爲爐。斫木爲薪。拾石燒之。而爲灰。靛草之汁。拌以石灰。而爲靛青。至若皮帽皮鞞。費省而工速。又有麻布麻繩。帳幕魚網。皆以本地麻製之。有連絲草。長數尺。縷細而強韌。搓成巨細繩索。爲用更多。此皆漢人之工藝也。

青海女工勤巧

青海蒙古女工勤巧。如剪皮毛。織氈布。製乳湮酥酪。半出於婦人之手。家多畜牧。兼製造工者。則招番民任放牧之役。番婦任烹飪採汲之役。傭工論值不以錢。畜牧布疋。惟其欲。飲食衣服與主家同。

拉薩工藝

西藏人民有自涅泊爾不丹地方移住者。多居拉薩。專業金銀銅錫玉石之細工。凡金銀銅錫珠玉縫箔及婦女之首飾。均極精巧。人物花卉。無不逼真。

萬年少多材多藝

淮安萬年少孝廉壽祺。多材多藝。自詩文畫之外。琴棋劍器。百工技藝。細而女紅刺繡。狃而革工縫紉。無不通曉。唐叔升歎曰。我輩十指雖具。乃如懸槌。君具何種慧性。乃能至此。

黃履莊能作諸技巧

黃履莊少聰穎。尤喜出新意。作諸技巧。七八歲時在塾。嘗背其師。竊匠氏刀。錐鑿木人。長寸許。置案上。能自行走。手足皆自動。觀者詫以爲神。十歲外。因聞泰西幾何比例輪捩機軸之學。而其巧因以益進。嘗作小物自怡。見者多競出重價購之。體素弱。不耐人事。惡劇黷。因竟不作。於是所製始不可多得。

戴文昭嘗見其作雙輪小車一輛。長三尺餘。約可坐一人。不煩推挽。能自行。以手挽軸。旁曲拐。則復如初。隨住隨挽。日可行八十里。作木狗。置門側。卷臥如常。惟人入戶。觸機。則吠不止。吠之聲。與犬無二。雖黠者。不能辨其爲真僞也。作木鳥。置竹籠中。能自跳舞飛鳴。鳴如畫眉。悽越可聽。作水器。以水置器中。水從下

上射。如線。高五六尺。移時不斷。所作之奇如此。不能悉載。

鄒文蘇仿製古器

嘉慶辛未。鄒文蘇循資充新化歲貢。而絕意進取。以鄭賈之學教授鄉里。自闢精舍爲古經堂。其制悉依周禮。與弟子肄士禮十七篇於中。嘗屈竹篴爲渾儀。製綸巾爲古弁冕。深衣禮服。又苦車制之難明也。與其子漢紀依江永戴震所圖古制。以寸代尺。製爲假車。窮十晝夜之力成之。於是鄉曲學徒。始稍稍知有捐藪菑蚤。駁駁股之目。

戴文開製軍用品

戴文開學士梓。仁和人。少有機悟。嘗製子母礮。極精巧。一礮中包孕七層。其力可及百步外。每震一聲。則破一層。敵人遇之。無不糜爛。康親王南征時。戴以布衣從軍。獻連珠火礮法。下江山縣。有功。王承制授以道員劄付。聖祖召見。喜其能文。命以學士銜直尙書房。戴能作銅鶴。高飛雲間。按時長鳴。又能作木偶人。飾以衣服。客至。則捧茶獻客。

戴善天文算法。與西人南懷仁詰論。懷仁爲之屈。忌之。因誣其通日本。上大怒。遣戍黑龍江。後赦還。卒於旅邸。

徐雪村製軍用品

光緒初。有以格致理化專精製造名者。爲無錫徐雪村封翁壽。其人質直無華。幼習舉業。繼以爲無裨實用。遂專究格物致知之學。討論經史。旁及諸子百家。積歲勤搜。凡數學律呂幾何重學化學鑛產汽機醫學光學電學。靡不窮原竟委。而製器尤精。江督曾文正公以其深明器數。博涉多通。奏舉奇才異能。以賓禮羅置幕下。文正嘗憤西人專攬製機之利。謀所以抵制之。遂檄委雪村創建機器局於安慶。乃與華蘅芳吳嘉廉龔芸棠及次子建寅潛心研究。造器製機一切事宜。皆由手造。不假外人。程功之難。數十倍於今日。同治丙寅三月。造成木質輪船一艘。長五十餘尺。每小時能行二十餘里。文正勘驗得實。激賞之。錫名黃鵠。

既而文正奏設江南製造局於上海。復令雪村總理局務。時百事草創。雪村於

製造船槍礮彈藥等事。多所發明。自製鎚水棉花藥汞爆藥。並爲化學工業之先導。而塞銀錢出海之漏卮。

山東機器局之成。不用洋匠一人。餘如大冶之煤鐵。徐州開平之煤鑛。漠河之金鑛。四川之機器局。皆由雪村擘畫規制。以是購機選匠。莫不合度。爲遠近所宗仰也。

徐仲虎製軍用品

徐建寅。字仲虎。壽之仲子也。從壽精研理化製造之學。壽與華蘅芳謀造黃鵠輪船時。苦無法程。日夕凝想。仲虎累出奇思以佐之。黃鵠遂成。旋於上海製造局。助成惠吉操江測海澄慶馭遠等船。及以道員奏留湖北候補。乃督辦保安火藥局。時外洋火藥不入口。鄂督張文襄公之洞慮告匱。仲虎慨然任之。指授衆工。自造機器。摹倣西製。越三月。告成。燃放比驗。與來自外洋者。幾無以辨。漢陽故有鋼藥廠。製造棉藥。嗣因洋工離廠。成藥無期。文襄復檄仲虎兼辦。仲虎感知遇之隆。忘危機之蹈。期取材本地。以免仰給於外人。日手杵臼。親自研

鍊。光緒庚子春。造成棉質無烟藥。試驗之。可與外洋之藥相仿。至是而喜可以大造也。日督工人。自爲指授。乃於配合時。藥燃而轟。遂遇害。同殉者員弁工人凡十六。肢體均裂。功在垂成。身忽慘殉。是可傷已。此二月十二日事也。

華若汀製軍用品

咸豐辛酉。金匱華若汀太守蘅芳從曾文正公於安慶軍中。領金陵軍械所事。與徐壽繪圖。自造黃鵠輪船一艘。推求動理。測算汽機。實爲我國自造輪船之始。同治初。文正奏設江南機器製造局於上海。則爲之建築工廠。安置機器焉。製造局之火藥廠。設於龍華。若汀監理之。自製鎚水以節漏卮。朝夕巡視。一日。將至研藥廠查工。途遇西匠立而小語。轟然一聲。烈焰上騰。相距纔數武耳。以隔牆堅厚。幸免於難。然卒不以是恐怖而巡視少懈。

若汀之在天津東局也。駐德使臣購歸新式試彈速率電機一具。譯者莫知其用。若汀以微分之理解之。理明而用亦明。其在天津武備學堂也。德國教習購得法越交戰時所用行軍瞭望之已敝輕氣球一具。欲令學生演習試放。而教

習居奇。久之而功不就。若汀乃督工別製一徑五尺之小球。用鎚水發輕氣以實其中。演放飛升。觀者贊歎。德教習內慚。工遂速竣。

漢冶萍製鋼

胡寄塵曰。光緒初。恭王奔訢柄國。創自建蘆漢鐵路之議。時張文襄公之洞督粵。謂必先造鋼軌。又必先辦煉鋼廠。乃先後電駐英公使劉芝田中丞瑞芬薛叔耘副憲福成。定購煉鋼廠機爐。委之英機器廠名梯賽特者。令其承辦。梯廠中人答之曰。欲辦鋼廠。必先將所有之鐵石煤焦。寄廠化驗。然後知煤鐵之質若何。可煉何種鋼。卽可以配何樣爐。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未可冒昧從事也。薛據以復張。張大言曰。我國之大。何所不有。豈必先覓煤鐵而後購機爐。但依英人所用者。購辦一分可耳。薛以告梯廠。廠主唯唯而已。蓋其時。張雖有創鋼廠之偉畫。而煤在何處。鐵在何處。固未遑計及也。張在粵督任時。創議設廠煉鋼。意欲位置於粵東。迨機爐已定。而調任兩湖。繼兩廣之任者。爲李筱荃制軍瀚章。不以辦廠之議爲然。而所購機爐。瞬將運華。乃議移廠於湖北。會盛杏蓀尙

書宣懷以事謁張。言及近議煉鋼。尙無鐵礦。盛乃貢獻大冶鐵礦於張。而移廠湖北之議遂定。大冶鐵礦者。於光緒初發明於盛雇之英礦師某。盛以廉價得之。不知其可寶。故舉而贈之。不惜也。

張既得冶礦。乃擇建廠之地。有議設爐於大冶者。張嫌其照料不便。久之。乃得地於龜山之麓。襟江帶河。形勢雖便。而地址狹小。一帶水田。不得以鉅資經營之。又各處尋覓煤礦。四出鑽掘。如大冶之王三石道士汛康中等。最後。乃得馬鞍山煤礦。所費又不資。既得煤矣。不知煉焦。又懸賞徵求煉焦之法。掘地爲坎。終日營營。而不知馬鞍山等處之煤灰礦並重。萬不合煉焦之用。不得已。乃購德國焦炭數千噸。與馬煤所煉土焦攙合。巨舶載來。寶若琳琅。自始至終。實未煉得合用生鐵一噸。而綱軌更茫無畔岸矣。

當張請款設廠時。謂得銀二百萬兩。即可周轉不竭。戶部允之。至款盡而鐵未出。計臣責言。日以撥款爲難。左支右吾。百計羅掘。自光緒庚寅至丙申止。凡耗母財五百六十餘萬兩。其中馬鞍山及各處煤礦耗數十萬。廠基填土耗百餘

萬廠中共用洋員四十餘人。華員數倍之。無煤可用。無鐵可煉。終日酣嬉。所糜費者。又不知凡幾。官力斷斷不支。於是有招商承辦之議。會盛以某案事奉旨交張查辦。張爲之洗刷。而以承辦鐵廠屬之。盛諾集股一百萬兩。冒昧從事。初以外國焦價太昂。改用開平焦。然每噸尙須銀十四兩。成本太巨。知非得廉焦不能辦。又四出搜覓煤礦。據礦師報告。謂萍鄉之煤。足合煉焦之用。驗之而信。遂又集股一百萬兩。開挖萍礦。既得煤矣。居然煉成鋼軌。而各處鐵路洋員化驗。謂漢廠鋼軌萬不能用。以其含磷多。易脆裂也。費千回百折之力。而所製之鋼。不能合用。其時盛所招商股二百萬。實已罄盡。所負之債。倍於股本。焦急無策。乃禮聘李一琴。郎中維格到廠。籌畫補救之法。李謂非出洋考察。不得實際。盛允之。遂攜大冶礦石萍鄉焦炭及鐵廠所製鋼軌零件。偕洋員彭脫赴歐。由英倫鋼鐵會介紹會員中一鋼鐵化學名家。將冶礦萍礦化驗。謂二者均係無上佳品。可以煉成至佳之鋼。而漢廠所煉之軌。前含磷太多。實爲劣品。惟所帶零件。又係極佳之鋼。再四攷求。始知原定機爐。用酸法。不能去磷。而冶鐵含磷

太多。適相反。惟所有零件。則鹽法所煉。可去燐。故又成佳品。蓋梯廠初定機爐時。以不知我國煤鐵之性質。故依英人所用酸法。配置大鑪。別以鹽法製一小鑪。其意不過爲敷衍主顧而已。而我則已糜十餘年之光陰。耗千餘萬之成本。方若夜行得燭。回首思之。眞笑談也。李回國建議。謂非購置新機。改造新鑪。不能挽救。盛諾之。而憂無款。乃設法定預支礦石價金三百萬圓之約。卽以此款爲改良舊廠之用。著手甫竟。而全球馳名之馬丁鋼出現。西報宣布。詔爲黃禍。預定之券。紛至沓來。其時預支礦石三百萬圓。早已用罄。後以重息借債。頻歲積累。又不能支。乃定改爲完全商辦公司。赴部註冊。加招商股。於是漢冶萍三字合併爲一名詞。正如千里來龍。結爲一穴。其始願固不及此也。

綜計官辦時代。用銀五百六十餘萬。除廠地機鑪可作成本二百萬餘兩外。餘皆係浮費。於公司毫無利益。而每噸一兩之抽捐。則永永無已也。

製火藥

乾隆朝。阿文成公桂平定伊犁時。捕一瑪哈沁。問其何處得火藥。曰。螻蛄曝乾。

爲末。以鹿血調之。可代硝磺。惟力少弱。又一蒙古台吉云。烏銃儲火藥鉛丸後。再取一乾蟋蟀。以細杖送入。則比尋常可遠出一二十步。文成試之。均驗。

製炸彈

炸彈爲西人所發明。外國暗殺家。輒以之爲制勝之具。吾國初固無之也。光緒丁亥。上海製造局曾以新式爆藥。供水雷之用。國人之善製者。首推無錫徐建寅。後因製藥不慎。爆死於湖北保安火藥局。其弟子郭道殷及其子某。皆擅是術。然亦惟製爲軍事用品。與政治無關也。乙未。粵人張某以研究西藥。遂及此。顧第精於銀爆藥之普通製法。尙未精深也。史堅如習其術。用以轟粵督德壽而未成。至壬寅。日本留學生大唱革命。始欲藉此以暗殺政府人物。然無人悉其製法。乃祕密謀之於日本社會黨。卒因警察干涉。無從購取原料。僅得其製法而試驗之。又以手術未純。不甚合用。黨人大懊喪。癸卯春。始有李某至東京。以製藥法授留學生。李某者。橫濱中華學堂理化教員也。此爲日本留學生習製炸彈之始。

至實用於暗殺。則始於吳樾之轟五大臣。留學生以樾一擊不中。深扼腕。益謀所以改良之者。而未得其術。會日俄開戰。日購春日戰艦於英。潛藏智利國大爆藥家某於艦中。載至日本。智利者。硝磺產出地也。故擅此術者頗多。其藥之製法。有五十餘種。試驗最良者。則以流質爆藥爲最。傾藥出瓶後。與養氣化合。有逾十分鐘爆發者。有由十五分以遞至五十分者。其他如銀汞牛乳雞卵諸原料所製者。尤稱善品。既至東京。留學生聞之。競往學。然得其傳者僅二人。其一卽建寅之高足弟子。曾學於橫濱李某者也。故成績最優。然未嘗一用在炸彈史上有名者。爲徐錫麟。錫麟習警察於日本。以其暇研究理化學。後遇日人某。授以銀爆藥之簡易製法。錫麟苦心孤詣以習之。

自錫麟案出後。黨人之用炸彈者。乃羣趨於銀爆藥一途。製法既簡。取攜亦便。卽彈面之包皮。亦畧有進步。至丁未戊申間。黨中急進派。有與俄國虛無黨聯合者。探得彼黨所製炸藥。亦以銀爆藥爲佳品。最佳者爲牛乳藥。黨人嘗至津滬一帶演馬戲。津滬黨人間有習其製法者。其後汪精衛黃某之炸攝政王。及

廣東之李準鳳山兩案。均用此藥。卽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轟督署之炸彈。亦銀爆藥所製也。有用牛乳製者。則未收效。

製鹽

鹽以滷成。無論爲煎爲晒。不能自由製造。竈戶持有舍帖。版戶持有版照。以爲製鹽之憑證。

製糖稈

出義烏城而西。至佛堂鎮。迤邐三十里。彌望皆糖稈也。糖稈爲甘蔗之別種。莖幹較細。水分亦多。其所含糖分。不及唐棣及廣東之所產者。惟土人種作殊勤。四月下種。十月刈之。以菜餅爲肥料。其地以溪流近旁爲適。蓋土多沙質。輕鬆柔軟。地下莖易於發育也。刈時。婦孺均出。削其尖端及外包之葉。捆送於製糖之廠。廠屋極樸陋。且塵滓滿地。不加潔除。器皆木造。以堅木製螺旋之二軸。外附以活動之木孔。糖稈自孔中入兩軸之間。用兩牛之力。旋轉其軸。軸動則稈被壓。糖汁下流。導之入溝。灌注於埋土之缸中。盛滿。入於尖底鍋。煎熬成糖。糖

色紅褐。味亦不惡。土人常以雜物屬之。其煎鍋不用平底。且深逾尺半。故蒸發較難。而竈又劣。旁無煙囪。以至炭養氣不能排出。旋繞鍋底。而徒耗燃料也。

製花梅

兩浙所屬引地歲銷。向以梅鹽爲大宗。蓋全國通行之糖梅。必先經過鹽製。而成專門。製造者均至自蘇州。設作坊於杭州艮山門外之半山鎮。以其地爲出產之中心點也。極盛時代。常年營業價銀五百萬元。宣統時銷數減。遂停製矣。花梅以女工雕刻。式極精。專供祭品及朝會之用。

釀葡萄酒

烟臺張裕釀酒公司主人。風雅士也。光緒乙未。勑公司於烟台。自赴歐美。採購葡萄酒佳種。運至烟臺。闢地數千畝以栽之。於是構廠屋。置機器。設地窖。並建玻璃廠。自造瓶蓋。聘奧國著名技師駐烟臺之奧國領事哇務男爵駐廠。按西法製造。資本凡二十餘萬。宣統己酉。赴賽南洋勸業會。得有超等獎憑。並向政府註冊。准免稅釐三年。

製汾酒

汾酒之製造法。與他酒不同。他酒原料下缸。七八日之醞釀。一次過淨。酒糟齊出矣。汾酒醞釀最緩。原料下缸後。須經四次。歷月餘。始能完全排出。且其性最易揮發。存積稍久。則變色減秤。暗耗不貲。

製綠茶

綠茶之製法。將採下之嫩葉。入蒸籠蒸之。或置釜中炒之。至葉帶黏而發香時。卽取出平鋪。以扇扇之使冷。復入焙爐。且焙且揉。使漸乾燥。再移於火力稍弱之焙爐。反覆揉擦。至十分乾燥而後已。

祁門婺源建平三縣向產綠茶。其製法之順序凡五。一晾青。二搓揉。三發酵。四焙烘。五篩分。

製烏龍茶

烏龍茶。閩粵等處所產之紅茶也。當生葉曬乾變黃後。置槽內揉之。烘之使熱。再移於微火之釜而揉結之。以布掩覆。使發酵變紅而成。香味濃郁。爲茶中上

品。

製麪粉

上海所用麪粉。自通商以後。固悉購之於海外也。德商某見我國北部農產。以小麥爲最富。而麥食亦最多。雖麥質不若美產之色白而味厚。然以國人購用國貨。且機粉較磨粉。色澤已較舊爲佳。無慮其不發達。於是購機設廠。命名增裕。而上海始有麪粉廠矣。厥後營業日上。歲有盈餘。華商涎之。而壽州孫氏乃有阜豐廠之出現。後且全埠有十餘廠矣。

製烟草

凡種烟草。其地土肥者。可高四尺。直幹無枝。每本可收葉十餘片。至二十片不等。及其未萎時。採之曝之。去筋。以清水菜油拌勻。切爲細縷。若其色紅黃者。非佳品。蘇州之杜切者。雜以紅土及烟草根。磨爲細粉。和之。蓋得清水菜油之力。色卽紅潤。若色黃者。去紅土。則易萎黃耳。大抵真正之閩產。製造亦佳。若衡烟。則縷極粗硬。味亦不美。濟寧烟粗縷黑色。稍可口。蘇州杜切色俱紅黑。北方乾

絲油絲。皆粗而黑。惟松江有曰淡黃者。縷極細軟。味淡。性平和。康熙時。蘇州亦有香絲一種。殊似淡黃。而香味過之。然煙草實不香。其有香者。雜以蘭花子也。北人或逕取乾葉揉碎。燃以吸之。不經製造。云如此方得真味也。

煙葉被風雨所傷及蟲蝕傷者。味皆不佳。若製成而經潮濕或受霉鬱之氣。亦不可吸。故其大致有二。一種非峻火不熱。既熱又易滅者。性潮濕。且油水重也。一種觸火便燃。不俟呼吸。自能不滅者。日久乾燥。又有確也。久之。能令人喉痛。

製紙

紙爲人工所製造。爲用甚廣。相傳爲後漢蔡倫所創。以破布魚網等廢物爲之。硬黃勻碧。歷代相仍。其後乃用楮松杉桑梧桐等樹皮及稻藁與竹。製時先煮沸。搗爛。和成粘汁。勻置。漉於筐中。使結薄膜。俟稍乾。用重物壓其上。卽成。產地以江西浙江福建爲最多。湖南亦有之。

吾國之紙。大抵缺乏堅韌及光澤。製造純用舊法。不求改良。輒近科學昌明。凡植物類纖維質之柔韌者。悉可取爲原料。不僅向時所用之數種植物而已。

新法製紙。均以機器造之。尤注重於化學藥品。其能使原料速爛者。輕養化鈉之力也。使潔白者。綠化鈣硫酸之力也。夏日不至腐敗者。硫酸亞鉛之力也。使堅韌有光澤者。靛牛膠松香之力也。上海有仿造者。質頗佳。惜出品未盛耳。

製炭磚

四川太平縣有炭磚。蓋貧家冬日取煖。無篋籠。多用鐵盆。其燃料爲炭磚。法用煤炭舂碎。加黃泥。和水調成。作長方形。有似於磚。每盆以數塊或十餘塊累之而成。上糊以稀炭。用一日。炭可不加。無煙無硫磺氣。價亦廉。每塊長四寸。寬厚約一寸。值制錢一枚。

製火柴

火柴。以細木條蘸取磷硫等易燃之物。藉化學作用。摩擦而生火也。十九世紀之初。歐人製此者頗多。其通用之品二。一。奧人潑來歇耳所製。其法。以木條蘸已熔之硫磺。外覆以用磷質綠酸鉀及膠水紅料製成之糊。隨處摩擦。卽能生火。如市肆所售之紅頭火柴是也。一。瑞典人倫特斯脫路姆所製。其法。以硫化

錒易去糊內之燐質。加入重鉻酸鉀鉛丹。必與匣面所塗之紅燐及硫化錒摩擦。始能發火。謂之安全火柴。如市上所售黑頭火柴是也。日本人稱之曰燐寸。輸入我國者甚多。宣統時。已有人於天津上海杭州長沙設廠自製矣。

製糠燈

寧古塔無燭。所燃爲糠燈。其製以麻梗爲本。蘇子油渣及小米糠拌勻。粘於麻梗。曬乾。長三四尺。橫插木架。風吹不息。然此乃就順康間而言也。

製料絲燈

料絲燈者。煉石成絲。織之爲燈也。其法。用瑪瑙紫石英諸石。搗爲屑。糞腐爲粉。以北方天花菜點之。使凝。然後縑之爲絲。織如絹狀。上繪人物山水。晶瑩可愛。價亦昂。蓋以糞料成絲。故謂之料絲。舊產滇南之金齒衛。其後。丹陽人潘鳳得其法。歸而仿之。於是丹陽有料絲燈。海寧查初白太史慎行有料絲燈詩。

製霞棚

霞棚。出蒙古。蓬梗爲幹。穀糠和膏傅之。以代燭。燃之。青光熒熒。煙浩如雲。

京師之搭棚裱糊紮彩

搭棚匠。裱糊匠。紮彩匠。所在有之。而以京師爲精。棚雖縱橫十丈。可以平地立起。絕無隻木寸椽。僅見洞然一字而已。其尤奇者。爲大工三脚手架。光緒甲午。重修鼓樓。其架自地至樓脊。高三十丈。闊十餘丈。度木數十層。層凡百許。自下望之。竟不知其何從結構也。若裱糊之工。尤妙者爲屋宇。自承塵至四壁。無不一色瑩潔。謂之四白落地。梁棟凹凸。皆隨形而曲折。紙之花紋。平直如一綫。不稍參差。紮彩。則宮室器物禽獸鱗介。無不惟妙惟肖。

製水泥

水泥。譯稱塞門德。又稱水門汀。製法。以黏土與苛性石灰相和。水澄洗之。燒爲堅塊。復用機器碾之成粉。用時。更於其中和入細砂。加以水。既乾。堅硬如石。經水愈固。土木工程多用之。橋梁道路尤宜。初由歐美各國輸入甚夥。其後則湖北直隸廣東等省。設廠製造。行銷漸廣矣。光宣間。啓新洋灰公司以製造精良。得南洋勸業會奏獎者。卽水泥也。

製風箱

風箱以木爲之。中設鞴。箱旁附一空櫃。前後各有孔。與箱通。孔設活門。僅能向一面開放。使空氣由箱入櫃。不能由櫃入箱。櫃旁有風口。藉以噴出空氣。用時。抽鞴之柄。使前進。則鞴後之空氣稀薄。箱外空氣。自箱後之活門入箱。鞴前之空氣。由箱入櫃。自風口出。再推鞴之柄。使後退。則空氣自箱後之活門入箱。鞴之空氣自風口出。於是箱中空氣。噴出不絕。遂能使爐火盛燃。

製水機

水機。高岸之田。用以取水者也。以一寸五六分厚竹爲輪。堅木爲軸。再用鐵箍。中抽雙眼。安車心。其輪圈。以竹片爲之。復以粗竹筒斜置輪外。每距三尺。置一筒。水激輪轉。每筒起水二三斤。自高而下。水卽傾入別製之木槽。以轉瀉於田。

製水磨

水磨。水勢湍急之處。藉水力以轉磨也。其制。建矮屋。跨於水上。下鋪木板。穴之。中貫鐵柱。柱端施木盤承磨。柱下作鐵輪置水中。磨旁爲木櫃。以機器持籬篩。

磨行。則籬篩自與櫃相觸。較之用驢者爲便。

以大豆製煙筒

首先發明大豆之用途者。爲高陽李石曾煜瀛。文正公鴻藻之子也。光宣間。嘗以大豆製成肴饌。並製爲煙筒。則以大豆中之一種元素造成。能不著火。

王盧仿周製

周製之法。惟揚州有之。明末。有周某者。始創此。故名。其法以金銀寶石眞珠珊瑚碧玉翡翠瑪瑙玳瑁碑磬青金石綠松石螺甸象牙蜜蠟沉香。雕爲山水人物樹木樓臺花卉翎毛。嵌於花梨漆板之上。大而屏風桌椅窗戶書架。小而筆牀茶具硯匣。五色陸離。眞未有之奇玩也。乾隆時。有王國琛。盧映之者。精此技。映之之孫葵生亦能之。

製漆器

江西之龍南。僻處萬山中。與廣東連平接壤。交通艱阻。風氣蔽塞。其民碌碌無所長。農事而外。飲博嬉戲而已。惟數千年以來。有一工藝爲其邑之特色。髹漆

之煙盒果盒帽筒是也。其漆色之光膩。雕鏤之精緻。雖三吳巧工。無以過之。其製法。爲內實泥沙。裹以絺布。而外加以漆。漆成。則與木製者無異也。

製四棄香

太和殿元日視朝。金鑪所爇之香。曰四棄香。清微澹遠。迴殊常品。蓋以梨及蘋婆等四種果皮曬乾製成者也。

製安息香

安息香樹之脂。堅凝成黃黑色塊者。可爲香。並可製藥。今通用之安息香。則多以他種香料。合木屑作線香狀。但襲安息香之名。實無安息香料也。

製蕨根杯

蕨根色黑而嵌空。形如蛙蚱之石。鏤其中。磨之使光。薦以白金。可爲器。長洲戴延年曾製二杯。較犀觥玉碗。雖華樸不侔。而獨饒雅韻。

製翠花碗

蒙人胸次所懷之木碗。以樺木製成。貴者以札批野楠木根有翠色花紋製之。曰翠花碗。

製時。須以核桃油擦摩使潤。鑲以銀。碗中鑲銀約三錢許。佳者。值銀二十餘兩。樺木者。值數兩。

製金箔

成都城外有隙地數十畝。附近居民。專以金葉鍛紅。槌成金箔。計金一兩。所成金箔。可闊如三畝之地。無論何官鹵簿經過。砰礮之聲。未嘗或輟。惟總督過。則停讓三槌。以致敬。

吳尙賢開茂隆山銀廠

吳尙賢。雲南石屏州人也。家貧。走徼外之葫蘆國。其酋大山王峰。筑信任之。與開茂隆山銀廠。廠例。無尊卑。皆以兄弟稱。一人主廠。次一人統衆。次一人出兵。而尙賢爲廠主。時華人赴緬者甚衆。廠旣旺。聚至數十萬人。有警。則兄弟全出。尙賢身自臨陣。蠻人見者。輒驚走。廠徒多財力。爲連弩。共以手挽而發之。凡在緬開廠者。相互聯絡。有蠻人欲攻某廠。而憚爲茂隆所阻。用重幣假道。尙賢陽許之。而陰告某廠使爲備。蠻大敗。歸途過茂隆。截之。無一脫者。所獲不可勝計。

衆大歡。飲讌間。尙賢大哭不止。衆驚請故。尙賢曰。吾與衆兄弟忍饑寒開此廠。一旦有此无妄之災。父母妻子。我一人能支乎。爲蠻有矣。諸人各被酒爲豪舉。探懷中所掠者棄之淵。其操縱人皆類此。

乾隆乙丑。尙賢說葫蘆王蜂筑以茂隆廠獻中朝。抽課報解作貢。又自以銀介我耿馬宣撫司獻之。且言茂隆山銀廠。自前明開採。至今興旺不一云云。未幾。尙賢之黨黃耀祖襲據葫蘆國。與尙賢分雄邊外。而茂隆出銀不可思議。公私大充。當是時。羣蠻最畏者。尙賢及桂家宮裏雁。桂家與緬搆戰。尙賢欲和解之。不聽。癸酉。尙賢說緬人入貢。貢馴象塗金塔。尙賢亦來滇。謀請命於中朝。給以葫蘆國王劄付。不能得。已辭大吏而返廠矣。滇吏忽令人追回。餓死之。羣蠻自是輕漢人。

製景泰藍

景泰藍者。始於明代宗景泰時。今都人能製之。其製法。銅器之表面。塗以珞瑯質。燒成花鳥人物等種種花紋。花紋之周廓。或界以細銅絲。或否。日本謂之七

寶燒。因其光色璀璨。若有各種寶玉雜於其中也。

劉貞甫製準提像

國初劉貞甫。碭山人。造銅器。精巧絕倫。嘗爲彭城萬壽祺造準提像。高二尺許。三年而成。臂十八。手中各有所持。一手擎七級浮圖。每級四面各有佛一尊。法象莊嚴。無毫髮遺憾。

蟹鉗製銅

有蟹鉗者。初不詳其姓氏。嘗往來於黃山白嶽間。善製銅。右手僅存食將兩指。以指鉗物。伸屈自如。若蟹螯然。遂以是得名。

王某仿製古銅器

鐵匠王某居敗屋半椽。一爐一錘。鏢刀箝夾之屬。樊然雜列。貌黧黑。衣鶉衣。首如囚。終日孜孜。工作不輟。經歲所入。象妻子。有餘。輒蓄積之。人無不以巧匠呼之。有新奇詭怪淫巧之物。敝不能自理。則往修之。巧匠無不井井焉。如未敝者。雖極巧之物。曾未足以難巧匠也。間能僞作古銅器。篆刻花紋。尺度形式。無一

差者。且詭於衆曰。此某地掘土所得物也。不知者或受其愚。所作古戈几。能亂真。

鐵匠以巧故。聞名於西洋某教士。教士以西洋最新之槍一。語之曰。若能拆之。而後合之。則酬以重金。蓋此槍爲最新式者。雖工藝專家。或未能明其構造也。鐵匠若無事然。盡拆之。不終日。復合之。並能言其構造之理。某教士無以難。而心折其人。許以重金。邀置西洋某工廠。鐵匠聞之。訑訑然曰。我華人也。安能爲外國用。雖萬金。不屑也。某教士亦無如之何。

張弼士論仿製洋釘

李文忠公鴻章督粵時。張弼士方辦粵漢鐵路。以張善經商。進謁時。詢以粵可興利之事。張對以興利事甚多。第空談無益耳。必欲強之言。乃對以粵省營造房屋。以及大小木器裝貨板箱。近皆不用自造鐵釘。而用洋釘。香港已設廠製造。每日出釘若干。獲利甚厚。計省中銷數若干。倘亦設廠製造。國中產鐵甚富。省城工值較廉。購機建廠。應需幾何。事輕易舉。利可倍蓰。言之滔滔。文忠喜之。

於是文忠擬卽撥款委辦。張乃力辭。詢其故。則以不能獲利對。文忠詰其何以前後矛盾。張謂今必舉辦。當未興工製造之前。設局之款需若干。購機之款需若干。度地建廠之款又需若干。總辦也會辦也。提調也。收支也。司事也。所需薪費又若干。速則一二年。遲或三五年。未成一釘。而資本去其大半矣。加以折扣浮冒。種種積弊虧耗。尤不可以數計。如何能獲利耶。文忠以其言之切直也。笑領之。

黃元吉製茶具

黃元吉。國初錫工也。所造茶具。種種精巧。其色晶瑩。與銀無別。

製草珠

草珠。假珍珠也。爲廣東之細工品。其製法。以鯉魚鱗浸漬研碎。和入魚膠。成糊質物。以玻璃之小珠。加適宜之溫度調合之。而包其外。狀如真珠。婦女多用以爲飾品。

製瓷

瓷器爲我國之特產。其原料用瓷土黏土或長石石英等。研細沈澱。製以爲坯。入窯燒之。始成粗瓷。再加釉。入窯重燒。器之表面乃有光澤。

瓷之製法。先以白泥。

陶土石砂。長石石英。粉末

與水相和作漿。而後範以模型。或刻以

轆轤。置日光之陰處乾之。乃敷油設色。此時依所製之種類。而異其先後。大別

之有三。一先設色而後敷油者。二先敷油而後設色者。三油色同投者。凡敷油

後。卽須投燒。浮花之瓷。必經火而後設色。復須投燒。瓷有四要素。曰質。曰色。曰

畫。曰式。欲鑒辨古瓷者。必注意於是。質以堅厚而重。或輕薄而透亮者爲佳。我

國瓷色。當以翠綠爲最古。宋成宗尙藍色。猶不過油面藍而已。底粗。微帶黃色。

至明。則紅白黃紫黑等色均用。而彩釉亦以是始。康熙時。各色較光亮分明。茶

褐色棕色漸多採用。無論瓶盤。其緣輒有光耀之棕色。然是時尙無黑紅彩釉。

故康熙之黑地。常敷綠油。與乾隆之黑釉。截然不同。胭脂紅色彩。雍正時始有

之。其影由淡紅入紫。亦有用全紅色作釉者。瓷所常畫者。爲長壽老公八仙西

王母三眞三寶佛十八羅漢觀音佛二十四孝。雜件則簫劍花籃笛葫蘆卍字

蓮花八吉鯉魚火毬蝙蝠仙孤桃壽字戟瓶文房四寶七星八寶八卦太極等。又拂手捲書畫軸香爐亦常見。並有笙琴鼗磬各樂器。外如麒麟龍獅牛馬鷄鴨鹿羊兔鶴鳳凰雀蜂蝶松竹梅菊荷牡丹葵玫瑰等。亦入畫。又如山水花木亭榭魚蝦蟲類等皆有之。我國古瓷。惟大內或外人定製者。始有新樣。康熙時。嘗聘法人 Belleville 意人 Gherardin 專司御窰繪事。但所作不常採用。瓷之種類不一。式亦各殊。其特異者。回教徒所用之三式是也。

瓷之御窰

江西景德鎮原有御窰一所。創始於明萬歷時。專造進貢瓷器以供皇室之用。歲費國帑十餘萬金。吾國瓷業。乾嘉前。多精品。道咸以降。日漸退化。其間能保持歷代古瓷之精華。流傳不絕。使得摹仿者。皆御窰之力。蓋美術古瓷。成本甚巨。商辦者無此厚力。御廠非營業。乃絕對以美觀爲目的。故花樣不厭精良。成本不計輕重也。

瓷之官窰民窰

廣州許守白。名之衡。研究瓷學最精。嘗曰。自宋以來。已有官窰民窰之分。官窰者。由官撥款支銷。設專官監督之。以進上方。備賞賚者也。民窰又名客貨。民間所通用之瓷器出焉。官窰之中。更有御窰。所畫龍。必作五爪。專備御用。下不敢僭。然達官貴人。亦得享用官窰器物。

窰之年窰臧窰

許守白曰。年窰者。雍正時大將軍羹堯督造之窰也。青花五彩皆有之。而市肆中人。但以一種積紅小瓶小杯等物。呼爲年窰。其他則不省也。年窰之紅。較之郎窰之紅。爲黑而實。且不開片。其聲價亦遠遜於郎矣。又有臧窰者。爲雍乾間臧應選所督造。然無甚特異之點。

瓷之繪畫

許守白曰。本朝之瓷。康熙花卉人物似華秋岳。陳老蓮。雍正花卉純似懌南田。而人物則遜於康熙。至乾隆。研鍊瓷質。勝於康熙。而繪畫則古月軒外。稍未之逮。其官窰多作錦地。參入泰西幾何畫法。雖窮妍極巧。錯采鏤金。然視康熙之

渾雅高古。雅人視之。殆不如矣。及於道光。則別開一派。雖屬小家法。亦有足觀者焉。若夫咸同。殆卑之無甚高論。而光緒時之仿康乾諸製。往往逼真。魚目混珠。識者憎之。然不能不謂其美術之精進也。

康熙專以名工製瓷。名手繪畫。殆純入於美術範圍。而高穆渾雅之氣。猶未盡掩。至雍正。則映麗勝矣。至乾隆。則華縟極矣。精巧之至。幾若鬼斧神工。而古樸渾厚之致。蕩然無存。故乾隆一朝。爲極盛時代。亦爲一代盛衰之樞紐也。政治文化如是。瓷業亦然。嘉慶雖猶存典型。然僅虎賁中郎之似。道光畫筆出以輕倩。而物料美盛。遠遜前朝。咸同一蹶不振。雖美術退化。亦時勢使然也。光緒稍復興。然有形式而乏精神矣。

瓷之仿色

許守白曰。紅爲最難仿之色。光緒初及中葉。所仿者。惟薄施淡抹而已。其後則大紅深紅。與夫胭脂水豇豆紅。諸難仿效之色。均無一不有。雖專家。亦往往受其欺。然是等物品。色澤縱足炫人。而細辨之。瓷質瓷胎。終有不類之點耳。綠之

難仿。更甚於紅。純色釉之綠者。頗足亂真。然仍乏深黝之致。至於仿康熙彩之硬綠。則最難形似。釉每混而不清。或發黑。或發黃。參入洋料。其迹顯然。故凡新物見有硬綠之處。莫不用砒去光以掩其迹。

黃色之新者。其勻也。足與舊相類。而病在過鮮。若夫深黃。其釉亦略混。以較天然之金珀黃。其光潤透亮。迥乎不同。至蛋黃色與舊者較。亦未免有差池之別也。

紫亦爲最難仿之色。薄則黯淡。厚則發混。且亦紫中發黑。顯由他色配合而成。比於舊瓷之紫。瞠乎後矣。

藍之一色。乃仿舊之最有成效者也。光緒時所仿者。或藍而帶黑。或藍而帶灰。均不難於判別。其仿康熙藍者。竟得七八。最足亂真。且亦能深入胎骨。所尙能認別者。恃質地及畫片耳。

白爲本質。研究最要。識別又甚難。大抵新者其釉近糠。火氣宛然。求如舊瓷之美質。渺不可得。或就發青發黃之點以判時代之高下。又不盡然。最近新發明

者。光緻之極。幾似乾隆矣。獨稍欠缺者。一則光由內發。一則光由外鑠。相去終有逕庭也。

新製之黑。與舊者最難相混。舊瓷之黑。釉與彩。渾成一片。新者之黑。不但浮光。宛然。且細辨之。釉與彩。顯有迹象。固未能水乳交融也。

新仿之品。以光緒朝爲最多。若咸同間所仿者。皆易於識別。蓋彼時一朝有一朝之面目。雖仿舊製。亦不脫當時面目也。惟光緒時不然。襲歷朝之形式。無所不仿。且亦一一皆得近似。今於仿製中。可分其沿革先後焉。初年所仿者。以宋元及純色釉等品爲多。蓋當時物品。不甚難得。而朝士好古者。喜講宋元。藉供攷訂。故宋元物仿者最多。中葉所仿。殊屬尋常。彩繪旣不甚精。遂遞入仿明一派。蓋以明畫粗率。易於藏拙也。末葉所仿。最有進步。一由官窰良工四散。禁令廢弛。前所不敢仿之貢品。今則無所不敢矣。一由近年西人輦金重購。業此者皆知競爭。美術因有進步。研料選工。仿舊精者。輒得八九。而五彩冒乾隆款者。爲尤多。以易投時好也。至純色釉。冒明代暨康熙款者。亦極仿舊之能事。雜出

其途以相炫焉。

製瓷上釉

許守白曰。製瓷上釉有二法。一曰蘸釉。以皿入缸。盪勻其汁。蘸釉者其釉厚。故均哥諸器。往往有若堆脂。所蘸不止一次也。一曰吹釉。截竹爲筒。噓氣勻之。吹釉者。其釉薄。故舊瓷中有玻璃釉等名目。薄者。且若卵膜也。掛釉之法。古時以筆搨釉。病在不勻。後改爲以皿入缸。用蘸釉法。勻矣。而屢有不到底者。旋又改爲吹釉之法。有三四次。吹至十餘次不等。斯勻且淨矣。

瓷之開片

許守白曰。瓷器有紋者。謂之開片。有大開片。有小開片。小片之細碎者。曰魚子紋。大片之稀疏者。曰牛毛紋。曰柳葉紋。曰蟹爪紋。皆形容其所似也。瓷之開片。其原因有二。一曰人爲之開片。一曰自然之開片。多屬漿胎。當入窯時。已預使之開片。或開大。或開小。配合藥料燒之。則出窯時成開片形。一如人意之所欲出。是等開片似龜坼。開在胚胎者也。自然之開片。則歷年既久。其釉

漸內裂。或成魚子。或成牛毛諸形。其坼也。純與胚胎無涉。是等開片。痕不深入。開在釉汁者也。

瓷之疵

許守白曰。瓷有雖疵而不得謂之疵者。曰縮釉。曰短釉。曰麻癩。曰黏釉。縮釉者。謂入窰之際。火候驟緊。往往斂釉露出胎骨也。短釉者。謂隨意掛釉不到底足。此等蘸釉法。病在不勻。黏釉者。謂釉汁未乾。兩器相並而爲一。擘之使開。若黏片礫然。麻癩者。謂入窰時黏有火炭。釉汁稍縮。成堆塚形。此數者。皆宋元所常有。且有因是而證製作之確據者。故曰雖疵而不得謂之疵也。

瓷有小疵而不掩大醇者。曰窰縫。曰冷紋。曰驚紋。曰爪紋。窰縫者。謂坯質偶鬆。爲火力所迫。土漿微坼。厥有短縫。冷紋者。謂器皿出窰之頃。風力偶侵。一線微裂。不致透及他面。驚紋者。謂瓷質極薄。偶緣驚觸。內坼微痕。表面卻無傷損。爪紋者。謂器有裂痕。略如爪狀。或由沸水所注。或由窰風所侵。是數者。皆疵類極微。無傷大體者也。

瓷有視其疵病之淺深。以定其有礙無礙者。曰串烟。曰傷釉。曰崩釉。曰暴釉。曰沖口。曰毛邊。曰磕碰。串烟者。謂燒瓷之頃。偶爲濃煙熏翳。或類潑墨之狀。或呈果熟之形。若是者。視其濃淡多少。以定優劣。傷釉者。謂器用日久。案磨布擦。細紋如毛。色呈枯闇。崩釉者。謂硬彩。歷年既久。遂至崩坼。彩色剝落。墜紛殘紅。暴釉者。謂釉質凸起。形如水泡。手法欠勻。火力逼之。遂呈斯狀。若是者。視其地位多寡。以判低昂。沖口者。謂器皿之口。或觸或震。口際微裂。成直縫形。毛邊磕碰。均謂器皿口邊微有傷損。傷處甚小。而捫處畧有稜者。曰毛邊。傷處較多。而胎骨少缺。但邊際尙未露稜者。曰磕碰。若是者。亦視其受病之大小。以增減其價值焉。

瓷有人工造作而成疵者。曰磨邊。曰磨底。磨邊者。謂瓶具口際。曾經缺損頗巨。因將邊磨平。或鋸去頸項。改成罐形。價值所失。十折八九矣。磨底者。因嫌底款年代不久。磨去其款。託於遠代。然物品果美。亦有得善價者。

瓷之人工偽造

許守白曰。瓷有人工之偽造者。曰假底。曰真坯假彩。假底者。取舊瓷之底。嵌於新瓷。偽物真款。以欺一時。然功勞而計拙。易於識破。不常有也。真坯假彩者。謂取白質無花之舊瓷。加以彩繪。胚質則確屬古物。彩繪則後來所加。緣舊瓷之光。素者價值甚廉。且景鎮積年遺物頗多。一經加彩。可冀得數倍之善價也。

瓷器不宜專尙美術

西人之重華瓷。良以質堅而潔。久益潤澤而有寶光。非若洋瓷之硬度既低。用久則毛糙垢黑。色雖白。其中實含毒質。遇酸尤易侵蝕。常人不加深察。但取其適觀趨時。價值低廉。以致利權外溢。洋瓷所通行者。以杯盤茶具爲大宗。下至溺器。亦年增一年。而吾國各瓷業公司。則惟注意於美術品。至普通品。仍窳敗如故。價值且昂。欲保利權。難矣。

製宮燈罩

官窯瓷器。勝於前代。尤以康熙時製爲最。同治朝。大婚典禮。飭九江道於景德鎮御窯廠定造宮燈罩。頒發舊樣。其質潔白。光透。中含花紋。勝於玻璃。廠中無

人能造。百計采訪。惟一舊工人。年八十許。頗知之。家藏一書。備言製造之法。祕不示人。以重金賂之。始出此書。乃按其遺說。精製進呈。與康乾間物無異。

製陶器

宜興陶器。色紅潤如古銅。堅韌亦僅遜之。蜀山以茶壺名。丁山以缸盆之屬名。種類形式。粗細均有之。其泥亦分多種。紅泥價最昂。紫沙泥次之。嫩泥富有黏力。無論製作何器。必用少許。以收凝合之效。夾泥最劣。僅可製粗器。白泥以製罐鉢之屬。天青泥亦稱綠泥。產量亦少。豆沙泥則常品也。

泥初出山時。大如煤塊。舂以杵。必數次。始取其較細者。浸之於池。經數月。則粗分子下沈。其最上層皆有黏性。乃取以製器。

器既成。必加以釉。分青黃赤白黑五種。上釉之手術。視其器之精粗美惡。量爲注意。所用器具。不甚精密。矩車規車。以別大小方圓。篋子明針。以事剔括。範律絕無模型。故器之形狀大小。欲求一律。全恃手勢之適當也。

各種泥坯。燒於蜀山窰中。別於製作場設一燒釉爐。用土壘築成圓形。四周有

孔。俾可通氣。皿置其中。小者可數百件。大者亦數十件。積炭於上。凡燒四小時。而器成矣。爐之中心有孔。自頂直貫爐底。善別火候者。立而俯視之。卽知器之成否。非老於此者不能。且用模型者。轉不如手製之精美。工人無教育之所。自幼實習。以迄成材。工資不等。視貨之精粗爲準。論件不論日。泥產於蜀丁二山。每石僅銀幣二角有奇。

製泥人

高宗南巡。駕至無錫惠泉山。山下有王春林者。賣泥人鋪也。工作精妙。技巧萬端。至此。命作泥孩兒數盤。飾以錦片金葉之類。進御時。大稱賞。賜金帛甚豐。其物至光緒時尙存頤和園之佛香閣中。庚子之亂。爲西人攜去矣。

乾隆時。蘇州虎邱有捏泥人者。老少男女。惟妙惟肖。不必借徑於繪事也。光宣間。惠泉山所出售者。實遠遜蘇州矣。

製琉璃

琉璃。以扁青石爲藥料而燒成之。宮殿及親王邸宅所用琉璃瓦是也。色或黃

或綠。其形則有筒瓦版瓦之殊。率以圓木或斲木爲模。而範土造之。扁青石。卽鉛與鈉之矽酸化合物。有玻璃光。微透明。可爲裝飾品及青色顏料。陶器之釉藥中亦用之。

製玻璃

玻璃種類甚多。大別之。爲鉀玻璃。鈉玻璃。鉛玻璃三種。鉀玻璃。以碳酸鉀石灰白砂等製之。質堅難鎔。宜作化學器具。是爲上等品。鉛玻璃。以鉛丹碳酸鈉石灰白砂等製之。折光力頗強。宜作光學器具。鈉玻璃。以碳酸鈉炭酸石灰白砂等製之。平板瓶管之屬。多以此製。微帶綠色。爲最普通之品。性脆硬。不傳電氣。熱之。則熔如飴。粘於鐵管。吹泡入模爲器。

製玻璃版者。亦先吹成大圓筒。後切開以製平板。通常皆透明如水。浸以弗化輕酸等腐蝕藥。則不透明。俗稱毛玻璃。製時加各種顏料。卽呈種種彩色。山東博山玻璃有限公司能製之。

吳山尊製玻璃聯

聯語以紙書者爲多。或刻以竹木。或用漆。加雲母石。且有嵌牙玉者。吳山尊學士。竊始出意製玻璃聯。一片光明。雅可賞玩。惟字畫不能無反正之嫌。山尊又運其巧思。使之表裏如一。其句云。金簡玉冊自上古。青山白雲同素心。上製一橫額。題幽蘭小室四篆字。又乞孫淵如觀察以雙款篆書山尊先生孫星衍七字。正面反面皆一式。

製明瓦

明瓦。以蠣殼磨薄。成半透明之片。夾以竹片。嵌於窗。未有玻璃以前多用之。南方製此者至多。又有將貝殼之薄而透明者。切四角。成方片。則自印度諸島及暹羅輸入。爲用亦同。

捏粉

近畿所傳捏粉之術。匠心獨運。鬚眉畢現。雖油畫鉛畫毛筆畫等。方之蔑如也。其法取麪粉一團。與求畫者對案坐。目不轉瞬。私自於袖底捏其形狀。捏成。取出。則面部上之一凹一凸。一紋一縷。無不纖微適合。擅此技者。光緒朝爲津人。

張姓。張初爲人鈔錄戲曲。顧記聞極博。能將各曲本互異之處。折衷改正。期於盡善而止。以是得名。津人稱之曰百本張。

自百本張之號出。而其真姓名轉隱。後改學捏粉。精其技。然性傲僻。非遇囊空。爨絕。持金求之。不應也。時天津巨富首推海張五。張一日踵門往訪。乞借五千金。海張五拒之。張曰。君不應我。能無後悔乎。曰。何悔之有。張退。乃依海張五之身量。長短肥瘦。捏成一形。置之通衢。而插草標於其首。曰。出賣海張五。過者驟見之。以爲真海張五也。卽而視之。乃啞然失笑。詢其價值。則以五千金對。少一文不售也。海張五素以財力雄視一方。聞之。引爲大辱。而又莫可如何。乃潛使門客。如數購之。而與張言和焉。張晚年目盲。偶墜地。折傷肢體。不能營舊業。遂困頓以死。

織綢廠

織綢廠以蘇州爲最發達。光宣間。都凡五十八號。有創設於乾嘉至今相沿弗替者。如石恆茂英記李啓泰等廠是也。

紗布廠

我國於光緒時議設紗布廠。英美商人聞之。大驚。恐利權見奪。乃集資千萬鎊。將倩人設法阻其事。乃逡巡十年。始漸設立於上海。英美商人復使人覘之。見局廠崇閎。而管事人既非夙習此事者。機器亦不研求。且多舊式。於是相與大笑。不以爲意。

某年。有內地富家子過上海。爲諸游食者所瞰。羣趨之。慫以開設紗布廠。言備本十萬。十年之後。獲利兩倍。又約無業之西人。同慫慫之。富家子遂大爲所動。乃取家資十萬付諸人。又以能獲巨利也。於是流連忘返。狂用無節。有所需。輒取之於廠。廠中人亦未嘗拒之。不及三年。廠中人忽言資本不繼。將倒閉。詰以巨本所在。曰。歷被支用不少。餘皆爲廠用耗去。索觀其簿籍。則購料若干。購地若干。建屋若干。西友華友薪俸若干。東人某日某日支若干。富家子曰。汝等不言得利可二十萬乎。今吾用不及五萬。何遽倒也。廠中人辨曰。我等所謂得利二十萬者。指十年後言。且須工料進價。貨品出價與今無稍殊。辦事毫無掣肘。

而又須股東十年內不提用分毫。乃可。今皆不然。豈能復執前語以相詰乎。富家子無可言。遂盡其家資。

光緒壬辰。盛杏蓀尙書宣懷設華盛紗廠於上海。政府鑒於實業之趨勢。思有以提倡之。而盛亦以提倡實業自負。見怡和在香港所經營之紗廠。勢力雄厚。盈餘操券。乃遂決議從事紗業。自是而華商紗廠遂相踵而開矣。

印錫璋分設紗廠

盛杏蓀設廠於上海紡織紗布。時人民習用土貨。未暢行。嘉定印有模運同錫璋爲之力任代售。並集資設公信棉紗號於太倉。我國之分設紗廠於各地。實自此始。

陝人織造絨褐

陝西織造絨褐。國初設有專員監理其事。順治辛卯始省之。以此項錢糧充餉。

蒙人織毡毯

蒙人能織羊毛毡毯。織法甚簡。秋時剪取綿羊毛。洗淨使乾。置石上。以棍擊之。

令碎。浸水中三日。就井旁沙面。鋪舊毡於地。取碎羊毛勻鋪其上。以馬曳粗木柱壓之。卽成。亦有捲毡於木柱而壓之者。特視其用器何如耳。中等絨毡。長一丈。寬五尺。值銀三兩。除毡毯外。其他之絨料物件。均不能自製。卽所著之毡毯。亦係剪毡縫紉而成。惟蒙人質直。所織之毡。多選羊絨爲之。繫物之繩。以駝絨馬鬃。浸水令透。捻結而成。

石絨織布

道光時。莊芝階舍人仲方嘗於蜀中得火浣布一方。質厚且麤。以手捫之。泠泠然冷溼。僭膚。雖入火不燃。而見燄則黑。惟無愈濯愈潔之說。蓋火浣布有三。最上者爲火鼠之毛所織。次爲火木之皮所織。紋理細膩。並出海南諸國。最下則蜀中建昌所出。曰石絨。生巖間。土人采以爲布。能去諸物之垢。不可爲衣。芝階所得。卽石絨也。

藻草織布

宣統時。浙之淳安發現藻草。色甚白。質極細。土人以爲上等料。試以織布。光潔

異常。於是組織製草社。專選此種材料。以之染色。無色不豔。並知其有耐火原力。經化學家試驗。確能受三百七十五度火力。不致灼傷。

臺番織布

番女機杼以木。大如栲栳。鑿空其中。橫穿以竹。使可轉纏經於上。剗木爲軸。繫於腰。穿梭闔而織之。以苧絲爲線。染以茜草。合鳥獸毛以織帛。斑斕相間。名曰達戈紋。又有巾布等物。皆堅緻。

黎人織布

貴陽山嶺多木棉樹。黎女羣往採之。取其棉。用竹弓彈之爲絨。足紉手引以爲線。染紅黑等色。雜以山麻及綵絨。織而爲布。曰吉貝。或擘山麻紉線織布。搗樹皮汁染爲皂色。以五色絨雜繡其上。曰黎布。賈者則以牛或鹽而易之。以售諸市。海南人頗用之。織布法。複其經之兩端。各用小圓木一條貫之。長出布闔之外一端。以繩繫圓木而圍於腰間。以雙足踏圓木兩旁而伸之。於是加緯焉。以漸移其圓木而成疋。

畫繡

畫繡卽繡件。言繡之如畫。俗所稱爲顧繡者是也。蓋始於上海露香園顧會海之妾名蘭玉者。設帳授徒。所繡人物。氣運生動。字亦有法。世人日爲顧繡。自是而蘇滬之繡件。皆稱曰顧繡矣。

同光間。首推京繡。有五彩平金拉索打子之別。五彩尤精。一切花卉山水禽獸魚蟲等。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西人亦極贊之。至拉索打子各繡法。以重疊法鋪繡之。其花卉之枝葉。皆有生氣。至宣統朝。而湘繡盛稱於時。書畫皆有。則駕蘇繡京繡之上。蓋預延名人作畫。而後始加繡也。

余韞珠工仿宋繡

王文簡公士禎官揚州司李時。有余氏女字韞珠者。年甫笄。工仿宋繡。繡仙佛人物。曲盡其妙。不啻針神。曾爲文簡繡神女洛神浣沙諸圖。又爲文簡之兄西樵作菩提像。皆極工。鄒程村彭羨門皆有詞詠之。載倚聲集。

楊雲和沈宮音刺繡

楊卯君。字雲和。沈君善之側室也。工繡佛。名流多爲題詠之。君善輯針史行世。其女關關。字宮音。尤能出新意。所繡山水人物。無不精絕。嘗墨繡顧茂倫濯足圖。尤悔菴題漁家傲一闋。有深園玉人閒譜繡。粉香妙寫溪山友。宛轉綵絲盤素手。林下秀。小名獨占毛詩首等句。

綾錦織西湖十景圖

杭州東城機杼之聲。比戶相聞。郎仁寶云。起於褚河南九世孫載。善織作綾錦。褚家塘通聖士神是也。其中一二。供尙衣之匠。花樣有爲西湖十景全圖者。秀水朱稼翁稻孫武林恭紀詩云。十樣西湖景。曾看上畫衣。新圖行殿好。試織九張機。

林青青潛意針黹

溧水林夢環妻胡氏。名青青。工書法。善丹青。適夢環後。潛意針黹。夢環故好事。悉搜坊間畫本以資之。自是獨探玄奧。得古人不傳之祕。取單絲上下尺幅間。精不可辨。夢環嘗曰。卿之此技。眉娘尺綃法華經七卷。不是過也。然不肯作。作

則尺幅費時經年。三十以後。自云目力不濟。已屏繡譜。其生平所成。八九幅耳。端忠愍公方督兩江。得其歸雁圖。亟賞之。賚以入宮。孝欽后命忠愍獎之。而青已先一載死矣。

婦孺刻書板

湖南永州人民。類以剗刷爲業。婦孺且有從事者。牧牛郊野。輒手握鉛槧。倚樹根鑄之。廣東順德縣之手民。率係十餘歲稚女。價廉工速。而魯魚亥豕之譌誤。則尤甚於湖南。

朱圭劉源刻板

蘇州專諸巷有刻板者曰朱圭。字上如。雕刻書畫。精細工緻。以河南畫家劉源所繪凌煙閣功臣像。影而雕刻之。尤爲絕倫。又南陵詩人金史字古良。擇兩漢至宋之名人。各圖形像。題以樂府。名曰無雙譜。亦如雕刻。繼而選入養心殿供事。大內字畫。俱出其手。後以効力久。授鴻臚寺敍班。

王文簡請修經史刻板

王文簡公在官日。有請修經史刻版疏。畧謂明代南北兩雍。皆有十三經注疏。二十史刻版。今南監版存否完缺。久不可知。惟國學版皮置御書樓。此版一修於前朝。萬曆二十三年。再修於崇禎十二年。自本朝定鼎。迄今四十餘載。漫漶殘缺。殆不可讀。所宜及時修補。庶幾事省功倍。至於南監經史舊版。並請敕下江南督撫查明。如未經散佚。卽由該省學臣收貯儒學尊經閣中。儲爲副本。

活字印書法

活字印書法。西人謂之Movable Type。其法傳自中土。近日盛行鉛字。製模澆字之法。悉用機器。迥非嚮時恃一手一足之力者。可與之爭勝矣。然由源及委。則舊法固不可不知也。宋慶曆時。有布衣畢昇爲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脣。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爲一板。持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止印二三本。未爲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爲神速也。

乾隆時。侍郎金簡奏請仿宋人活字板。以棗木板鑄字。高宗以活字板之名不雅。賜名曰聚珍板。

乾隆癸巳十月二十八日。金簡奏。謂奉命管理四庫全書。一應刊刻刷印裝潢等事。今聞內外彙集遺書。已及萬種。現奉旨擇其應行刊刻者。皆令鑄版通行。此誠皇上格外天恩。加惠藝林之意也。但將來發刊。不惟所用版片浩繁。且逐部刊刻。亦需時日。臣詳細思維。莫若刻棗木活字套版一分。刷印各種書籍。比較刊版。工料省簡懸殊。臣謹按御定佩文詩韻。詳加選擇。除生僻字不常見於經傳者不收集外。計應刊刻者。約六千數百餘字。此內虛字。以及常用之熟字。每一字加至十字。或百字不等。約共需十萬餘字。又預備小註應刊之字。亦照大字每一字加至十字。或百字不等。約需五萬餘字。大小合計。不過十五萬餘字。遇有發刻一切書籍。只須將槽版照底本一擺。即可刷印成卷。倘其間尙有不敷應用之字。預備木字二千個。隨時可以刊補。書頁行款大小式樣。照依常行書籍尺寸。刊作木槽版二十塊。臨時按底本將木字檢校明確。擺置木槽版。

內先刷印一張。交與校刊翰林處詳校無誤。然後刷印。其棗木字大小共應用十五萬餘個。臣詳加核算。每百字需銀八錢。十五萬餘字。約需銀一千二百餘兩。此外仍做木槽版。備添空木字。以及盛貯木字箱格等項。再用銀一二百兩。已敷置辦。是此項需銀。通計不過一千四百餘兩。臣因以武英殿現存書籍核較。卽如史記一部。計版二千六百七十五塊。按梨木小版例價銀每塊一錢。共該銀二百六十七兩五錢。計寫刻字一百一十八萬九千零。每寫刻百字。工價銀一錢。共用銀一千一百八十餘兩。是此書僅一部。已費工料銀一千四百五十餘兩。今刻棗木活字套版一分。通計亦不過用銀一千四百餘兩。而各種書籍皆可資用。卽或刷印經久。字畫模糊。又須另刻一分。所用工價。亦不過此數。或尙有堪以揀存備用者。於刻工更可稍爲節省。如此。則事不繁而工乃省。似屬一勞久便。至擺字必須識字之人。但向來從無此項人役。卽一時外僱。恐不得其人。且滋糜費。臣愚見。請添設供事六名。分領其事。所有刊刻木字字十五萬。按韻分貯木箱內。其木箱用十個。每個用抽屜八層。或十層。抽屜中各分小

格數十個。盛貯木字。臨用時。以供事二人。專管擺字。其餘供事四人。分管平上去入四聲字。擺版供事。按書應需某字。向管韻供事喝取。管韻供事辨聲應給。如此檢查。便易安擺迅速。查武英殿現有臣等奏添書吏二名。改爲供事。止須再添供事四名。閒常皆令在檔案房書寫檔案。遇擺字時。卽令應役。如果勤慎。五年之後。歸併武英殿修書處供事一體辦理。如此擺字之人。旣不必外僱。而於辦理活字版。更爲有益。臣因刊刻遺書工料浩繁起見。不揣冒昧。謹照御製命校永樂大典刊刻成棗木活字套版共四塊。並刷印紅黑格紙樣式各五十張。恭呈御覽。奉旨甚好。照此辦理。欽此。

乾隆甲午五月十二日。金簡謹奏。前經奏請將四庫全書內應刊各書。改爲活版。擺刷通行。擬刻大小木字十五萬個。每百個約計工料銀八錢。並成做槽版及盛貯木字箱格等項。約需銀一千四百餘兩。嗣又添備十萬餘字。約需銀八百餘兩。督同原任翰林祥慶筆帖式福昌敬謹辦理。今已刊刻完竣。細加查核。成做棗木字每百個銀二錢二分。刻工每百個銀四錢五分。寫宋字每百個工

銀二分。共合銀六錢九分。計刻得大小木字二十五萬三千五百個。實用銀一千七百四十九兩一錢五分。備用棗木字一萬個。計銀二十二兩。擺字楠木槽版八十塊。各長九寸五分。寬七寸五分。厚一寸五分。每塊各隨長短。夾條一分。工料銀一兩二錢。計銀九十六兩。每塊四角包釘銅片。工料銀一錢五分。計銀十二兩。板箱十五個。每個工料銀一兩二錢。計銀十八兩。檢字歸類。用松木盤八十個。長一尺八寸。中安格條。每個工料銀三錢五分。計銀二十八兩。套版格子二十四塊。各長一尺。寬八寸。厚一寸。每個工料銀三錢。計銀七兩二錢。成做收貯木字大櫃十二座。各高七尺二寸。寬五尺一寸。進深二尺二寸。每座各安抽屜二百個。實用工料銀三十兩。計銀三百六十兩。抽屜二千四百個。成釘銅眼錢曲須圈子二千四百副。每副銀一分五釐。計銀三十六兩。木板櫬十二條。各長五尺。寬一尺。高一尺五寸。每條工料銀九錢五分。計銀十一兩。四項通共實用銀二千三百三十九兩七錢五分。查原奏請領過銀二千二百兩。尙不敷銀一百三十九兩七錢五分。請仍向廣儲司支領給發。將來四庫全書處交到。

各書。按次排印完竣後。請將此項木字槽板等件。移交武英殿收貯。遇有應刊通行書籍。卽用聚珍版排印通行。

武英殿刻書

武英殿刻書。未能確定其開始之時。御定全唐詩及歷代詩餘。皆刊於康熙丙戌丁亥。而何義門在康熙癸亥。已拜兼武英殿纂修之命。則其事當不始於乾隆。乾隆朝。在武英殿開雕書籍。見諸諭旨者。戊午。雕十三經注疏。己未。明史雕成。續雕二十一史。丁卯。上之。凡裝六十五函。乙丑。雕明紀綱目。丙寅。雕國語解。丁卯。雕三通。癸卯。雕相臺五經。蓋列聖萬幾之暇。博覽經史。爰命儒臣選擇簡編。親爲裁定。頒行儒官。以爲士子模範。當時欽定御製書名。凡經類二十六部。史類六十五部。子類三十六部。集類二十部。凡一百四十七部。大半鏤版於內府。

於中如四清續鑑寧海宮鑑藏稿未刊天祿琳瑯刊於湖南書局全唐文刊於揚州其餘不能悉知也

若是者也。古香齋袖珍本十種。當亦於武英殿雕造。

殿版精妙邁前代。版片悉紅棗木。皆貯殿旁空屋。厚寸許。無裂痕。光緒初。張文

襄公之洞官翰林時。將集資奏請印刷。或謂之曰。是物久不完矣。一旦發覺。凡歷充殿差者。皆獲咎。是將興大獄也。烏乎可。乃止。實錄館與之相近。館中供事。卽就殿旁餘屋以居。冬日則劈板以圍爐。又有竊板而去其字。以售於廠肆者。

官署學校刻書

本朝二百六十八年中。官署學校。刻書甚盛。淮南杭州所刻尤多。書院本以江陰南菁書院所刻爲多。廣州粵雅堂書版。後皆併入書局。

咸豐辛酉八月。曾文正克復安慶。部署脩定。命莫子偲大令采訪遺書。旣復江寧。開書局於冶城山。此江南官書局之倣落也。且自同治己巳。江寧蘇州杭州武昌同時設局。後淮南南昌長沙福州廣州濟南成都繼起。所刻四部書。亦不少矣。

湖北刻書

同光以來。刻書籍者爭挾稿以寄鄂。謂其槧精而值廉也。然鄂之手民。初亦甚劣。宜都楊惺吾大令守敬多方指教刊本。久之。且能影摹宋元板矣。於是四方

精刊之本。咸集於武昌。惺吾各印其首葉。留以爲譜。

套板印書

朱墨本。俗稱套板。以印墨一套。印硃又一套也。廣東人仿印最夥。亦最精。有五
色者。武英殿本古文淵鑒亦五色。考其原起。則寶明萬曆時烏程閔齊伋所創
也。

製三色版

三色版。爲印刷術之一種。西曆一千八百六十一年。物理學家麥克斯惠爾首
發明三原色套印實物之說。奧人黑斯尼德人傅吉耳先後研究而改良之。美
國則至西曆一千八百八十一年。費拉得爾非亞之伊巫。始製三色版。其法。用
照相鏡分析黃赤青三原色。製成三種銅板。以次印刷。卽成種種顏色。又有特
加黑色者。謂之四色版。上海商務印書館能仿製之。

製銅版

銅版。以銅版印書。五代已有之。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有晉天福銅版本。景

祐甲戌發內府金收換會子收銅版弗造知當時卽紙幣亦用銅版也。

新式印刷術之銅版則有三種。已能仿西法而製之。一爲照相銅版。於銅之表面塗以受光性薄膜。置所欲印之照相乾片於上。曝於日光。使受光處變爲不溶解性。後乃用藥腐蝕。製成印刷版。二爲雕刻銅版。以印刻原稿之玻璃紙。覆於塗有黑蠟之銅版。更依字跡。用針刻之。蝕以藥水。先成凹版。復塗錫或銀於版上。浸於鍍銅之硫酸溶液內。則上覆銅皮。取出揭下。成凸版。以鉛作底。卽可印刷。三爲電鍍銅版。先將活版或木版鋅版等。壓於黃蠟版。製成蠟版。浸藥水中。用鍍銅法。使傅薄紫銅一層。以後製法。與雕刻銅版同。商務印書館能製之。

製電氣銅版

電氣銅版。應用電解之理鑄成之印刷版也。製法。先以蠟或石膏。就木版或金屬版上製成模型。塗黑鉛屑爲導體。繫於電池之陰極。納硫酸銅溶液中。別懸銅版於陽極。銅附著模型上。待至厚度適宜。離去模型。卽得與原形相同之電版。通稱電鍍銅版。商務印書館能製之。

製紙版

活字版印刷術所用。以紙厚裱。搗鉛字之面。使凹凸分明。爲重印時鑄鉛之模型者。謂之紙版。日本謂之紙型。吾國人亦能製之。

石版印刷法

石版。以石版石製成之印刷版也。國人能自製之。其法。先以原稿攝成影片。覆於數動物膠之紙。而移影於其上。置紙於光潔之石。緊壓之。使留痕於石面。塗以松香油。碾以墨膠。使其痕益明顯而高。然後用水溼之。以印刷用墨油。印於紙上。其無文字圖畫處。受水之反撥。故墨油不能黏着。用此版印刷。亦謂之點石。

珂羅版印刷法

珂羅版爲美術之印刷。國人能自製之。其製法。先用矽酸鈉溶液。塗於金剛砂磨過之玻璃版。用水洗之。俟乾。更塗珂羅丁及重酪酸鉀之混合液。與乾片密接。曝於日中。再用水洗之。像留於版。印刷時。先浸以水。拭去溼氣。以皮棍或膠

棍。傳以顏色。每版可印數百紙。俗稱玻璃版。

鋼筆版謄寫法

鋼筆版。印刷器也。蠟紙下襯網目鋼版。用鋼筆緊按寫之。則有筆畫處皆研成細孔。用膠棍。上敷墨油。照印書法印之。一版可印一二百紙。其墨卽由細孔內滲出。亦曰謄寫版。

眞筆版謄寫法

眞筆版。爲謄寫版之一。以特製之紙與藥水。用毛筆寫之。紙上所敷之質料。因藥水腐蝕。墨卽由筆畫之處滲出。印法與鋼筆版同。而謄寫不至費力。且能顯筆畫之粗細。寫印合法。幾與石印無異。故人恆喜用之。

顧二娘製硯

順康間。吳門有顧德麟號顧道人者。工琢硯。果出其手。端溪龍尾之精工鑄鑿者。固不待言。卽獲村常石。隨意鏤刻。亦必有致。自然古雅。名重於世。德麟死。藝傳於子。子不壽。媳鄒氏襲其業。俗稱顧二娘。又名顧親娘者是也。常與人講論。

其言曰。硯爲一石琢成。必圓活而肥潤。方見鐫琢之妙。若呆板瘦硬。乃石之本來面目。琢磨何爲。其意乃效明代鑄造宣德香爐之意也。其所作古雅而兼華美。當時實無其匹。鄒無子。螟蛉二人。俱得其傳。惜死其一。鄒死。僅存一人。名公望號仲呂者。實鄒女之姪。而冒姓顧。然亦無子。

二娘生平所製硯。不及百方。非端溪老坑佳石。不奏刀。相傳以鞋尖點石。卽能辨別瑕瑜。亦奇技也。乾隆末。杭州何春巢承燕於金陵市上。得一硯。背鐫劉慈一絕云。一寸干將切紫泥。專諸門巷日初西。如何軋軋鳴機手。割徧端州十里溪。跋曰。吳門顧二娘爲製斯硯。贈之以詩。顧家於專諸故里。故云。時康熙戊戌秋日。詩絕超逸。然不知慈爲何許人也。

製漆硯

硯之異製。或以竹。或以鐵。康熙時。有以漆爲硯者。其法。以水飛過極細磁沙。和生漆爲之。頗輕便。適於遊筴。且甚發墨。在鐵硯竹硯之上。

製竹筆

竹筆出蒙古。然未得縛筆法。蓋削竹木以漬墨作書也。

製豁山

豁山出蒙古。夏秋間擣敗苧楮絮。入水漚之。漚蘆簾上。暴爲紙。謂之豁山。凡紙皆以是名之。

製灰簡

灰簡出蒙古。木削兩簡。編韋聯之。剗其中。塗油爲布。以灰作字。畢則拭去。爲更布之。有古漆簡風。

江皜臣刻玉章

江皜臣腕有千鈞力。善刻玉章。吳中能玉章者。推周爾森。但沙礪耳。其他號能切玉者。亦皆倩爾森開其眉目。畧施以刀。詭語人曰。吾切玉如泥也。獨皜臣治玉章。始終用刀。易如劃沙。章法又皆妙合秦漢。嘗謂堅者易於取勢。吾切玉後。恆覺石如腐。皜臣客死溫陵。黃相國家印譜數頁。其妾能寶藏之。曹秋岳曰。江皜臣死。世無復有刻玉者矣。

韓約素鑄印

梁千秋侍兒有韓約素字鈿閣者。善鑄印章。人有以數寸大石章求鑄者。約素輒顰蹙曰。欲儂斲山骨耶。

姜正學刻石章

方邵村侍御嘗爲麗水令。蘭谿姜正學往見。謂之曰。公嗜石章。我之鐵筆固佳。願爲公製數章。生平不知干謁。但嗜飲耳。公醉我。我爲公製印。公意得我亦意得矣。侍御乃與飲。醉卽歌會稽太守詞。於是侍御得姜印最多。署中釀亦爲姜罄矣。

一夕漏下數十刻。署中人盡熟寐。忽聞剝啄聲。侍御驚起。以爲寇且發。不則御史臺霹靂符也。驚起詢之。則報曰。姜生見。侍御遣人謝曰。夜分矣。請以味爽。姜甸甸曰。事甚急。侍御意必得其他之意。外傳聞也。急趨迎之。執手問故。曰。我適爲公成一印。殊自滿志。不及旦。急欲令公見之。事孰有急於此者乎。遂出之。掌中以視之。侍御乃大笑。復曰。如此印。不直一醉耶。於是相與痛飲。及辨明而去。

又於橋上歌會稽太守詞。橋側餅師及賣漿家人起獨早。競來聽之。謂此君起。乃更早。遂已醉耶。

姜無妻。無子女。常自言曰。麴蘖。吾鄉里。吾印必傳。吾之嗣續也。吾何憂。

艾無山鑄石

艾顯。字無山。嗜奇若鶩。尤癖於金石。工篆籀。嘗避囂入桃源深谷。構小茅廬。署曰石耕小隱。性孤岸。扃戶不與世接。嘗曰。交友未易言也。有終者鮮。謹始。其可。是以人無知之者。獨與趙仲韶游。其所琢大小二篆。蟲齒鳥驚。屈鐵半折。鉤心。剔目。如有獍狴老虬。破石欲出也。

無山瘠骨深目。古冠服。其音硯硯。色有自得。陳長鎮嘗具酒醴要之。與之獵。奇字。推圖牒。酒酣。則噉噓大言曰。惟子可與語。因貽長鎮以私章數鈕。玉骨杖立。霞采迸散。斑斕蒼勁。殆不可狀。長鎮喟然曰。道臻是耶。

鄧完白刻石印

鄧石如少以貧故。不能從學。逐村童。採樵販餅餌。負之轉鬻。日以其贏給饘粥。

暇卽從諸長老問經書句讀。摹倣木齋篆刻及隸古書。弱冠能爲童子師。見生徒慙跳。卽舍去。刻石印。寫篆隸。鬻諸市。

胥山人鑄銅印

濰陽胥山人。工鑄銅印。用撥蠟法。而又精於說文六書之學。攷核篆法。一字不苟。印式古樸無倫。嘗走京師。謁盛伯羲祭酒。以印進。盛大賞之。爲游揚於公卿間。復爲書名帖。大署胥倫字不滅五字於尺幅。進謁王公。每持之。遂爲一時所傾倒矣。時孝欽后六秩萬壽。京外臣工。謀進祝嘏品。苦無特異者。適胥鑄六十甲子印成。甲子印者。以干支相配。六十一週。皆鐘鼎文字。古意盎然。因購而鍍以金。寶光益煥發。因進呈焉。孝欽覽之欣獎。以年用其一。至一週。則年登期頤。詢出何人手。左右以奏聞。乃頒賜福壽字畫荷包等物。以布衣而得此。一時稱殊榮焉。而胥山人之名。乃滿京華矣。

工刻竹木扇骨

光緒初。江都于嘯軒目光精炯過人。方寸之中。能刻萬字。至闊扇骨。可刻三十

行。其法。初時須先書之。然後奏刀。已而但須每字作點。後僅須以墨界其上。以防欹側。界畢。卽鐫刻。成字甚速。不煩細視而點畫無不分明。其最小之字。以大十餘倍之顯微鏡照之。猶不能見。于嘗入泮。於雕鐫金石外。並工書畫也。臨湘有周義者。工刻竹木。所刻黃楊木扇骨。其雕鐫枝葉。妙若天成。扇骨一副。鐫貲銀八圓。或請其爲湘妓張二寶刻一牀。至費銀數百圓。安徽知縣某。能在四寸見方之牙。刻三千小字。二十四根小扇牙骨。每面能刻十六行真楷。以顯微鏡窺之。一絲不差。

濮仲謙刻竹

濮仲謙。江寧人。言貌樸野。粥粥若無能。而善刻竹。一帶一刷。竹寸耳。句勒數刀。便與凡異。其所自喜。必用竹之盤根錯節者。以不事刀斧爲奇。經其手。畧刮摩之。遂得重價。居三山街。里黨資其潤澤者。恆數十人。而仲謙貧自若也。於友人坐間。見有佳竹佳犀。輒自爲之意。偶不屬。雖以勢刼之。以利動之。終不可得。

李遷于刻竹

李希喬。字遷于。歙人。工篆刻。能雙鉤法帖。又斲竹爲臂閣及界尺。鏤刻燦然。如寫生。捫之。無毫髮跡。雖號竹工絕技之濮仲謙。不是過也。

周芷巖刻竹

嘉定竹器名於時。以鐫刻著也。而盛於康熙雍正乾隆時。周顥。字晉瞻。芷巖其自號也。世居嘉定城南。性磊落不羈。而未嘗與物忤。家無儻石儲。而未嘗以衣食累人。讀書不應科舉。而於畫獨有神解。倣古賢山水人物。皆精妙。尤好畫竹。興酣落筆。風枝雨葉。無不曲肖。嘉定自朱松齡父子以畫法刻竹。其後有沈兼吳之璠。周乃始諸人。皆精其藝。芷巖更出新意。作山水樹石叢竹。用刀如用筆。不假稿本。自成邱壑。其皴法濃淡凹凸。生動渾成。畫手所不能到者。能以寸鐵寫之。當時以爲絕品。且亦雅自負。其運刀時。若絲髮未稱意。雖垂成。亦斧以毀之。

竹器之製造

東南數省以竹器著名者。自江蘇之嘉定外。則有湖北之黃州。浙江之永嘉。嶺

縣餘姚。皆爲特別美術。惜囿於舊法。不知改良。且日就下焉。嘉定不產大竹。其竹購自湖州之梅溪。乾隆辛未。高宗南巡時。王某獻竹刻於行在。蒙賜翰林。自此得名。惟此乃文人學士之所爲。猶刻畫金石也。

至專精其事者。則有朱松齡。刀法簡淨。深得畫理。然僅有陰文。其子小松克承家學。延及秦一姐沈兩之輩。遞相師授。各自名家。後之作者。乃因其法。易以陽文。於是山水人物花鳥草蟲以及眞草隸篆諸體書法。無所不有。其最巧者。變爲陰陽合刻。層次分明。淺深迭見。益得畫家遠近濃淡之致。而雕鏤精細。盡態窮神。竹刻之能事備矣。至於翻黃器皿。如几榻屏障之屬。愈出愈奇。則亦剏自乾隆南巡時也。

黃州竹最大。土人每截其一節。作汲水桶。鄉間造屋。亦用竹爲柱。製器者。則以水煮熱。去內層之黃。及外層之青。以架壓平。廣可逾咫。所製宮扇。天然一塊。不用邊緣。面刻字畫。其他如盤匱插屏之類甚多。但其竹以大著名。製器多以獨幅見長。雕刻之工。不及嘉定也。

永嘉竹與湖州同。有剖其竹之半。刻名人手書。作爲抱柱對聯。有織成篾簞嵌竹刻之字畫。作爲對聯插屏者。

嵎縣隨地產竹。西鄉竹工最著名。亦糞熱劈絲。用細眼之鐵板。將絲抽過。絲細如線。圓勻一律。有女工包抽竹絲者。主家計竹徵絲。計絲給資。圓徑之竹。抽若干絲。有定例。若能加細。其贏得之絲。歸女工自得。其絲編成細簞。宛如綢綾。又以墨染絲與白絲相間。織成文字。最著者爲水墨龍畫。值百金。中等者爲文具籃。

餘姚方橋亦產竹器。而多作匾絲。用兩斜面之鐵板抽過。絲闊而薄。經風欲飛。文具籃內用木板作牆。傅以編成之簞。如席紋縐紗。

方絜刻像

方絜。道光時之歙縣人。善刻小像於臂閣。或筆筒。以其伎遨遊吳越間。嘗爲釋六舟作廬山行脚圖象於竹臂閣。須眉畢見。又爲阮文達作八十象。更佳。後歿於禾中。

筆管鐫字之原始

莒上筆估多於竹管鐫字。以爲徽幟。實始於康熙以後。平湖沈文恪公荃家藏法帖。嘗蒙聖祖御筆書落筆風雲四字於卷端。諸城劉文清公墉亦嘗蒙高宗宸題清愛堂天香深處扁額。二人感激恩遇。管城鐫刻。比之勒鼎銘鐘。不意莒估之摹仿爲之也。

刻葫蘆

禁城園籩曠地。徧植葫蘆。當結實之初。斲木成范。其形或爲瓶。或爲盤。或爲盂。鐫以文字及各種花痕。納葫蘆於其中。及成熟時。各隨其范之方圓大小。自爲一器。奇麗精巧。能奪天工。款識隆起。宛若甄文。乾隆朝所製者尤樸雅。

徐某刻葫蘆

道光中葉。有徐某者。能以瑪瑙厚刀。押葫蘆陽文。所製有三小兒鬪蟋蟀圖冊子。凡蟲及牽草小兒。注視狀。一垂髻。一小髻。一雙髻。面目各異。而陽文突起。極句勒。不見一毫斧鑿痕。其蓋卽用本身之頂。或海棠。或葵花瓣。刀削之。稍爪捺。

上提攜不墜。徐性孤僻。終身不娶。嗜酒。不與人共飲。偶製一枚成。攜出。卽爲人購去。大率一金一枚。得直。卽沽酒獨酌。酒盡再製。室無長物。囊無餘貲。絕不干人品。亦高矣。惟胡蘆須北產方佳。每北客來。多購以備用。

梁葫蘆

梁九公。太監也。北地多蠟蠟。好事者率盛以葫蘆。置暖處。可經冬不死。葫蘆長者如雞心。截其半。嵌以象牙。或紫檀爲蓋。其扁者旁拓玻璃窗。以刀刻花卉。都人尤貴重之。九公製此爲業。售之必獲巨值。方葫蘆未成時。束以範。方圓大小。唯所欲。大者如斗。可爲果盒。極小者爲婦人耳璫。尤精巧。其他奇形詭製。不可殫述。文備山水花鳥之狀。細入毫髮。非由刻鏤。空隙處皆有梁九公製小方印。他人效之。不能及也。人皆呼爲梁葫蘆。

雕鏤象牙

象牙性堅。而製器者雕鏤山水人物。細入毫髮。蓋先以鋸解之。以醋浸經宿。則軟如腐。雕成。再以木賊草水煮之。卽堅如故。

鷄卵壳刻小山賦

道咸間。湖南黃熙嘗刻一鷄卵壳。初視之。亦不甚異。向有光處視之。卵壳刻唐太宗小山賦一首。字跡皆八分書。較蠅頭更細。後署庚申湖南黃熙敬刻。

黃攀龍精於攻木

黃攀龍。桂東人。精於攻木。康熙初。武昌黃鶴樓勢傾欹。攀龍葺整如舊。省費萬計。人皆神之。桂陽下濠有橋。地峻水急。植木爲基。不旋踵而毀。延攀龍至。橋遂成。邑之泉溪有田。資灌溉。上堰屢修而屢壞。攀龍親鑿石架木。出人意料。遂以永固。

李良年諳建築

秀水李良年。字武曾。康熙己未被舉宏博時。薦牘姓名。爲虞兆潢。且落第。歸而築秋錦山房於長水上梅會里之漾葭灣。其南曰觀槿。東曰賸舫。北曰息游草堂。坐臥其中。弟子著錄者日衆。生平精心計。諳建築。其爲草堂也。構櫺柱枅。甍甍之屬。一經鳩度。立匠人坊者於前。分授之。斧斤旣施。不爽尺寸。

袁女製搓爆竹機

光緒時。湖南某邑有逆旅主人袁某。有女。年十八九。慧甚。能製搓爆竹機。其法。先用二版中橫鐵絲十餘枚。取滑藤及糯粥煮紙爲糜。以油傅鐵絲上。取如糜者乘熱傾二板間。急搓之。凡十數次。搓紙捲鐵絲上如輭竹。置石灰中養之一炊許。堅如鐵石矣。復有二板。上板密排多刃。下板密排多槽。槽與刃相受相距。皆以寸。取所搓者數百枚。拔去鐵絲。置此切之。皆寸斷爲短筒。又有二板。下板有多孔。深八九分。圓徑與短筒等。孔底鋪黃泥如細粉者一層。厚二分許。取短筒一一植於孔中。上板有多針。與孔數相應。長八寸許。較搓時鐵絲略粗。剡下方上。短筒旣植立。取針板壓之。針從鐵絲舊痕而入。但使稍大。能容火藥。筒底黃泥受壓。皆入筒二分許。擠緊矣。取去針板。傾火藥其上。寸許厚。另取平板壓之。至二三次。震動筒板。亦二三次。藥盡入筒。取鐵錘遍錘筒頂。取膠水塗之。欲其彌縫無隙也。俟乾。取針板刺之。盡其剡。不盡其方。取藥綫插所刺孔中。而爆竹成矣。日成爆竹二萬。售錢千。爲之一年。有贏息矣。且凡孔凡針。皆女親執鎚。

鑿爲之。不假他人手也。

製傳聲筒

傳聲筒者。截竹筒兩枚。空其兩端。各以一面用皮紙冒之。膠封甚固。兩筒紙面相向。取長數丈之細線穿過之。使兩人各執一筒。一人屬口於此筒之空面。一人屬耳於彼筒之空面。相去數丈。屬口者隨意言語。屬耳者聽之了了。他人不聞也。或曰。筒中既有線縫。故聲不終闕。卽從線縫穿出。不足爲異。惟旣出縫外。何以帖然附線而行。由此達彼。竟不散開。且線在筒外。聲從線過。而他人不得聞。則又何也。施望雲曰。氣充塞於兩間。聲從線縫透出。逼之甚急。故附線而奔。速於電火。此線以外。無非氣。故急切不至散開。而他人不及聞。但此線中或有紐結。或以手指略拈。卽不能過。若線太長。則聲散。筒過鉅。則聲或倒奔。從口角腮間溢出。亦不能達也。

蓮實製物

直隸廣平府城外二三里有一大湖。水波粼粼。一碧如畫。湖中悉種蓮花。居人

採取蓮實製成玩物。如手串數珠等。均質堅而耐久。亦有剝取蓮皮。壓成各種花朵。中以細竹貫之。製成煙管者。苟不經水。數十年不壞。惜所產不多。製成之物。僅足售之北省耳。

製豆盒

蠶豆以其蠶時熟。故名。一曰以其形似也。破莢出之。鮮翠可愛。小兒女輩每以指甲鏤刻方勝連錢之屬。襯以豔色花瓣。極工巧。戴藥砵戲名之曰豆盒。

